

年

卷

期

1

8

第

第

M. M. M. M. M.

◎ 良 改 次 初 ◎

啓蒙畫報

空圖定例

第廿一期

(册八第)

圖書整理

(館報畫蒙啓西路廟道五京北所行發)

本報價例

每月一册北京售四吊五百文○外埠大洋六角五分郵費在內○全年一分十二册大洋七元八角不計閏○每册購逾十本照八折算
 預定全年十二册先付價照七折○預定半年六册先付價照七五折○代派處提二成酬勞
 預定報費不再折扣



過期報另購



(廣告價目)

一頁 半頁

八圓 四圓

一行二十字起碼五角
 常年告白另議

女學館廣告

敝報開辦以來蒙海內嘉許自慚學淺有負期望今籌墊經費另設女學報館改名女學報已於二月初一日出 第二
 年第一册(改用洋裝並添畫圖每册售洋壹角五分定閱全年壹圓五角)代派處照例提二成酬勞外埠郵費自理
 上海四馬路華安里本館陳擷芬手取不悞此白

啓蒙畫報第八册目錄

倫理學 喻言

雞鳴而起	自尋苦惱	主客爭蔭	吹笛打魚	蜂報鵲恩	張皇失錯	飢馬哀告	獵犬訴主	自欺欺人	不諒人情	攻其不備	豹嘲鹿怯	妄自尊大	作福作威	鹿鑽獅洞	獅驕受侮	雞犬殺狐	野鼠宴客	鄉鼠入城	貪口殺身	責人太明	術拒攘田	僧絕樵夫	有己無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輿地學

南澳大利	苦印斯蘭	牛偉勒斯	新西蘭	英國地勢	英國源流	三島分合	葡萄牙略	葡萄牙考	西班牙略	西班牙考	法國地勢	法源流一	法源流二	德國地勢	奧國地勢	奧國分合	德國源流	普奧戰地	普法戰地	日普代興	日耳曼圖	荷比總圖	丹瑞總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館設在北京五道廟

掌故學

耄耋觀光	求築反辱	詩文疵謬	高宗武功	獻俘闕下	俄獻逆尸	黃廷桂	身先士卒	逆首自焚	紫光畫像	華林寺	臺匪戕官	福將軍一	福將軍二	緬貢馴象	拐逃民女	掌心雷	和珅自盡	妙峯山	迹近徇庇	白蓮教	難甥難舅	山陽縣獄	胥酷於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淺算學

帶圈除法

兩次除法

論天釋疑

氣球證天

藍靛頰

錦雞

多位除法

疊除再演

星光藍綠

玻璃證星

黃比到勾

喜鵲

先減後除

先加後除

江河溯源

河源匯流

禿子老鴉

歐羅巴鴛

加減除合

先除後加

山石剝落

冰積成澗

食牛鴛

機匠鳥

四率比例

兩乘兩除

海水沖擊

山崖成洞

錫嘴

青麻了兒

累除

疊除三次

海底石層

地震裂紋

黃眉子

阿藍

乘除減合

四術合問

目光比月

腦主思想

海角過立

黃金馬高

補加減圖

其二

上視屬腦

卵中有聲

相思鳥

尋常布穀

乘法算理

乘線積面

雞卵暗漲

張力速率

大亞雷多

板計瓦

縱橫顛倒

除法圖說

紙捲遠射

彈力淺喻

石雞

地拿牟

張臂度線

乘邊減面

論蠅眼一

論蠅眼二

捉蠅鳥

窪子

六人分錢

初商次商

論蠅眼三

論蠅眼四

沙鷺

水雞

物理格致學

動物名學

雜俎

奉旨建坊

如醉如夢

智官審賊

婦人主宴

塚上插花

親友析產

澳洲烈婦

虎豹問題

衙虎巧法

虎領懸珠

解珠妙理

記九曲珠

蟻穿九曲

黃人種類

高加索種

巫來由人

開闢黑番

紅種土人

埃及古刻

美洲古刻

記伊籐侯

泰西學章

議院積弊

記騙錢人

加附小說

黑奴傳演義

首回至第三回

首回

鑒黑奴傷心論時事

演白話苦口勸癡人

第一回

解爾培設法償債

意里賽聞變驚心

第二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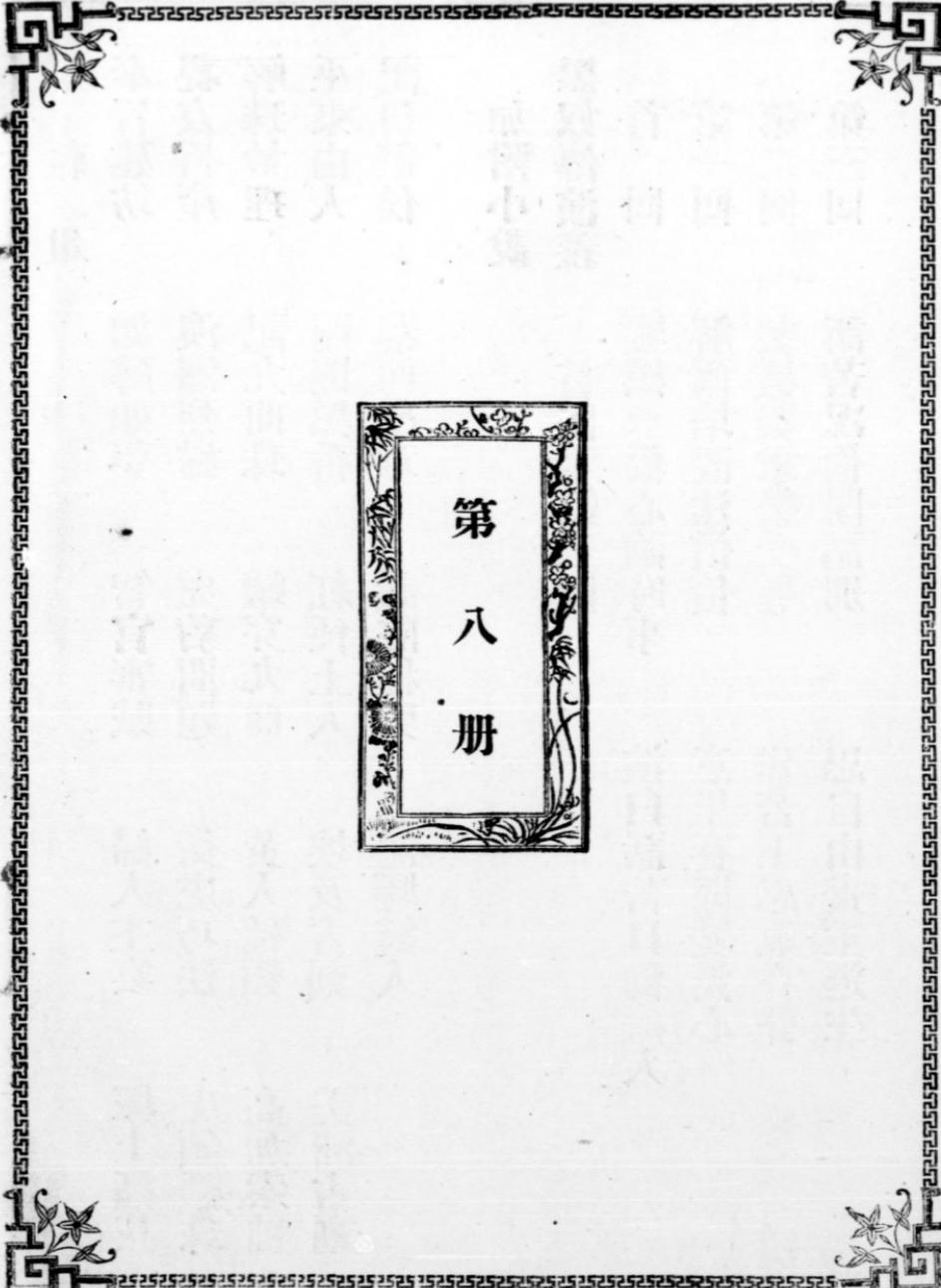
製機器求榮受辱

作苦工忍氣吞聲

第三回

訴苦况偷閒話別

思自由畫策逃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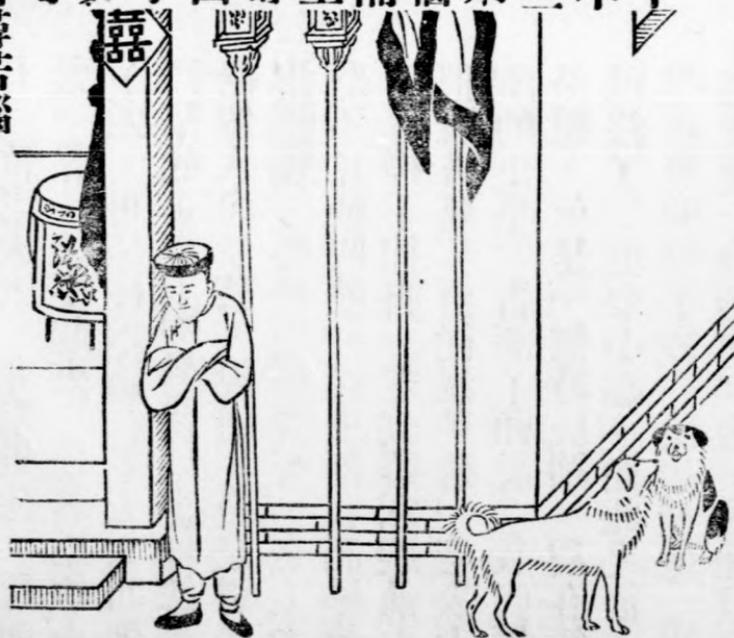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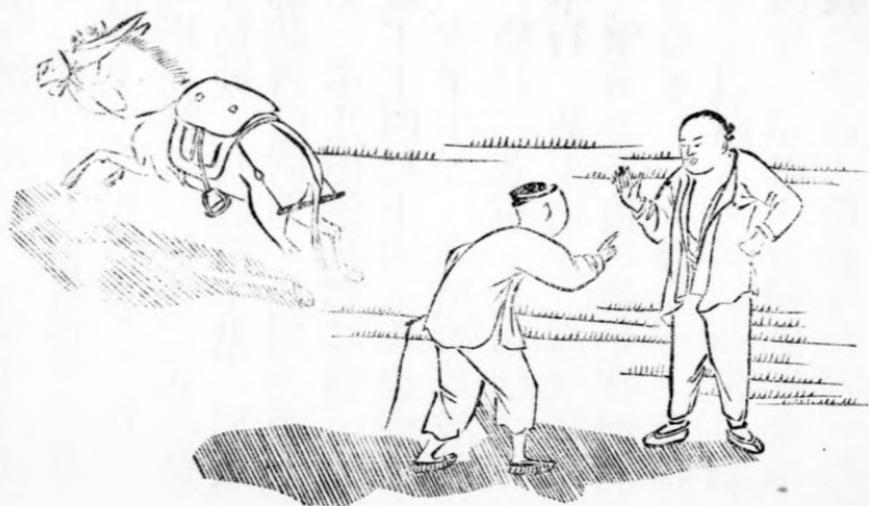
第
八
册



有一位老太太 非常勤儉 雞叫
頭一聲 就要起來 使著兩個小
丫頭 可是極懶惰 老太太叫他
們早起 都不願意 背地裏埋怨
兩個人商量著 說道 全是這隻
混帳雞 要是把雞弄死 老太太
聽不見他叫喚 必不催我們早起
了 捏手捏腳 走到雞窩跟前
把雞害死 自從沒了雞 老太太
醒的更早 告訴丫頭說 我們那
公雞 就是一個時辰鐘 現在鐘
已沒了 更要小心 從此之後
半夜裏就叫丫頭 快起來罷 快
起來罷 取巧偷懶的 終究沒有
便宜

有一家 辦喜事 預備了好些酒席 一位客人 前來賀喜 客人的
狗 不聲不響 跟著他主兒 溜了進來 本家的狗 招呼那客狗
說道 你來的很巧 今兒晚上
咱們一堆兒喫好東西罷 客狗十
分歡喜 心裏直是盤算 明天不
能再遇這機會 要想多多的喫些
心裏想 不由的尾巴亂擺 擺來
擺去 擺到厨子眼前 厨子大惱
哼了一聲 上前抓住腦袋 隔
著窗戶 就給扔在街上了 街上
的狗 忙來問他 你喫了甚麼好
東西啦 客狗忍著疼答道 我因
爲喝醉了 喫的甚麼 全都忘了
連門也找不著 所以從窗戶裏
出來 跟著人後頭去揀便宜 等
到喫了虧 還要強紮掙 最是自尋苦惱





一人夏日出外 雇了一頭驢 日光之下 曬得難受 驢背鞍子上 更熱的騎不住 走在曠野荒郊 要想找個陰涼兒 一棵樹也沒有 低頭看見驢的影子 說啊有了 趕緊下驢蹲在地下 在那驢影兒裏歇著 趕脚的也要歇歇 喘吁吁的說 你老人家 讓給我點陰涼兒 那人大怒 喝道 今天這驢 可是屬了我啦 你只好曬著點兒罷 趕脚的氣紅了臉 大聲喊著 說 不錯 驢是你雇了 雇給你驢 可是沒把驢影兒雇給你 二人爭鬧的時候 趕脚的也無心招應那驢 這畜生 熱的想喝水 放腿就跑 那個影兒可也留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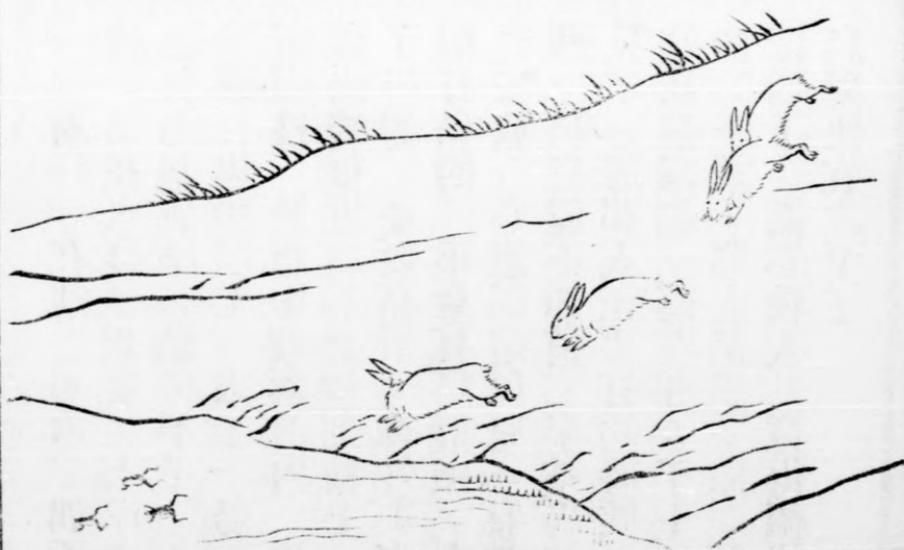
有一箇釣魚的 笛子吹得很好 那一天 去打魚 看見海面上 有很多的魚 在一塊堆兒湊著 他想 我要是在這裡 吹起笛子來 那魚必趁著這韻調 跳到海邊上來 不比撒網打容易嗎 他就工工四尺上的 吹起來了 吹了半天 那魚並不感動 他就站起來 說這個法兒不行 放下笛子 拿起網來 望海裏一撩 魚兒都到網裏來了 拉到海岸上 魚在網裏亂跳 他帶笑說道 剛纔不奉承我 這個時候奉承我 我也不喜歡了





一個馬蜂 在池邊喝水 偶不留神 吊在水裏 想要爬上岸去 怎奈兩翅沾溼 動彈不了 正在爲難 池邊樹上 來了一鳥 口街樹枝 無意中枝落池內 恰好離馬蜂很近 趕緊爬到枝上 抖了抖翅 正要高飛 林外走來一個打鳥的 手拿打鳥機械 在那裏安放 心想捉這鳥兒 躲躲藏藏 鳥兒還不知道 早被馬蜂看見了 等那人正要打的時候 馬蜂猛然飛起 落在那人手上 很命的一螫 那人把手一擡 鳥已驚飛了 無心救人 竟得福報 鳥兒便宜之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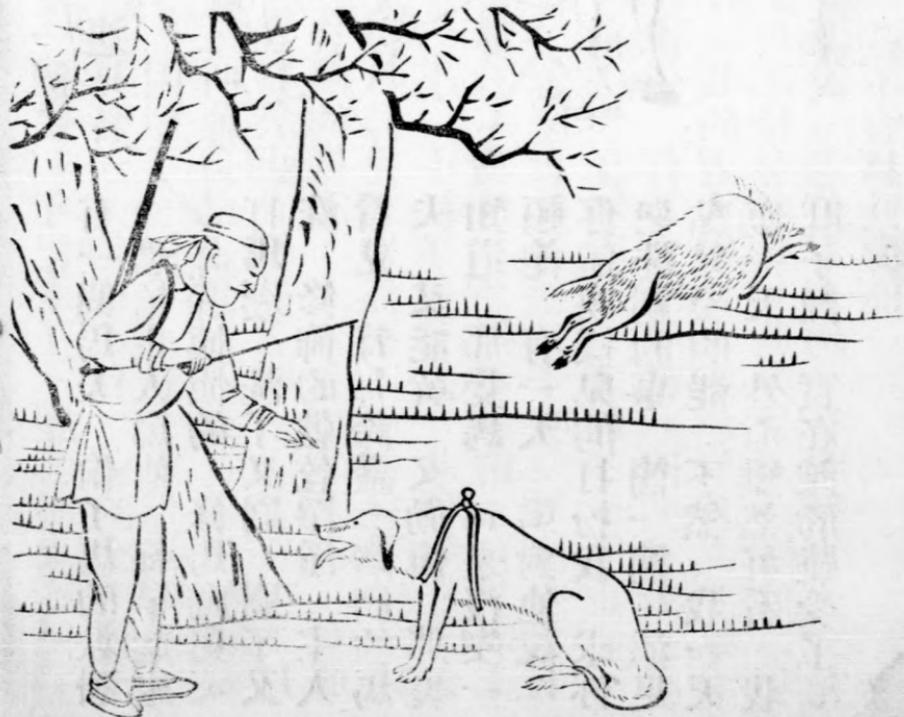
一羣山兔 正在跳耍 忽聞獵犬
狂吠 便急的無路可走 大家商
量著 寧可自尋死路 斷不可作
狗嘴裏的食 前面有一水池 相
約赴池投水 池邊有許多小蝦蟆
見兔來在跟前 方纔遁去 跑
在前頭的兔兒 忽然站住 回頭
言道 朋友們 可以不必如此了
你們看那些小蝦蟆 等到看著
我的影子 他纔自尋死路 慢條
慢理的 投入水中 蝦蟆的膽量
比我們還大的多著呢 學生們
試想想 兔兒的解說 雖是可笑
卻可以勸那無膽的人 大凡處
危險境界的 萬不可張皇失措





有一個馬夫 偷了馬的穀料
 恐怕主人罵他 每早起來
 謹謹慎慎的 修馬蹄兒
 打馬鬃 洗了又刷 刷了又
 洗 修飾的乾乾淨淨 主人
 看見 每每誇讚 啗們的馬
 夫 又能幹 又勤慎 那裏
 知道 那隻馬 可是沒喫一
 頓飽 有一天 馬對他說
 你這麼樣兒的打扮我 求你
 把洗刷的事 簡一簡 添足
 點兒喫的罷 不然 我一天
 瘦一天 外面雖然好看 我
 肚子裡 實在餓的難受了

有一條獵狗 曾經隨著打獵
多年 已經老了 還跟出去
打獵 一天 在野外 追趕
一隻野豬 一口咬住野豬的
脖子 牙齒沒有咬緊 那隻
野豬 就跑脫了 當時家主
兒趕來 責他罵他 剛舉起
鞭子來要打 獵狗說道 老
爺恕我年老罷 並不是有意
把野豬放跑 都因氣力衰敗
的緣故 別因今兒這個過失
忘却當初的功勞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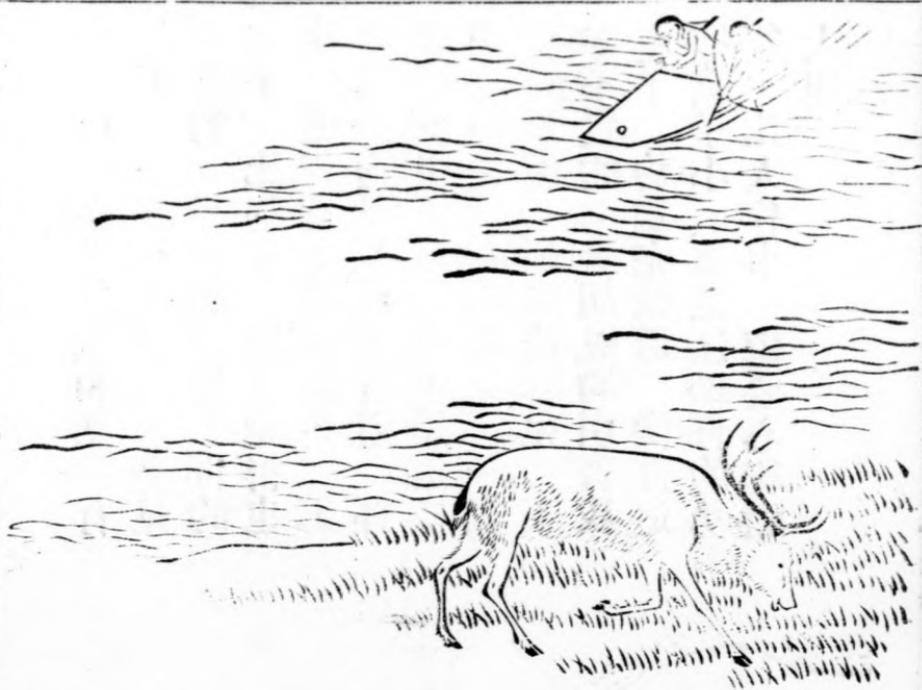




一個貓 年紀老了 腿脚不大靈便
遇見耗子 總捉不住 饑的十分難受
因想了一個笨主意 要想騙騙耗子
叫他自己走到跟前來 遂把身子藏
在口袋裏 倒控著腦袋 裝作繩紮口
袋嘴的樣子 大氣兒也不敢出 在那
裏打盹兒 果然來了兩個耗子 一老
一小 小耗子偷聲說 我的娘啊 您
那看這物件 新鮮不新鮮 口袋嘴上
怎麼會長著貓爪子呢 我倒要走上
前去 子細看看 老耗子忙攔止他
說道 你不要上了當 回頭又對貓說
我的老人家 你這是何苦呢 無論
你怎樣會裝作 我是決不受騙的 俗
語說 老魚不上鉤 有閱歷的人 究
竟不容易欺侮他

山後一人 養了一個駱駝 要
到山前送煤 拉著駱駝鼻子
叫他臥在平地 馱上兩口袋煤
自己還騎在上頭 對著駱駝
說 要是從山上走 雖然抄點
近兒 上山的道路不平 要是
繞著山根兒走 那個道兒 可
又遠了 駱駝答道 我的老爺
子 依著我的主意 頂好穿個
山洞 一直的走過去 您納真
心體諒我 就該少給我馱點兒
也別騎著我 滿口的仁義道
德 作出事來 絕不體諒人情
這樣的人 請駱駝同他談談





有一隻野鹿 一個眼睛是瞎的 在海邊兒上喫草 山裏頭 常怕有獵戶來 就把那瞎的一隻眼 向著海 那隻好的眼 朝著旱地兒 心裏想 這樣 就是有獵戶來 也看得見了 想不到 這一天 有幾個練武的人 逛海岸 四下裏撐著船走 看見海岸上 有隻鹿 他們就張弓搭箭 向這邊射來 剛巧一箭 射中鹿的肚子上 鹿負痛 望回就跑 心中想著 災患 竟從意想不到的地方來啊

一獵戶 懂得鳥獸的話 有
一天 正在山上打獵 聽見
一隻豹 對著鹿說道 你的
身子 比狗大 況且跑得也
快 更有護身的兩箇角 怎
麼還怕狗呢 鹿笑答道 你
說得倒也不錯 我也是這樣
想 但是狗咬的聲兒 一到
我的耳裏 那四條腿兒 不
知不覺的 就胡亂的引著我
走了 豹聽完歎道 像你這
樣膽子小 真無法助你的勇
氣 凡人作事 總要心細膽
大也





有一野狗 跌在一箇藍甃缸裏 爬
不出來 後來主人看見 以爲他死
了 就把他扔到樹林裏 剛剛放下
他便跑了 這狗一想 自己本來
那樣臟污 如今染成這樣鮮明 我
的舊友 必不認得我了 何不自充
林中獸王呢 於是見了各獸驕傲的
狠 自己說是獸王 連那獅虎見他
的袍色好看 都敬服他 這狗惟獨
羞見舊友 不准各狗近他 不料有
一聰明老狗 原認得他 遂叫別的狗
友 在日落時大聲狂叫 令野狗聽
見同類叫喊 自己不覺也要附和
計議已定 假獸王正與虎談心 聽
見狗叫 自己也同聲相應 各獸一
見 就把他給分喫了

一樵夫 家住深山 山中有一獅子 十分凶惡 見了樵夫的女兒 甚是歡喜 要想娶去爲妻 厚著臉皮 走到樵夫門前 自己給自己作媒 樵夫心中甚怒 無奈怕他的勢力 實是不便回覆 憂愁的了不得 還是他女兒說了兩句話 欲除大惡 先去爪牙 樵夫聞言 猛然省悟 滿臉堆笑的說道 大王如此威武 不嫌小女 真乃爲寒舍增光 但有一層 大王凶牙利爪 我見猶怕 何況小女呢 若肯裝些斯文 拔去牙 剪去爪 小女便是大王的夫人了 獅子大喜 一概應允 樵夫趁此機會 連玩帶笑的用起武來 牙也拔了 爪也剪了 隨手取過一根秤桿子 竟把那強逼爲婚的野獸 打的舍命奔逃 作威作福的 原來沒了爪牙 便不中用





有一隻鹿 被獵戶追得無路可逃 正在沒法 忽見前面有一山洞 快活極了 趕緊鑽進去 不料洞裏有一獅子 餓了一天沒喫東西 正好這鹿自己送上門來 上前一撲 一口銜住 鹿臨死的時候 心裏恨道 往前走有獅子喫我 往後退有獵戶追我 也是命該如此了 又想到 若是讓獵戶捉去 也許賣給人家 養在園裏 如今落在獅子嘴裏 可是萬無活理了 咳 世上有一種人 窮到沒路可走 有洞就鑽 恐怕也要走到獅子嘴裏去的

蚊子在獅子面前飛鳴。獅子罵道：無用的微蟲，快離開我。蚊子說道：你不要如此，自以為你是獸王，我可不怕你呀。咱們今天打一仗，比比誰的本事大。說罷即飛到獅子頭頸上，用力咬他。獅子又痛又氣，渾身亂抖。雖有力量，無法可施，只得忍着。口裏吐沫，眼裏流淚，急的大聲叫喚。把林中的野獸都驚醒了。蚊子又鑽入獅子鼻眼裏，把箇獸王咬的哀求，倒在地上等死。蚊子這纔饒了他。大罵一頓，一飛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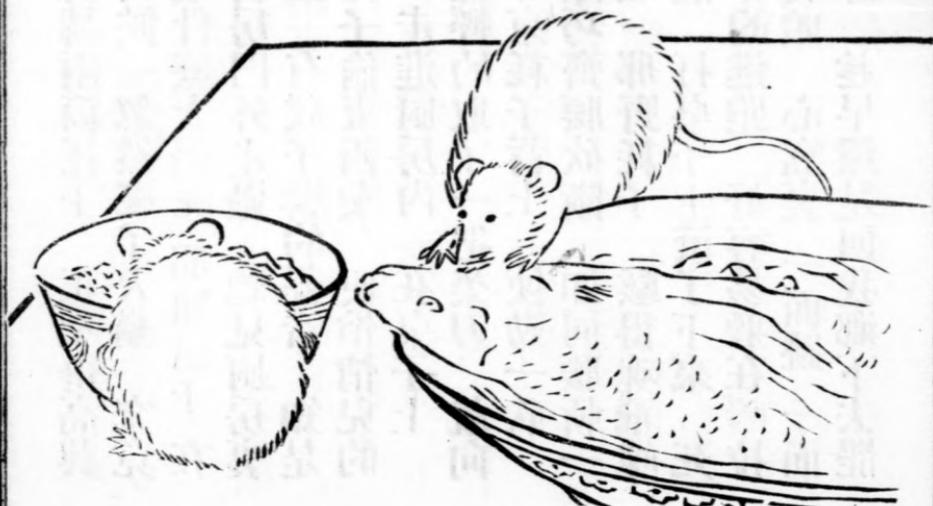




有一條狗 同一隻大公雞相好 這一天 同到一箇地方兒去 等回來 走到一箇樹夾道兒 天已黑了 他們就商量住下 雞飛到樹枝兒上 狗在樹底下臥著 到了朦朧亮兒 雞先起來 照常叫喚了幾聲 近邊一個狐狸聽見了 趕緊跑來 對著雞說 您在各種飛禽裏頭 是最能幹的 嗓子真是清亮 請您下來 咱們一塊兒談談罷 雞說很好 那邊還有一個 可叫他一同來 狐狸扭過頭去一看 那隻狗 就竄過來 一口把狐狸咬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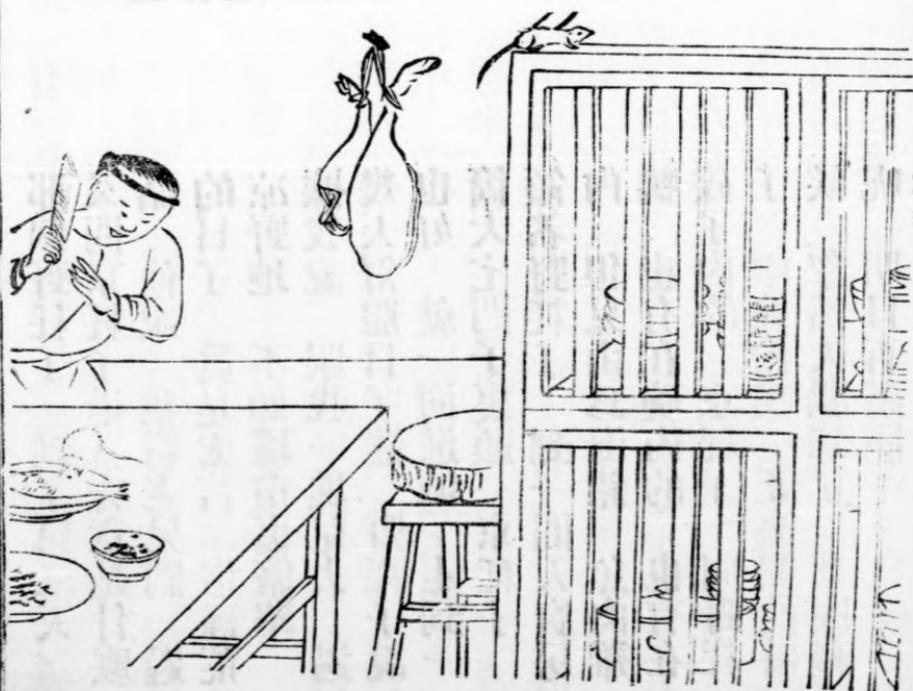
有一個野耗子 請京耗子喫
飯 擺的都是鄉下東西 豆
子 麥子 老芋米 高粱
酒糟 豆腐渣兒 各樣都搬
出來 接待他 在野耗子
已經竭力奉承 那京耗子
老是皺著眉 嘗了這樣 不
合口 嘗了那樣 又不合口
擡起頭來 看見野耗子
拿著一個麥穗兒 帶著芒兒
喫得很香 京耗子因開口
道 我有一個愚見 不知老
兄意見如何 野耗子問什麼
他想了半天 說今兒晚了
我的話很長 明兒再說罷





那個野耗子 到了第二天
又問京耗子道 究竟是什麼
話 他說 我看老兄們 過
的日子 真是太苦 這種荒
涼野地 不如城市裏繁華
據我說 跟我一塊兒去 過
幾天舒服日子罷 野耗子說
也好 就一同進城 走到一
箇大宅門子裏頭 京耗子
領著野耗子 到一間大廚房
內 但見山珍海錯 魚肉雞
鴨 也有在碗內的 也有在
碟子內的 京耗子 同野耗
子 兩箇偷喫 正高興的時
候 忽然大禍到了 甚麼禍
呢 明日再講罷

前講兩箇耗子 正喫得高興
時候 忽然來了大禍 究竟
是什麼大禍呢 那知厨子在
厨房門外走過 聽見厨房裏
頭 有碟子響的聲音 知是
耗子偷東西喫 便悄悄兒的
走進厨房內 在桌子上
輕輕的取了一把菜刀 就向
那京耗子背上 使勁一砍
剛巧齊腰砍斷 如同腰斬一
般 那野耗子 駭得魂飛魄
散 打桌子上滾了下來 死
命的逃跑 好容易躲在竅拉
裏頭 心窩裏 一面跳 一面
想 趁早還是回我鄉下去罷





有一酒徒 終日在醉鄉裏 因酒成
病 服了許多藥 總不見效驗 一
位沒本事的醫生 但求得財 信口
自誇 向酒徒說 我能包治 議定
謝金 開方服藥 本就不通醫理
胡亂醫治 又添了許多的毛病 治
來治去 可就將酒徒治死了 等到
出殯的日子 醫生自覺對不起他
親來送殯 一路的咳聲歎氣 對著
許多送殯的說 此人若不是終日醉
鄉 何至便有今日 諸位先生們
平日相交 爲甚麼不勸他少飲 有
一人面帶怒容 哼的一聲 說道
此話實有理 無奈不該應你說 凡
有好主意的 必要預先決斷 事後
想起來 再說出口 豈不羞煞

有一富家子 強奪鄰家
寡婦的田地 要蓋自己
的花園 寡婦只得相讓
一日寡婦來說 田地
既給了你 但要讓我從
田內 裝一口袋土回去
富家子答應 寡婦裝
完 又請他說 將口袋舉
在我肩上 好背回去
富家子寔舉不動 寡婦
笑道 你連這袋土全舉
不動 還要的了幾畝
地嗎 富人無話可答
只好把地還了他





一個樵夫 天天入山打柴
 同山僧相熟 有一天 走到
 山僧住的廟裏 正是冷天
 樵夫把手指頭 放在嘴唇上
 哈了幾哈 山僧詫異道
 你這是幹什麼呢 樵夫說
 因為指頭凍木了 煖煖他
 過一忽兒 樵夫家裏送飯來
 湯很燙 不能到嘴 樵夫
 捧著碗 湊在嘴唇上 吹了
 幾下 僧又問道 這又是幹
 甚麼呢 樵夫說 因這碗湯
 很燙 故此吹吹他 山僧立
 刻沈下臉來 說道 一張嘴
 裏 忽冷忽熱 這樣的人
 從此絕交也罷

有一夥人 搭伴走路 同住

在一座破店內 夜間大雨

滿屋都漏 獨有牆嘍啦裏

還沒漏溼 一位夥伴 最愛

取巧 先自蹲在那裏 同伴

多人 不好意思同他爭 無

處躲避 大家擠成一堆 靠

著門旁 淋得透濕 雨是越

下越大 轟隆隆 房子可就

塌了 靠門的人 容易逃出

嘍啦裏的人 自然是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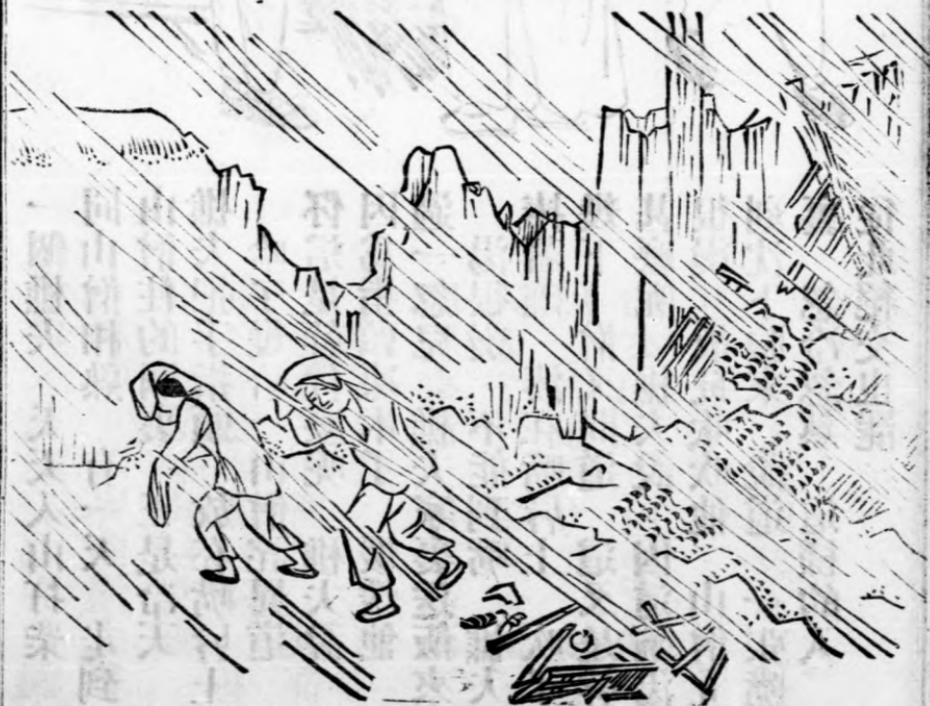
性命 要照著勸善文說 不

死的有神保護 死的必是報

應了 這樣話 最叫人糊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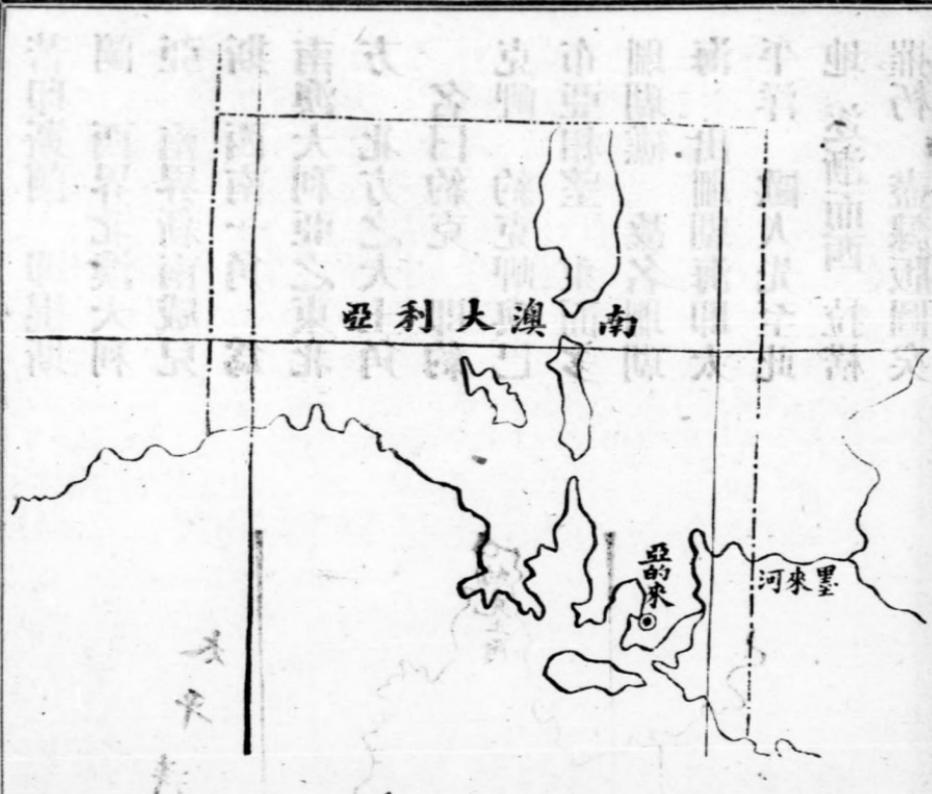
總而言之 貪便宜的必喫

虧 肯讓人的多受用也



(南澳大利)

地
輿



南澳大利亞 北界北澳
 大利亞 西界西澳大利
 亞 東界新南威兒斯
 東之南界維多利亞 東
 之北界苦印斯蘭 其都
 會曰亞的來 其大河
 即墨來河 由東而西
 入太平洋 墨來河外一
 島 名根嘎力島 與亞
 的來相望 內地多湖
 其名皆未詳考

○七册末頁圖說不符合
 亟更正

苦印斯蘭 即棍斯
 蘭 西界北澳大利
 亞 南界新南威兒
 斯 西南一角 爲
 南澳大利亞之東北
 方 北方之大土角
 名曰約克 即約
 克岬 約克岬與巴
 布亞相望 東面多
 珊瑚礁 故名珊瑚
 海 出珊瑚海即太
 平洋 歐人先至此
 地 逐漸而西 拉格
 摧朽 盡隸版圖矣



(牛 偉 勒 斯)

地 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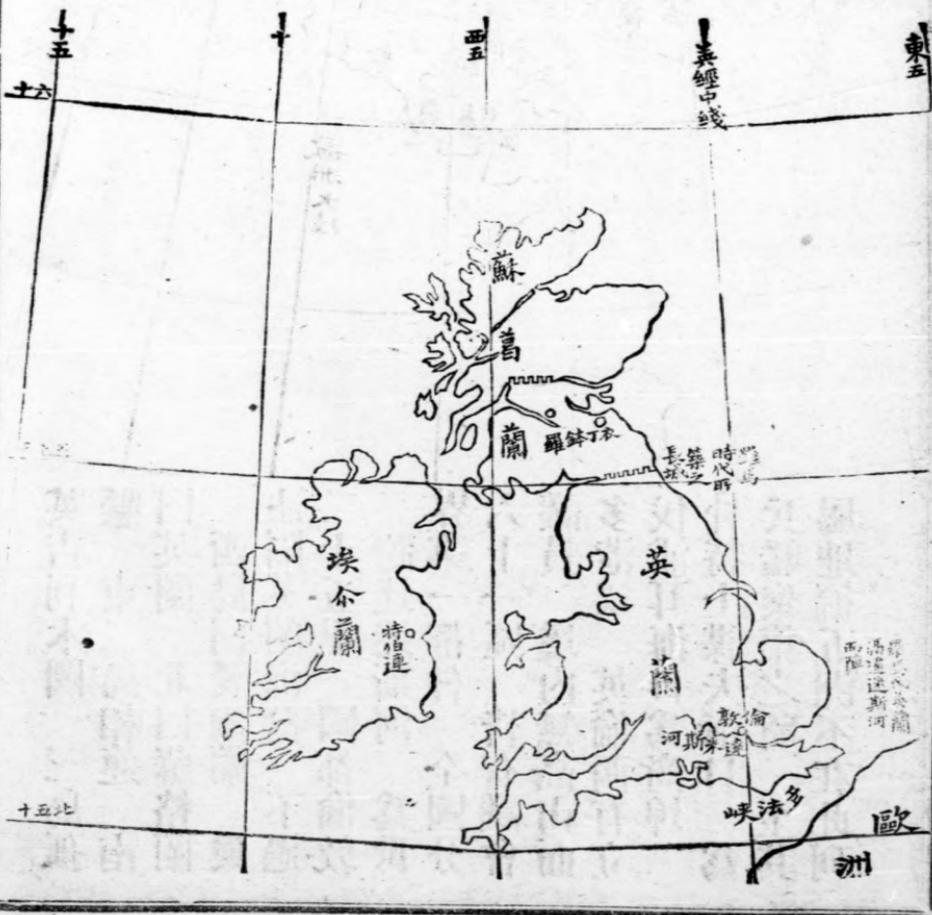
新南威兒斯 即牛偉勒斯
 北接苦印斯蘭 西接南澳大
 利亞 省會曰悉得尼 此地
 分爲兩省 南方即維多利亞
 維多利亞之南 隔海一大島
 即多斯馬尼島也 此島於
 一千八百年 爲英所據 其
 名城曰賀巴盾 其民皆係歐
 人 墨來河 由此穿入南澳
 大利亞 入南太平洋

○此圖誤印在第七册末頁

新西蘭 即牛西蘭 在澳大
 利亞東南 地分南北二島
 更有數小島 北島南島之間
 有古革海腰相隔 地勢山
 嶺甚多 火山之頂 常吐火
 炎 爲害極烈 其京城在北
 島之西北 曰奧克蘭 英人
 既得澳大利亞 後數年又據
 有此土 土人多馬來族 馬
 來族最野蠻 經歐人教化
 稍知文字禮義 設有大小書
 塾 政事出於總督 由英皇
 簡派 其地共九十四萬方里
 人民約八十萬



英吉利原名白里登
 當羅馬時代 命
 大將該撒征服南部
 紀元五十年築倫
 敦城 卽漢光武二
 十六年也 羅馬衰
 守兵盡去 薩索尼
 人將日爾曼兵全
 遂據全土 分爲七
 部 史稱薩索尼朝
 至紀元八百二十
 七年 卽唐文宗太
 和元年 愛葛白始
 合爲一 號諾厄爾
 蘭 英吉利之音始
 於此 未完



十六世紀之英吉利 英蘇尚各立國



是時英雖自立 蘇
阿尚各立為國 英
又時與大尼人戰
大尼即丹秣也 一
千一百七十四年
王與蘇格戰 擒蘇
王回力 以其地為
國 即宋孝宗時代
然蘇尚有王 至
一千六百六年 英
人議與蘇合不果
至我 朝康熙間始
合 埃爾蘭雖早隸
英 而奉舊教 與
英不合 嘉慶年間
討平 三島始統一

(略牙葡葡)

葡萄牙歐洲小國也

西南臨大西洋

東北界西班牙都

立士本在太賀河

入海處全國分六

州十七部環境皆

山絕少平坦西

境地低故棉約河

斗爾河太賀河皆

由西班牙西流至

葡境入海氣候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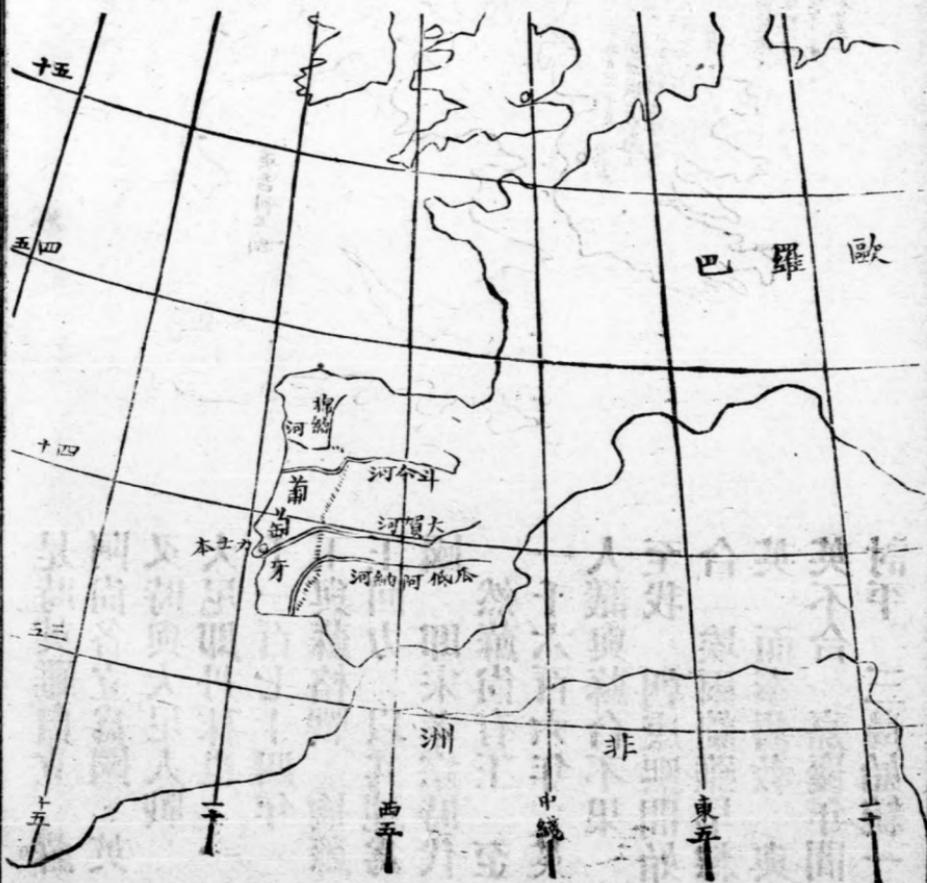
暖田土膏腴其

屬地在亞洲者有澳

門在非洲者有幾

內亞及昂各拉今

不俱述



(考牙葡葡)



記元一千一百年間 顯
 力受封於法 由米虐河
 至斗羅河 即宋哲宗時
 也 一千四百二十六年
 即明宣德初 始建都
 立士本 一千五百八十
 年 西班牙王腓立第二
 襲破立士本 遂兼王葡
 後六十年仍自立國
 推不拉干薩公爲王 今
 王措羅斯第一 即其後
 裔 初歐人未至東土葡
 王講航海術 明成化時
 尋得非洲好望角 遂至
 印度 明孝宗時遣使至
 中國 故謂葡爲大西洋
 以通航路自葡始也

(略牙班西)



西班牙又名大呂宋 在
 歐洲西南 東北有魄力
 尼士山 與法國為界
 東臨地中海 西鄰葡萄
 牙 包其三面 北濱比
 士開亞灣 南隔日巴拉
 大峽 與非洲相望 縱
 二千里 橫千六百里
 東北西多山 中央平坦
 河道均流入葡國 都
 城曰馬德利 在大賀河
 之北 境內分四十九州
 大都會十七處 通商
 海港有五 西南之加的
 司 建於海角 尤為大
 埠 地產葡萄絲果羊馬

(考牙班西)

自宋明帝太始六年
西班牙始立國 唐睿

宗時 魯得力來侵

王戰沒 國統中絕

魯得力回人 十八

傳歷八百年 佛得

蘭伐滅之 終得恢復

舊字 即明孝宗宏治

四年 是年又覓得美

洲 繼而併呂宋得

秘魯金礦 兼王葡

國 富強無比 二

百年來屬地漸失

日巴拉海峽 久為英據

國勢少衰

今王亞豐祿第十三

斐南德裔也

門 紀元四百七十年

有維思俄蘇族

留維堅取



興

十一

法蘭西東接比利士德
 意志 東南隔阿耳魄
 士大山 與意大利接
 國都巴黎跨塞納河
 宮室壯麗 日里昂
 在羅尼河西岸 日馬
 塞為地中海要港 馬
 塞東日士倫海口 兵
 艦聚集之所 日波爾
 多城在加倫河西岸
 此數處皆繁庶之區
 北方海口日哈夫
 由法赴英在此處乘輪
 船 即先河入海處也
 全國分八十六區
 土壤肥沃 氣候溫和



(一流源法)

地興



當羅馬之衰 有法蘭
 哥人渡萊因河 驅羅
 馬戍卒 四百年間克
 祿維自立國 時齊武
 帝永明四年也 五百
 九年遷都巴黎 七百
 年間沙里曼力 大拓
 疆土 有日義法三國
 王卒始三分之一
 千七百年 齊民與貴
 族教士爭 有叛黨設
 議院 弑王路易十六
 改民主國 殺人無
 數 黨人又自亂 而
 擊破倫第一出焉

拿破侖第一 生於西一

千七百六十九年 即乾

隆三十四年 地名哥塞

牙島 因法人內亂 舉

為首領 又為皇帝 拏

破侖善用兵 大擾歐洲

自為將以至為帝 伐

奧伐意 伐埃及 伐日

耳曼而割裂之 諸國合

兵抗之不敵 伐俄敗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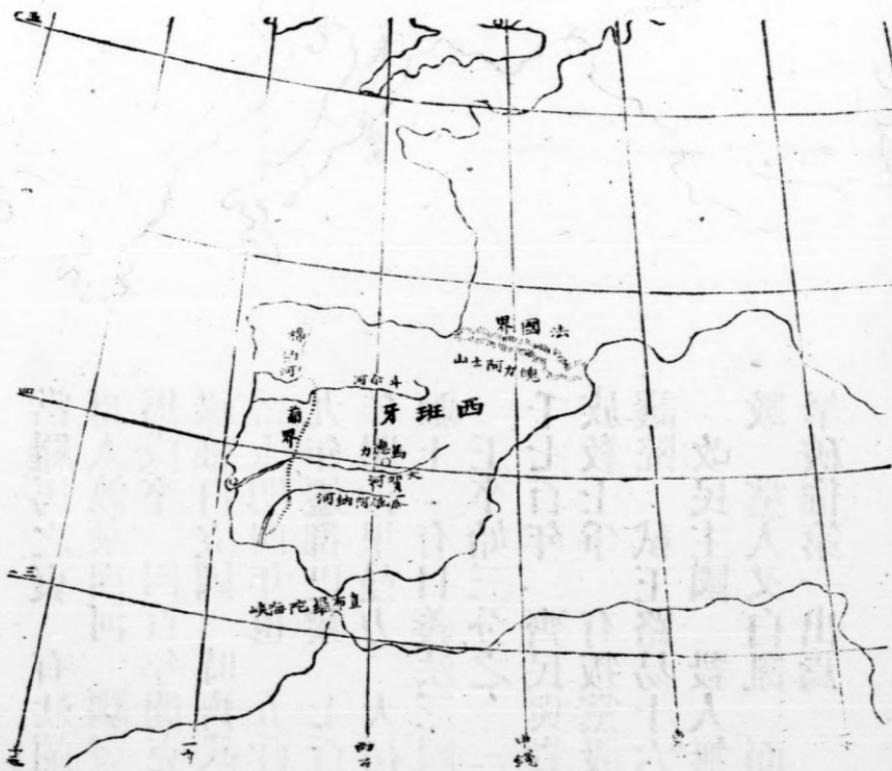
諸國蹙之 敗於萊因河

畔 放之於地中海島

拏破侖在島一年 又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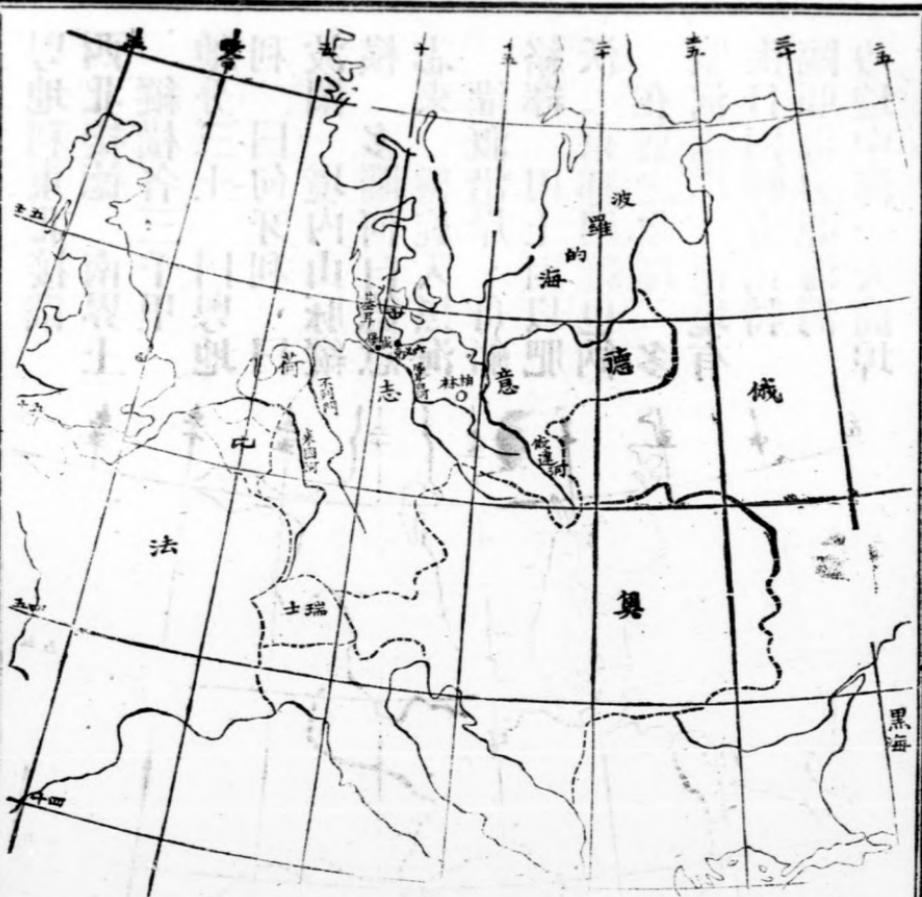
法再戰再放之 法立路

易第十八 舊王族也



(勢地國德)

地興



德意志聯邦 本部
 曰普魯士 以普王
 踐帝位統領之也
 都城曰柏靈 聯邦
 有四王國 六大公
 國 五公國 七侯
 國 三市 縱橫各
 二千里 北多平原
 南多山嶺 三大
 河 曰萊因河 曰
 厄白耳河 曰阿得
 耳河 三大港 曰
 不列門 曰咸堡
 曰魯卑克 兵輪聚
 集之所 曰基耳
 在北海河口

粵地利東北接俄
西北接德 南界土

縱橫各三千里

地分三土 曰粵地

利 曰匈牙利 曰

波蘭 境內山脉縱

橫 多腦河自德意

志來 盤旋入黑海

灌溉沿岸 舟船

絡繹 田土因以肥

沃 京都曰維也納

在奧之東境 多

腦河南岸 南境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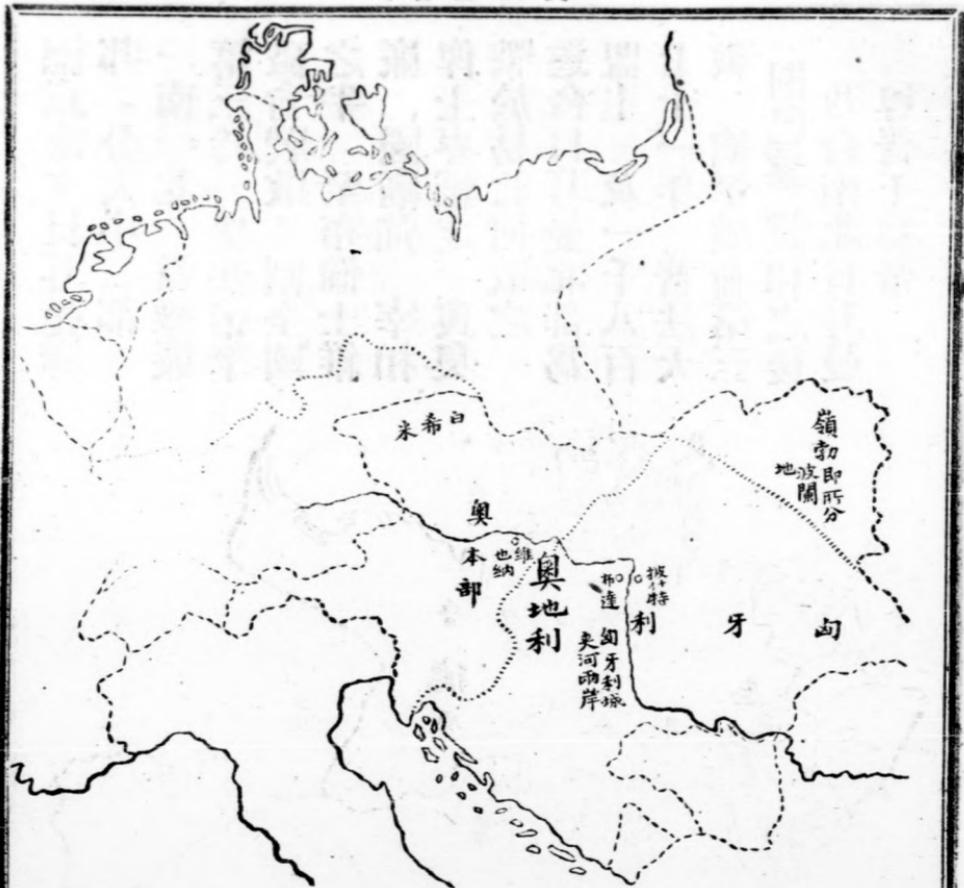
海口曰特力司特

臨亞得力亞海灣

乃地中海一大商埠



(奧國分合)



地
興

奧國分三土 曰奧
 地利 曰耳曼之本
 部也 曰匈牙利
 古時匈奴人所居
 至明季始與奧合
 曰波蘭地 國朝乾
 隆間 與俄普兩次
 所分 波蘭國之故
 地也 奧自南宋時
 羅德府為日耳曼
 帝 至拿破侖第一
 逼退帝位 猶復
 為聯邦盟長 至同
 治五年 與普戰大
 敗 普人送之 始
 不列聯邦盟會

德意志本日耳曼聯
邦 分大小二部

一南一北 當維廉

第三時 與法帝拏

破命戰敗 割全國

之半 至布倫士維

廉 國漸強 宰相

俾士麥輔之 與奧

戰於易北河敗之

遂合日耳曼北部為

盟主 及一千八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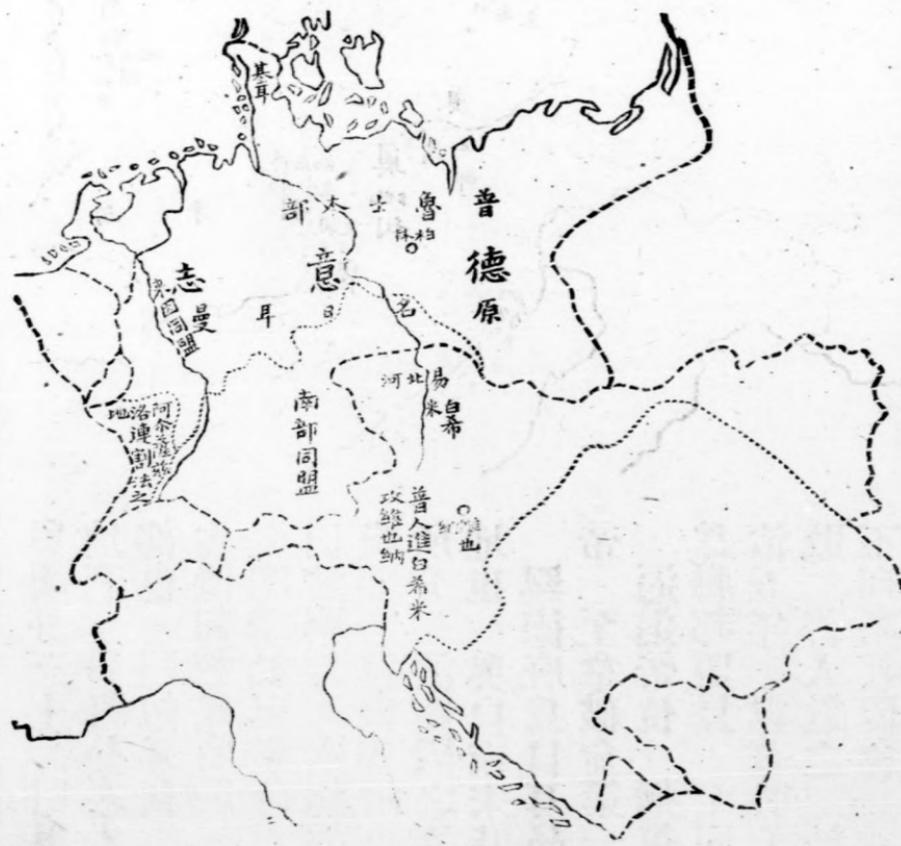
七十一年 普法大

戰 擒拏破命第三

圍巴黎 議和之後

乃合南北日耳曼

尊普王為帝



(地戰奧普)

地
圖



○巴黎加議和定

普王布倫士維廉立
 國運大興 伐丁秣取
 二地 又與奧不和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
 即同治六年 發兵三
 十萬襲奧 意大利助
 之 踰白希米嶺 與
 奧戰於厄耳白河 奧
 敗退守薩多洼 普人
 入白希米 進次維也
 納近郊 八月議和
 日耳曼分爲南北 王
 統北日耳曼全部 又
 併哈諾威數國 割威
 尼斯與意大利 奧遂
 失盟主 普權勢日盛

(地戰法普)

地輿

普勝奧地利 國勢日強
 法帝忌之 一千八百
 七十年 兩國開戰 普
 兵五十萬 三路渡來因
 河 太子與法軍戰於淮
 前堡大破之 與法大將
 戰於勿耳都 法軍大敗
 普兵合於麥士 法軍
 數處皆敗 拿破侖走勿
 耳都 普兵截其歸路
 普援軍十八萬畢集 拿
 破侖旁走至綏丹 普兵
 圍之出降 遂入法圍巴
 黎 百三十日 法人力
 竭請和 割二省地畀普
 償兵費 普駐兵待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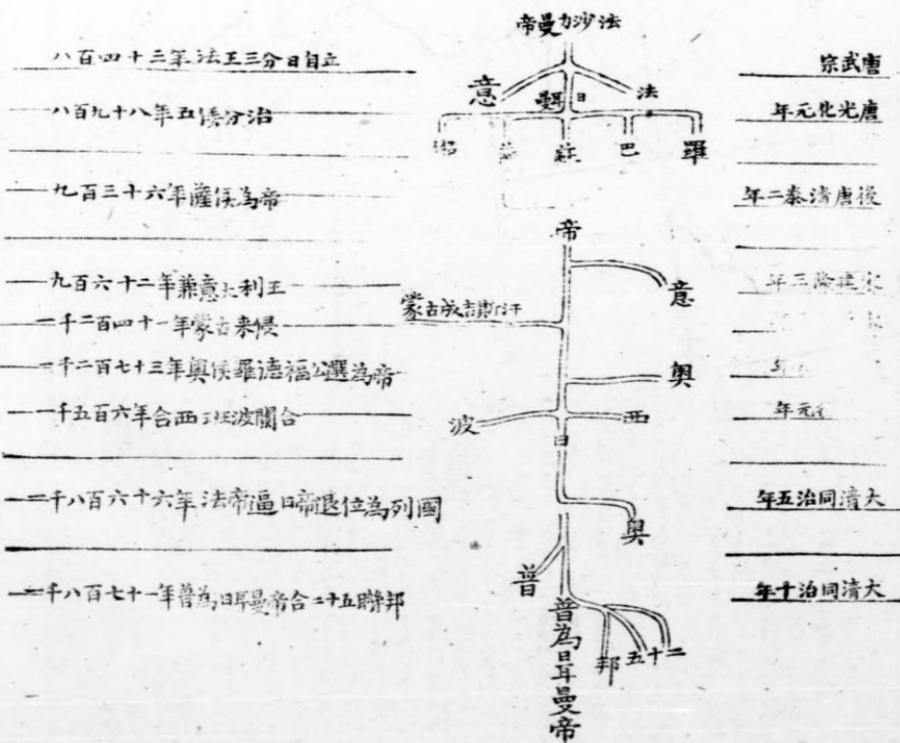
- (一) 普王至
- (二) 法軍屯集地
- (三) 法軍屯集地
- (四) 法軍屯集地
- (五) 普王至
- (六) 普王至
- (七) 普王至
- (八) 普王至
- (九) 普王至
- (十) 普王至
- (十一) 普王至
- (十二) 普王至
- (十三) 普王至
- (十四) 普王至
- (十五) 普王至
- (十六) 普王至
- (十七) 普王至
- (十八) 普王至
- (十九) 普王至
- (二十) 普王至



日耳曼本種族之名
 普奧亦在其內 當法
 帝沙力曼時 總轄全
 土 至八百四十三年
 即唐武宗會昌三年
 洪帝以日耳曼封魯
 乙 日耳曼始自立國
 嗣後帝統絕續不一
 次 至一千二百七十
 三年 奧侯羅德福膺
 公選為帝 後裔日耳
 曼五百餘年 普人代
 興 是日耳曼諸邦之
 主 不在奧即在普也
 其中小邦不贅述

(圖統帝曼耳日)

日耳曼無數小國合
成 法帝沙力曼取
百餘年 五侯並治
薩侯為帝 至羅
德福為帝 後來為
日耳曼帝者 多其
後裔 近來法帝拳
破倫逼退位 仍不
失為盟主 至普人
日興 遂帝日耳曼
而與不在聯邦之
列 然則與固與普
豐主日耳曼者 其
小國共二十五 有
王 有公 有大侯
小侯 有自由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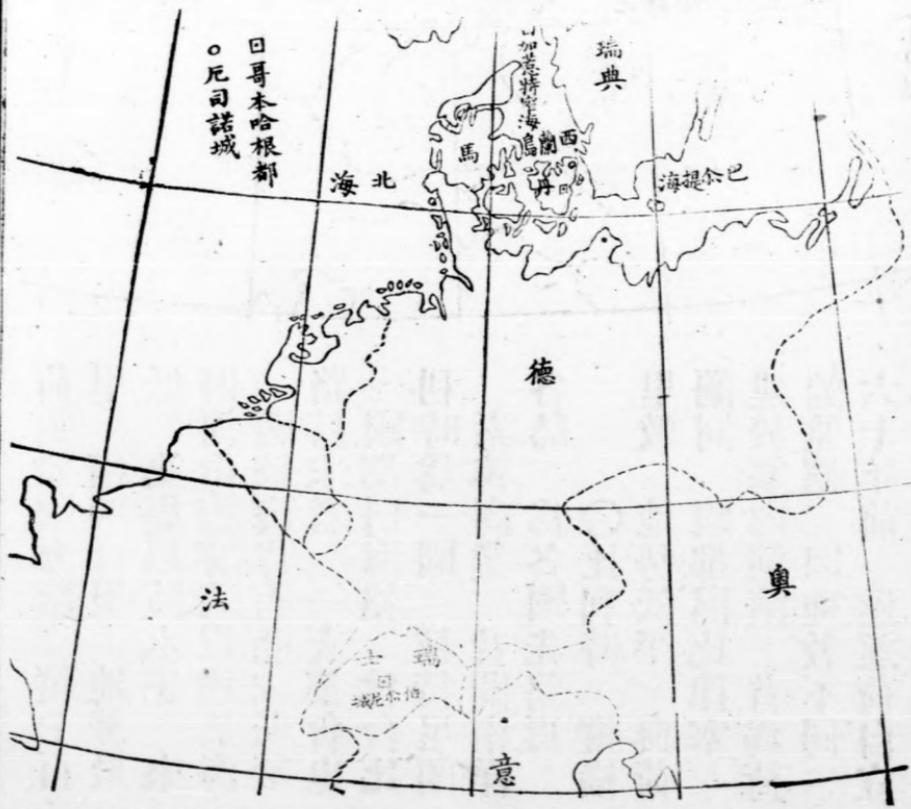
(圖總比荷)



荷蘭建國海濱 縱七百里 橫四百里 地勢最低 築堤以防水患 來因河由德穿入以達於海 隨達海岸有亞末斯爹路特末者 一大都會也 國都曰海格 曾合比利時為一國 稱特尼蘭 素善商業 昔關南洋各島 為各國先路焉

○比利時 縱橫里數 地勢低平 與荷蘭同 國都曰比律塞 建於塞內河濱 昔為荷蘭兼轄 因種教不同 六十年前 遂逐荷自立

丹馬爲數十嶼島集成
 縱九百里 橫三百里
 無高山大河 瀕海低窪
 西境半皆砂磧 都城
 曰哥本哈根 在西蘭島
 海濱 爲通商大口岸
 又一城曰厄司諾 與瑞
 典僅隔一水 往來東西
 海要道也 瑞士縱四百
 里 橫六百里 地勢高
 爽 萬山叢疊 皆循阿
 爾魄山脈 歐洲河源
 多發於此 都城曰伯爾
 尼 山水甲歐土 然山
 地磽确 商務不大





我○○○高宗乾隆三十五年

庚寅 六旬萬壽 特開恩科

順天鄉試 有八十歲 八十五

歲二人 又有十一歲 十三歲

二人 應試入場○○○上諭內

閣 此等年臻耄耋 尙來赴試

不無望恩之意 壽考作人

亦盛典也 著禮部順天府 查

明此二人 如未能中式 即將

姓名籍貫奏聞 特賜舉人 以

滿其志 至髫齡志學 果能即

賦鹿鳴 固亦科名佳話 如未能

入彀 不妨策其精進 以待將

來 毋庸一體加恩 亦因材樂

育之道 將此諭衆知之 學生

們看 那時人才 可謂極盛了

我○○○高宗乾隆三十七年

壬辰 皇太后八旬萬壽 恩科

會試 搜檢王大臣 搜出懷挾

舉人張靜深 袖內藏匿性理論

二紙 照例枷號 奏聞○○○○

上諭內閣 據王大臣奏 懷挾

舉人係山西貢生 年八十歲

辛卯順天鄉試 恩賞舉人等語

老年應試 特賜舉人 伊等

既已邀恩 自宜揣度 若本毫

無素蘊 何得更萌躁進妄想

以致求榮反辱 咎由自取 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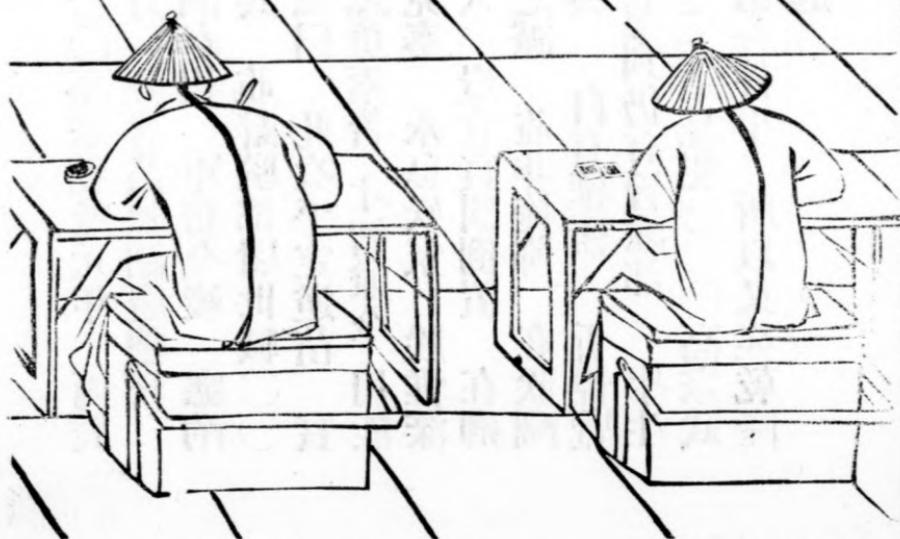
亦無如何矣 學生看這舉人

既蒙恩賜 亦可安分知足 乃

不知自量 以致枷號示衆 反

弄得不好看了





我○○○高宗乾隆五十八年
癸丑 三月甲午 順天等省中
式舉人 在正大光明殿 補行
覆試 次日○○○上諭內閣
覆試舉人 鄧棻春等八名試卷
經軍機大臣 公同閱看進呈
朕逐加披閱 內有鄭綱溫覲
威二卷 詩文疵謬 調驗原卷比
對 竟如出兩手 其中情弊顯
然 在主司憑文取士 自與無
涉 監臨關防不嚴 致有代倩
傳卷等弊 咎無可辭 著交部
嚴加議處 學生們看這件○○○
○諭旨 國法森嚴 讀書人總
宜自愛

我○○○高宗乾隆元年 丙辰

十月 經畧苗疆湖廣總督

張廣泗奏報 軍務全竣 應酌

撤官兵 並辭騎都尉世職○○○

○上諭曰 此次平定逆苗 實

賴卿忠勇素著 才智兼全 用能

膚功克奏 永息妖氛 朕惟深

慶得人 豈宜賞罰倒置 在卿

責己之誠 並非掩飾 在朕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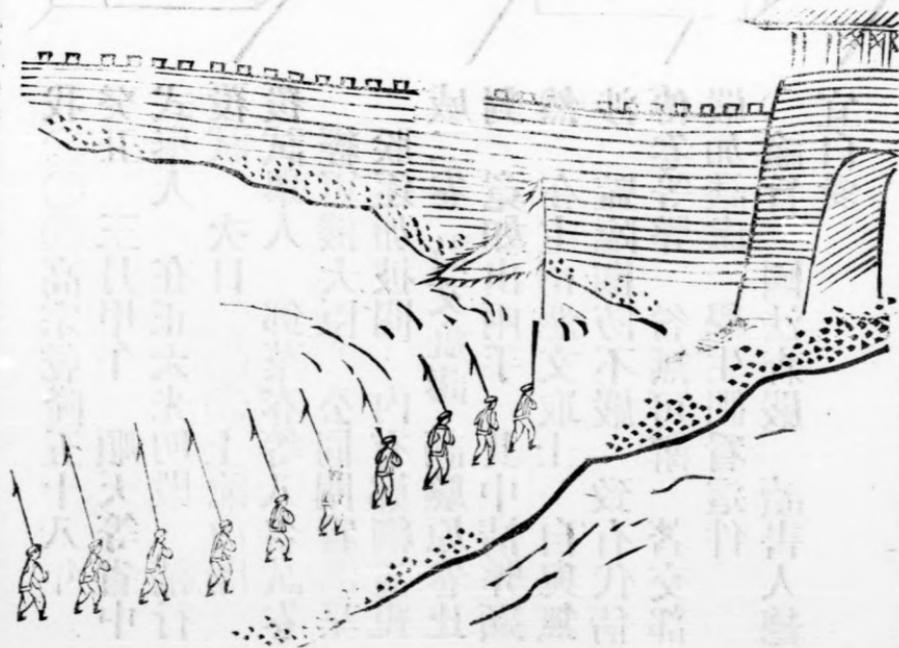
功之典 自有權衡 忻悅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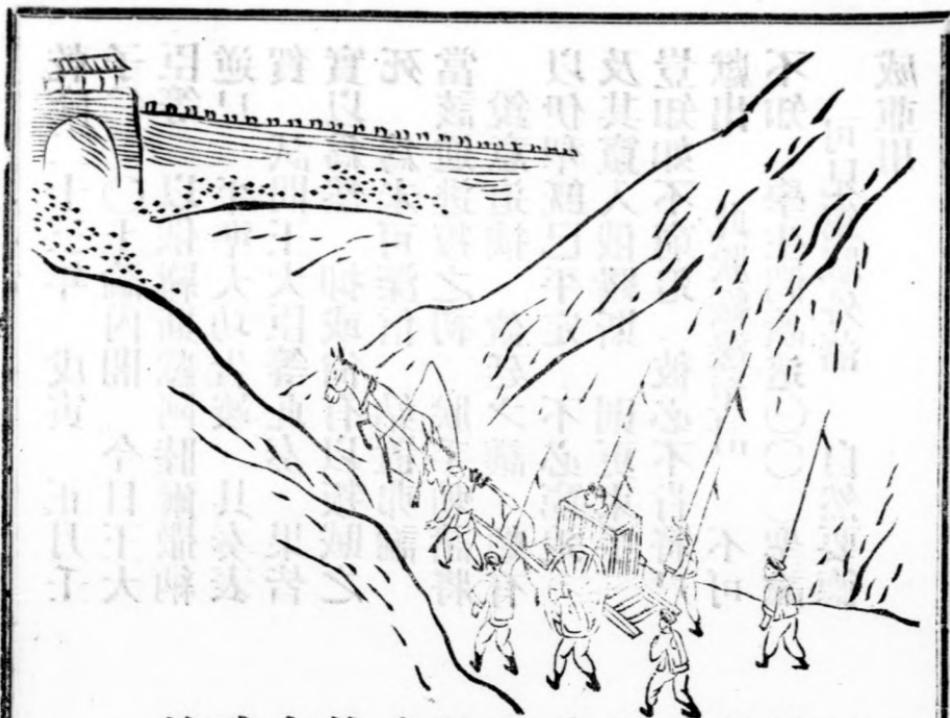
之 題到仍有旨諭部 學生

們記定 這是紀○○○高宗武

功 第一件事 所以又從乾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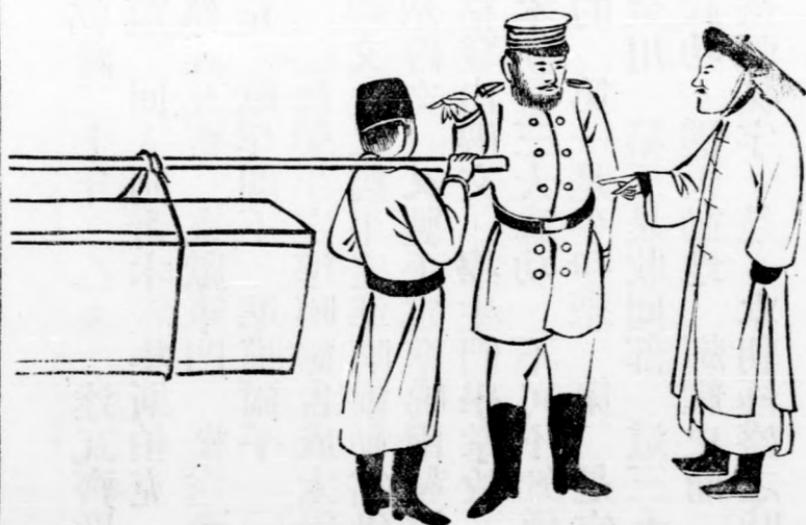
元年起





乾隆二十年 乙亥 達瓦齊敗
 竄 回人阿奇木霍集斯伯克
 執達瓦齊 來獻軍門 檻送至
 京 獻俘闕下 準噶爾平 ○
 ○御製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
 碑文 又製平定準噶爾勒銘伊
 犁碑文 又製平定準噶爾勒銘
 格登山碑文 學生們學掌故
 本朝有三大武功 不可不知道
 的 第一是平伊犁 第二是定
 金川 第三是收回部 這三大
 武功 震天動地 輝耀史冊
 恢疆拓宇 是本朝極盛之時

乾隆二十三年 戊寅 正月壬子○○○上諭內閣 今日王大臣等 以俄羅斯獻阿睦爾撒納逆尸 平準大功告竣 具奏表賀 試問王大臣等此奏 果皆實以爲然 抑或尙有以叛賊之死 爲未可深信 姑置弗論 當該逆逃叛之初 朕手勅諸將 銳意追擒 盈廷之議 頗有以伊犁旣已平定 不必窮追 及其竄入俄羅斯 則更束手 豈知如不窮追 彼必不肯將尸獻出 此朕綏邊至計 不可不知 學生們讀這○○○聖諭 可見駕馭外藩 自然要德威並用





隆乾二十三年 十二月甲寅○

○上諭內閣 大學士兼管陝

甘總督 黃廷桂 忠誠素著

老成練達 西郵用兵以來 雖

未身歷行陣 籌辦一切軍需

動協機宜 多有朕諭旨未到

適相吻合者 數年以來 若非

黃廷桂體國奉公 不遺餘力

安得精詳妥協若此 且毫不累

民 內地若無事 此其功爲尤

大 朕心實深倚毗 黃廷桂著

由騎都尉 晉封爲三等伯 並

加賞紅寶石帽頂 四團龍補服

以示優異 書上說 知臣莫

若君 漢臣得此 實非常之

遇也

乾隆二十四年 乙卯 八月壬

辰○○○上諭內閣 富德等奏

稱 追及逆酋 霍集占於阿爾

楚爾 我兵奪山衝擊 陣斬賊

衆千餘人 生擒五十餘人 獲

礮蘇器械性隻無算 賊衆大敗

窮竄 現在乘勝悉力追擒等語

大臣官兵等 爭先奮勇 力

勦逆回 覽奏深爲嘉慰 仰賴

上蒼福佑 逆酋計日就擒 可

立待伊等捷音 自將軍至領隊

大臣 俱交部從優議敘 打仗

這件事情 全在將帥得人 富

德身爲將軍 遇戰必先 那手

下的人 自然箇箇爭先恐後了





乾隆三十九年 甲午 逆匪王倫等 糾眾滋擾 占據臨清 額駙拉旺多爾濟 都御史阿思哈 帶領健銳火器二營兵一千名 前往勦捕 大學士舒赫德 統率經理 一舉蕝事 逆黨要犯 悉就殲擒 伏法 賊首王倫 畏罪自焚斃命 驗有實據 十月癸巳奏到○○○上諭內閣 此次若非選派京兵前往 安能迅速若此 所有統率勦捕各員 著交部從優議敘 這逆匪王倫 是那兒的人呢 就是山東壽張縣人 他用邪教煽惑愚民 同義和團是一流人物 那時候的京兵 何等強盛

乾隆四十一年 丙申 二月乙

卯 定西將軍阿桂等 平定兩

金川 露布馳聞 丙辰○○○

上諭內閣 此次平定金川 大

功告藏 應於紫光閣 圖畫功

臣像 掄其功績最著者 為前

五十功臣 朕親製贊 並錄其

較次者 為後五十功臣 著大

學士于敏中等擬贊 紀實銘勳

用昭褒寵 將軍阿桂居首

大學士傅恒于敏中舒赫德 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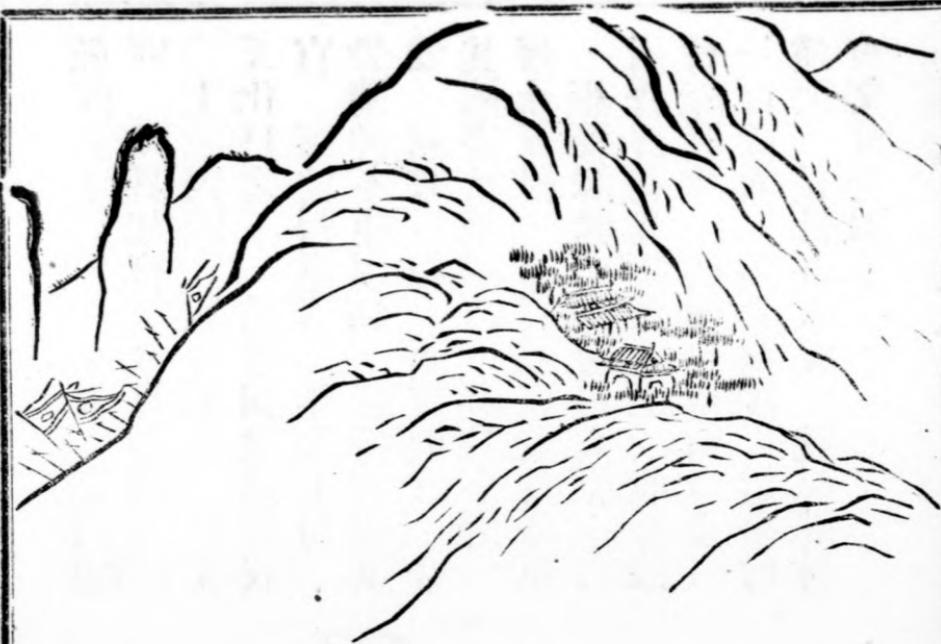
駙福隆安 著一體畫入前五十

功臣 以示覈實酬庸至意 學

生們 羨慕不羨慕 身為男兒

總要建功立業





乾隆四十六年 辛丑 甘省逆
回滋事 佔據華林寺 欽差大
學士阿桂 署陝甘總督李侍堯
率兵攻勦 華林寺賊衆 擒
殺淨盡 七月壬子奏到 並查
拏逆犯家屬 及黨與情形○○
○上諭軍機大臣等 此次勦捕
逆回 雖因其死守抗拒 遲至
三月有餘 然使賊于一月前
衝突逃散 勦捕亦自費力 今
乃集聚華林山寺 得以全數殲
擒 實深愉快 其家屬黨與
著即查明 分別發遣 這逆回
都是什麼人呢 就是那固原新
教回人 田五等人

乾隆五十二年 丁未 臺灣逆
匪 劫縣戕官 八月奏到○○
○上諭內閣 逆匪不法 於光
天化日之下 膽敢糾眾劫縣戕
官 該總督常青 年逾七旬
恐精神不能周到 茲特命福康
安 前來行在 面授機宜 令
其攜帶欽差關防 馳赴臺灣
督辦軍務 即授福康安為將軍
並授海蘭察為參贊大臣 普
爾普舒亮為領隊大臣 並揀派
曾經戰陣 巴圖魯侍衛章京
一百餘人 領兵前往 這臺灣
逆匪 是什麼人呢 就是那林
爽文莊大田等





乾隆五十二年 十一月初六日
將軍福康安帶兵赴援嘉義縣
初七日 行抵元長莊 又於
普吉保所帶官兵內 挑新舊兵
丁義民 分爲五隊 福康安與
參贊等 分隊帶領 凡遇賊莊
即行勦洗 互爲援應 初八
日黎明 抵崙仔頂地方 賊匪
多人 潛於竹圍內 施放鎗礮
一齊擁出 我兵屹立不動
鎗箭齊發 福康安等 衝入賊
中 賊匪抵敵不住 退入竹林
學生們看這段戰事 有福將
軍能戰能謀 自然百戰百勝了

乾隆五十二年 十一月初九日

賊匪千餘人 前來抗拒 福康

安豫爲布置 調令鄂輝穆克登

阿 帶領屯練降番 扼住右首

東莊溪橋 普爾普春甯吳宗茂

等 帶兵堵勦左首各莊賊衆

並遣義民 分頭焚砍竹圍蔗田

及各處草薶 將崑仔頂莊

崑仔尾莊打通 一面令海蘭察

帶巴圖魯侍衛總兵 及奮勇官

兵 長驅先進 福康安自行親

率精兵 盡力攻勦 無不克捷

遂於是日酉刻入城 你們看

福康安 左右調度 胸有定見

眞一代良將





乾隆五十三年 戊申 四月二十日 緬甸孟隕 遣大頭目 業渺瑞洞 緬哈覺控 委盧撒亞 三名 恭齋金葉表文 及 金塔寶石馴象等項 齋至江邊 懇求順寧府進貢 並稱老官屯 一路山高瘴大 象隻難行 故從木邦前來 順寧府全保 稟知總督 總督富綱 奏聞 ○○上諭準其呈進 並著於萬壽以前 趕到行在 俾遠國貢使 同入筵宴瞻觀 尤爲盛事 ○○學生們可曉得 這箇時候 ○○皇上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 熱河地方

我○○○仁宗嘉慶二年 四川
灌縣民人 李世楷女 李二姐
爲周倅瀝拐逃 經李世楷拏
獲歐斃 總督英善疏題 將周
倅瀝擬絞 李世楷擬杖○○○
上諭 此案該督原奏 及刑部
議覆本內 均引本夫殺罪婦倒
辦理 但父與夫 名分不同
若因律無專條 亦當將比照之
處 詳晰聲敘 至父母歐斃無
罪子女 當予杖罪 今李女係
有罪之人 何得以杖罪科斷
著即更正 以昭明允 刑罰這
件事 大清律上有的 還容易
辦理 若大清律上沒有 全在
比例 那就不容易了





嘉慶四年 四川舉人王曇 習
奇門 能作氣按掌 左都御史
吳省欽奏聞 並請加試看等語
○○○上諭內閣 吳有欽所奏
殊屬荒謬 其作氣按掌之語
即稗官野史 所謂掌心雷者
係屬邪術 現當勦辦教匪之
時 正當將妖言左道 痛絕根
株 方嚴禁之不暇 豈可轉引
而試驗 吳省欽著交部嚴加議
處 這種掌心雷 就是前年義
和團 那種避鎗砲法 及護身
符等一類 如加試驗 就要惹
出多少事情來了

嘉慶四年 正月丁丑 大學士
九卿 文武大員 翰詹科道等
定擬和珅福長安罪名 請將
和珅照大逆律 凌遲處死 福
長安 照朋黨律 擬斬 並請
即行正法 這真是一件大獄
後來這件事 究竟怎麼辦法呢
○○○仁宗皇上 因和珅曾任
首相 照從前辦理 釐拜年羹堯
曾蒙恩賜令自盡 故亦將和
珅賜令自盡 福長安 亦從寬
改爲斬監候 并監提福長安
前往和珅監所 跪看和珅自盡
仍將福長安 押回本獄監禁





嘉慶五年三月 京城人民進
香妙峯山 男女混雜 千百成
羣 御史奏聞○○○上諭內閣
小民知識短淺 種種惑於鬼
神 祈求禱祀 爲費不貲 程
途既遠 時日又久 誤農耗財
實爲風俗人心之害 况男女
混雜 奸良莫辨 不但傷費錢
財 且恐別滋事端 若不嚴行
禁止 何以正人心而厚風俗
嗣後民間 凡有酬神結會等事
著該管衙門 出示曉諭 嚴
行禁止 違者按律懲治 這種
燒香求神等事 最爲不好 那
義和團 就是因燒香立壇 鬧
出來的

嘉慶六年 十二月 莒州民人

陳懷仁 毆傷民人尹祐身死

州上之府 府上之司 擬絞

罪 後經巡撫駁飭 改擬徒罰

奏到 刑部議駁 巡撫惠齡

自請議處○○○上諭內閣 惠

齡自請議處一摺 此係上司

不肯諉過屬員 自任處分 但

屬員按律辦理 並無錯誤 上

司率行改擬 自不應卸過於人

如屬員本已錯擬 該上司代

為承認 加恩從寬留任 未免

迹近徇庇 這種弊端 不是○

○○仁宗皇上 聖明 怎麼會

知道呢





嘉慶九年 九月 江西省城
 拏獲吳錦榮一犯 面刺白蓮教
 三字 經委員盤詰 知該犯係
 江西豐城縣人 曾在湖北竹山
 縣 貿易營生 被賊匪裹脅刺
 字 旋即逃出等情 督撫奏聞
 ○○○上諭內閣 該犯面刺白
 蓮教三字 必非教內之人 自
 應釋回本籍 但是同居里黨
 見其面有刺文 目爲匪夥 不
 齒同類 必致別滋事故 速令
 自行起除刺字 以期同里相安
 這種面上刺字 最是賊匪詭計
 後來髮逆反亂 每每 把天
 下太平四字 刺人臉上

嘉慶十二年十一月京城民人張自得途中拾獲銀包四百兩不敢隱匿告知伊母舅呂有年即赴官呈報步軍統領衙門具奏奉旨嘉予於原銀內賞給呂有年張自得一百兩並加賞官布令地方官製給扁額以昭獎賞書上說拾金不昧本是難得的張自得拾了四百兩銀子毫無貪心那呂有年也就赴官呈報成人之美可謂難甥難舅這還是嘉慶年間的故事如今人心不古這種事沒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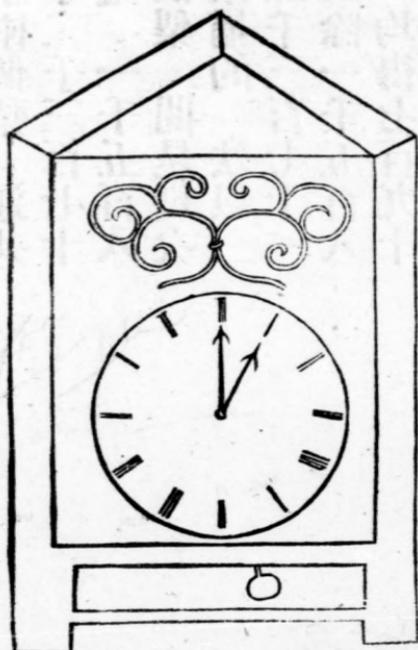


嘉慶十四年 五月 江蘇知縣
 李毓昌 奉委查賑 在山陽
 縣署赴席 是晚回家自縊 伊
 叔李泰清 前往看視 未及詳
 加盤詢 經山陽縣 贈以盤費
 領柩回籍後 因查見伊姪箱
 內 皮衣血跡 心中生疑 自
 行開驗 見屍身青黑 始知被
 毒身死 李泰清因即呈控 都
 察院奏聞○○○上諭軍機大臣
 此案疑竇甚多 必有冤抑
 亟須昭雪 以慰孤魂 這種案
 件 情節支離 非老吏不能斷

嘉慶四年 八月 直隸江蘇一
路 蝗孽孳生 總督派委員收
捕 有民婦跪地 聲稱蝗蟲並
不食禾 請免收捕 總督胡季
堂 遂諭令停止 一面具奏入
告○○○上諭內閣 胡季堂所
奏 民婦不令撲捕者 恐胥役
滋事 甚於蝗蝻 蝗蝻僅食禾
稼 胥役累及身家矣 總宜查
明撫卹爲正辦 你們想 官員
捕蝗 求之不得 怎麼這箇婦
人 反請免捕 仁宗皇上 眞
是洞見民瘼 書上說 奇政猛
於虎 這件事 可謂虐胥酷於
蝗了



(法除圈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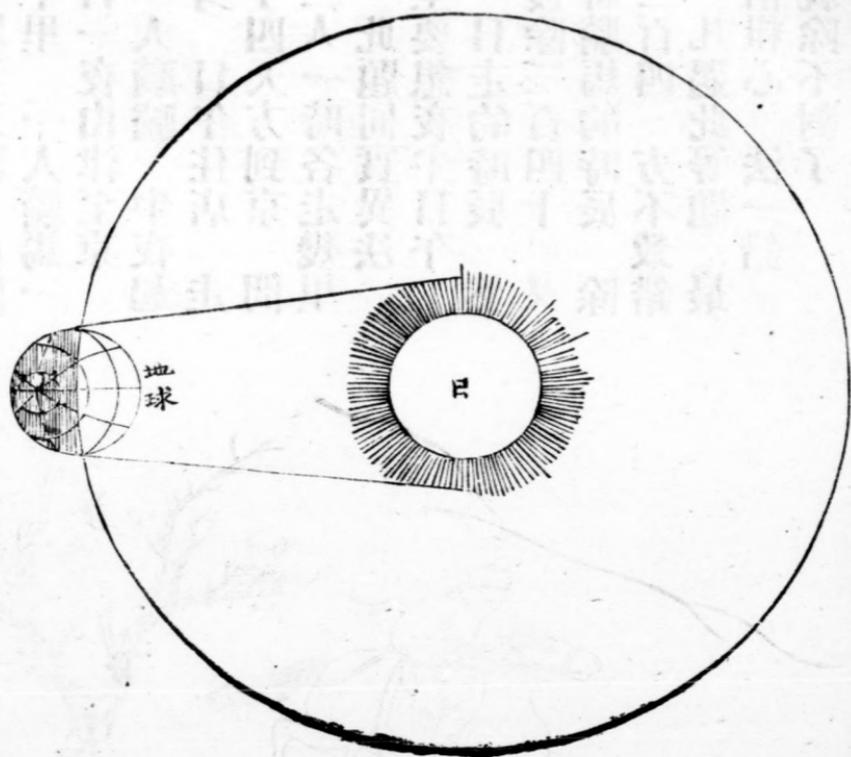


有自鳴鐘一座 三
天擺動二十五萬九
千二百次 問一天
擺多少次 答一天
擺八萬六千四百次
此題數目雖多
並不難算 不過將
這數目 分開三分
而已 惟必看清末
後兩圈 然後下手
不然必算成八百
六十四次 既算畢
又須於得數之後
加兩個圈子 然
後合法

有猴子在樹上住
 下來摘果子 每一
 次腮內容兩枚棗
 口內含一枚棗 手
 內拏兩個梨 通共
 摘了二千三百七十
 枚棗 一千五百八
 十個梨 問是幾次
 下來摘的 法以三
 除二千三百七十
 以二除一千五百八
 十 均得七百九十
 次 此等題雖兩次
 除 無甚難處 惟
 看明末位圈子 自
 然除不錯的



(法除位多)



地球繞日 每六點
鐘行一百六十九萬
三千三百二十里
問每一點行若干里
法以六除之得二
十八萬二千二百二
十里 此題數目既
多 須要定準位次
方不致誤 除畢
又必要用乘法還原
即以六爲法 以
二十八萬二千二百
二十乘之也

京城至天津二百四十里 一人騎馬一日一夜由津至京
 一人騎驢 半夜起身 日午住店 走了四天方到京 問
 二人一時各走幾里 此題同實異法
 全要想夜半日午 一日走的時辰 然
 後除二百四十 又將騎馬的時辰 除
 二百四 方不致錯 凡遇此等題 最
 怕粗心 法一錯 就除不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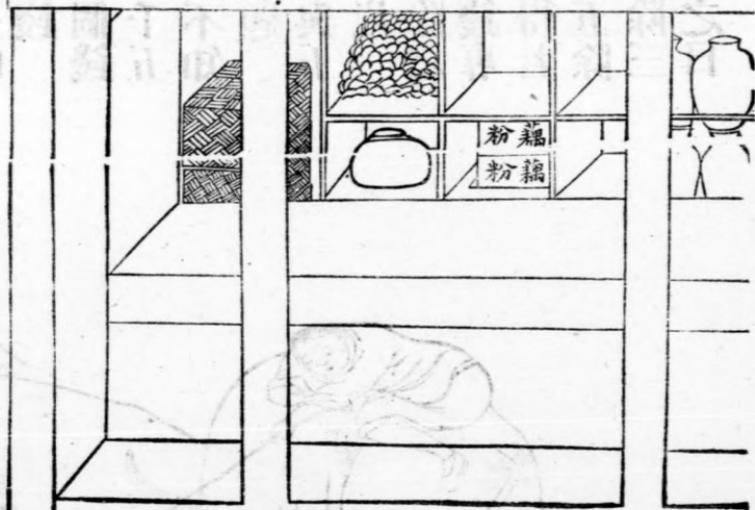


(先減後除)

算術

貢

糖



一雜貨鋪 有紅糖

九包 白糖十五包

一共值錢一十一

萬九千五百四十四

文 紅糖共值三萬

一千五百二十二文

問白糖一包值若

干 試作代數式子

以明代數之省事

命共值錢等甲

紅糖值錢等乙 甲

內減乙 白糖十五

包等丙 以丙除甲

內減乙之餘數 合

問 學者從此入手

方知代數省寫字

小孩子喂牛 又喂
一個鳥 每日牛吃
草 用三十個錢
鳥吃肉 用五個錢
但知用了一千五
百七十五文 不知
分幾日 算此題
也是先將三十與五
文相加爲法 以一
五七五爲實 除之
若問試將此錢專
買肉喂鳥 應得若
干日呢 則以五除
共實 或以五除三
十 再乘喂牛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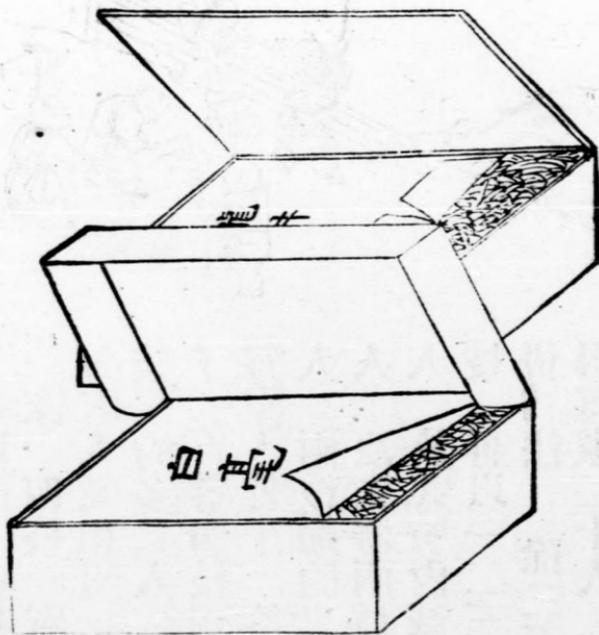
(合 除 減 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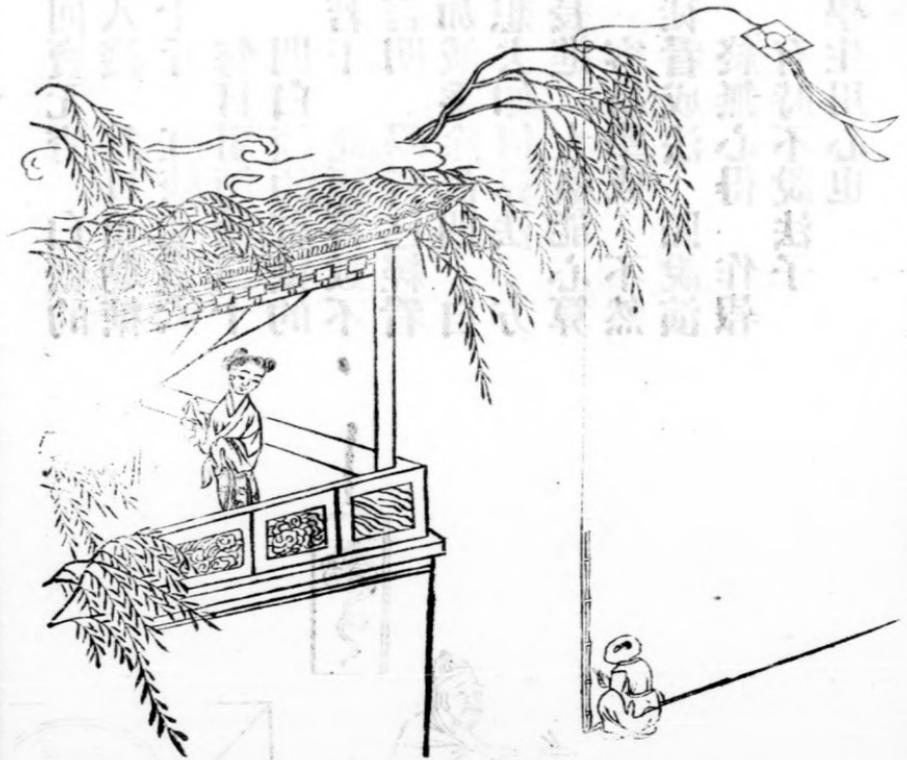
小孩正月起燈會 有
 一枝燭一隊的 有兩
 枝一隊的 也有三枝
 一隊 四枝一隊的
 每隊人數相同 惟兩
 枝燭的多二人 共用
 了二百零四枝燭 問
 每隊人若干 答二十
 人 兩枝燭的二十二
 人 法先將兩枝的二
 人 於共數內減去四
 枝 再以一二三四合
 併爲法 除二百
 得每隊二十人 此即
 先減後加 後又除之
 法也

(先除後加)

有茶葉兩箱 每箱
 十二斤 甲箱值錢
 七千八百文 乙箱
 值錢六千文 今各
 賣去一斤 問得錢
 共若干 此題是先
 除後加 應得一千
 一百五十文 其如
 何算法 前數題已
 說明 若每題俱說
 了法子 於學者雖
 便當 究無益處
 可細細思此中道理
 自己算出來 方覺
 快樂 日久長進了
 反不願人說明了



(例比正率四)



有一家柳樹梢上挂
 一風箏 斷綫垂在
 平地 不知綫若干
 長 小孩說我有法
 算 取一竹竿長六
 尺 立在地上 看
 竹竿影四尺長 又
 看風箏綫下垂的影
 量一量十二尺
 說我用四率求之
 一率竿影四尺
 二率竿 六尺
 三率綫影十二尺
 四率 率讀律 將三
 三率相乘 以一率
 除之 即得綫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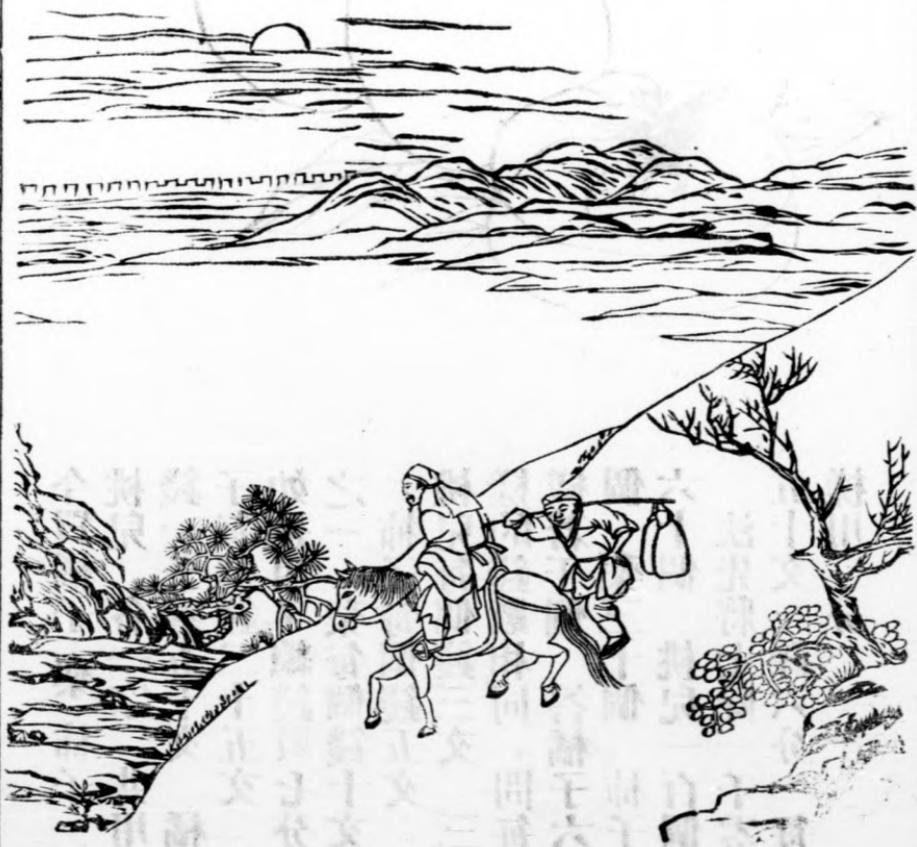
回回賣元宵 白糖的重八錢 每日用麪糖五十斤 紅糖的重六錢 每日用麪糖三十斤 問白糖的紅糖的各若干 此題答數不必言明 學者已經看了加減乘除合問 自己想去如何算法 方有長進 大概能心算的 容易學成 不然徒看成法 照說演算 終無心得 作報的 有時不說法子的 願學生用心也





今買橘子 梨 柿子
桃兒 各一宗 共用
錢一千零五十文 橘
子每個錢二十五文
如是用了總錢數七分
之一 梨每個錢十文
柿子每個錢五文
桃兒每個錢三文 三
樣的錢數相同 問每
樣若干個 答橘子六
個 梨三十個 柿子
六十個 桃兒一百個
法先將七除一千零
五十文 餘六分 每
樣用二分

有兩城相距一百九十二里 一人騎馬 每刻行八里 一人擔挑 每刻行六里 問二人各走若干時 由此城至彼城 答騎馬三時 擔挑四時 此題先以每刻八里除 又以每刻六里除 各得刻數 但問的是若干時 不是若干刻 由刻求時 是不難的 所以不必說明 學者自然能算的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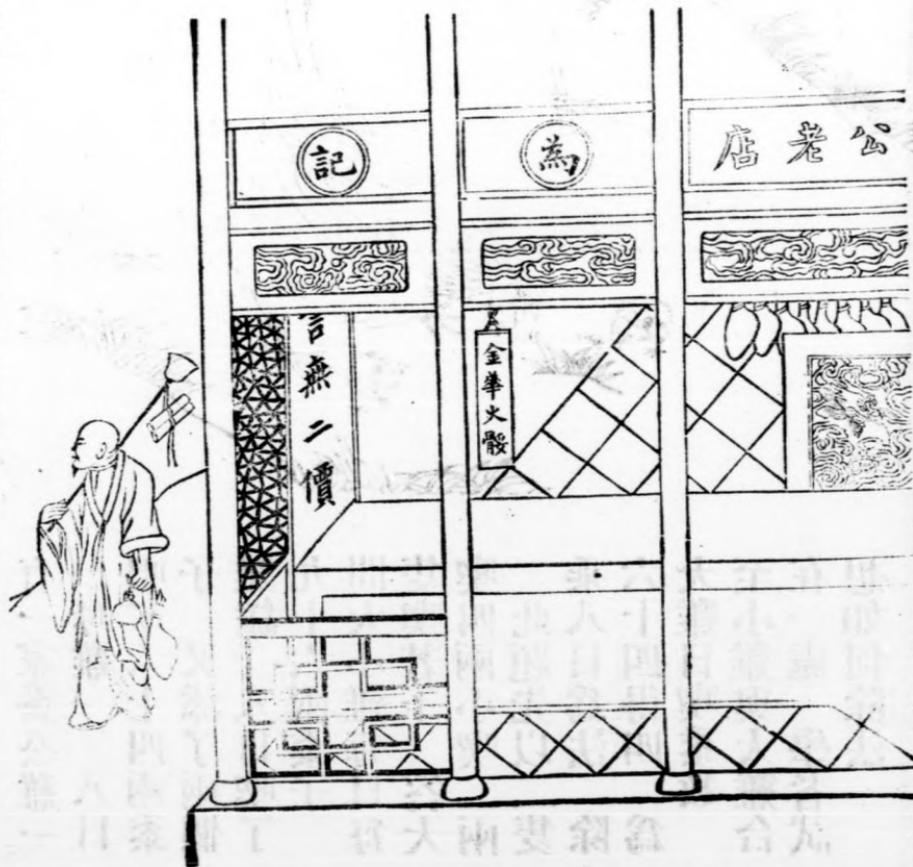


(問合減除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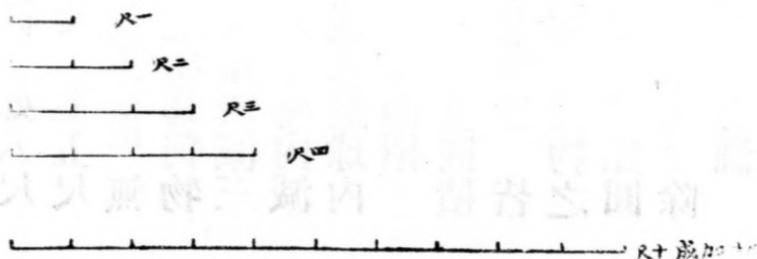


有一家養公雞一
 母雞一 八日
 喂了六十四兩黍
 子 又添了兩個
 雞雛 八日喫了
 九十六兩黍子
 問大小雞每日每
 隻喫若干 答大
 喫四兩小喫二兩
 此題先以二隻
 乘八日為法 除
 六十四得四 為
 大雞日喫黍數
 至小雞與大雞合
 在一處 學者試
 想如何除法

火腿店躉火腿二千
 三百五十條 用銀
 一千八百八十兩
 照原價賣去八十三
 條 下餘每條賺銀
 二錢 問下餘本利
 共若干 答共二千
 二百六十七兩 法
 先以火腿數除共本
 得每條價 再以
 八十三乘每條價
 於共本內減之 然
 後以火腿餘數乘二
 錢 與本銀減餘之
 數相加 得下餘火
 腿本利共



(補 加 減 圖)



前者登報之算圖

只取小孩看了高興

與算理毫無干涉

茲將畫算圖 將加

減圖補出 凡加與

減皆不外綫 如圖

一尺與二尺與三

尺與四尺相加 成

十尺之綫 雖所算

之物不同 有物之

成面者 如布匹是

亦有成體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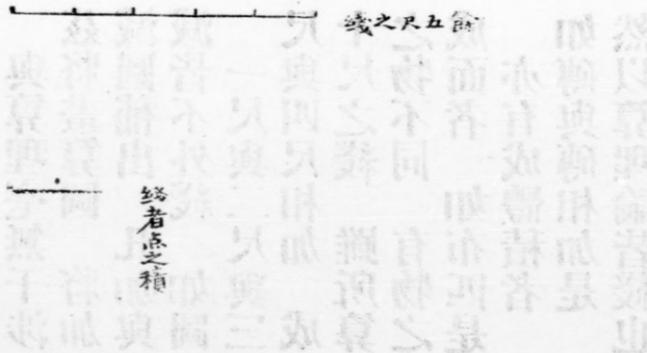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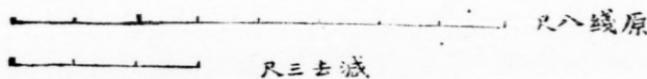
如磚與磚相如是

然以算理論皆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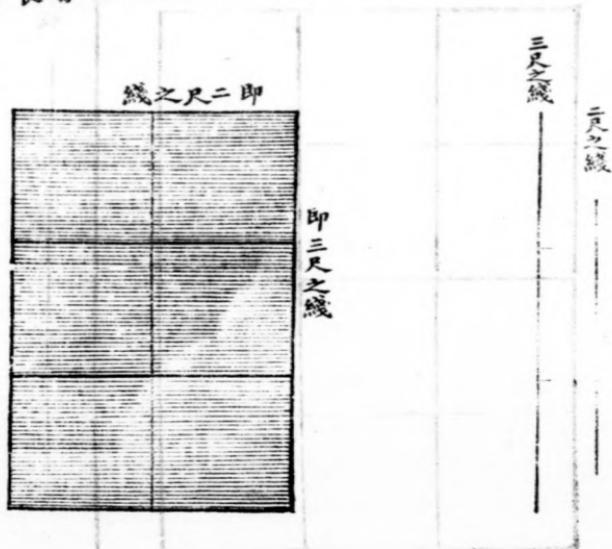
至所算之物為面

為體 不必管他

減之理與加同 皆不外乎綫 如八尺內減三尺 餘五尺 皆以綫減綫也 無論所設之物為何物 或八尺布內減三尺 或八方磚內減三方 或八個球內減三球 有面積 有體積 有立圓積 然既是減法 皆以線減線 彼物之方圓 只當方點圓點耳 至如乘法除法 則有長有濶 皆以面論矣



闊無長有綫 六尺之面有長有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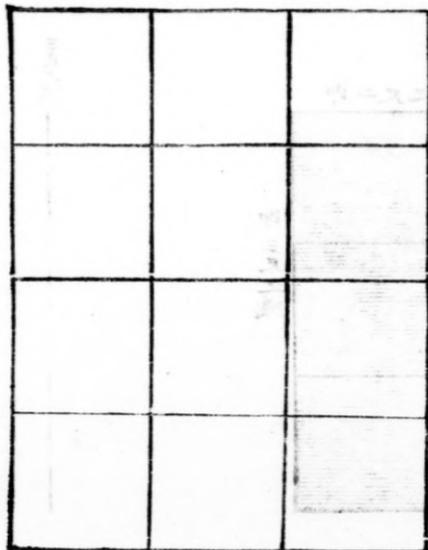


前者算級已到加減乘除
 合問了 都說進步太速
 小孩未必能解 且所
 畫之圖 也不與算相干
 今由乘法重新再來 畫
 圖必按算理 不像從前
 糊塗畫法了 先畫二個
 乘法 再說除法 如二
 尺與三尺相乘 得六尺
 這六尺是那裏來的呢
 因乘法是由綫成面 如
 圖先成線 以線乘線
 就成了面了 蓋乘法如
 同織布 一縱綫一橫綫
 就有了面長而寬了

乘成二十尺之面

四尺之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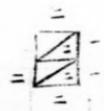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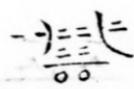
三尺之綫



前者言線面之理 蓋
 線者點之所積 面者
 綫之所積 綫有長無
 闊 面有長有闊而無
 厚 所以如同織布一
 理 如三尺之綫 與
 四尺之綫相乘 得十
 二尺之面積 試將十
 二尺縱數之 是三個
 四 橫數之 是四個
 三 所以乘法與加法
 不同 加法是以長加
 長 三尺加四尺是七
 尺 乘法是以縱乘橫
 以橫乘縱 故法實
 可以顛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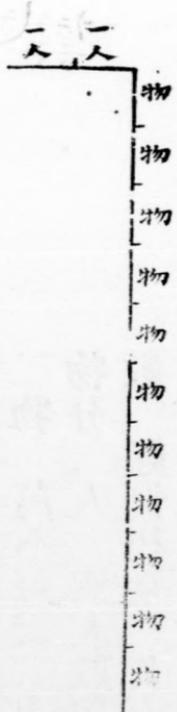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物一得
物一得
每得二物



上次說的是二人分二十
 二物 每得十一物 人
 數即橫線 得數即縱線
 今顛倒之 以十一為
 人數 以二為得物數
 每人得二 以明縱橫相
 乘 仍是二十二 此所
 以云除法還原 即是乘
 法也 蓋乘法之法實可
 以顛倒 除法之法實不
 可以顛倒 人數與物數
 有限也 如二人分二十
 二物 萬不可云二十二
 物分二人 然人數與得
 數 顛倒相乘 其面積
 仍同

除法與減法不同 然亦不外乎減 蓋先乘後減也 如有物二十 以二人分之 每人得十一 其理以綫乘綫而減面 必以二為法 先商一十 以二之橫線乘縱綫一十 先減去二十格為初商 又以二為法 乘縱線一 減盡餘積 此所以每人得十一也 若不按除法 一次一次減去 每次減二個 也是十一次減盡



$$\begin{array}{r} 20 \\ \div 2 \\ \hline 10 \end{array}$$

(線度臂張)

算 術	七 十 尺 之 邊 綫 相 乘 得 三 百 五 十	七	七	七	七	七
		十	十	十	十	十
		尺	尺	尺	尺	尺
		尺	尺	尺	尺	尺
		尺	尺	尺	尺	尺

比如一風箏線 三百五十尺 以兩臂橫張度之 兩手相去五尺 應得若干度呢 答七十度 此題以綫之長短設問 作者每疑綫是邊 不知綫已變為面積了 其兩手五尺為一邊 所得七十度為一邊 兩邊相乘 即是綫長三百五十尺 試以大幅紙作格 橫五豎七十 中間積必是三百五十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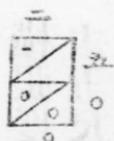
有豆腐十塊 二人分之 每人得五塊 十塊面積也 五塊與二人邊綫也 五之邊綫與二之邊綫相乘 即是十塊 所以欲知除數之合與不合 必要用乘法還原 還原之積相等 就知除的不錯 如不等 則除時所商之位 非大即小 蓋除法固乘邊以減面也



詳法

$$\begin{array}{r} 5 \\ \times 2 \\ \hline 10 \end{arr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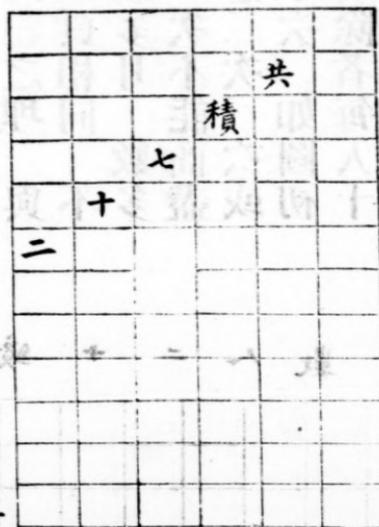
還原



如商五十
 乘得一百
 與原積不
 同是所商
 太大矣

(錢分人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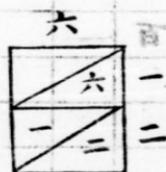
此橫線六行作六人



此縱線十二格是十二文錢為得數

初商至此

再商至此



$$\begin{array}{r} \text{再商三} \\ \text{初商二} \\ \text{六} \\ \text{六} \\ \text{六} \\ \text{二} \\ \text{〇} \end{array}$$

有錢七十二文
 以六人分之 問
 每人所得若干
 答曰每得十二文
 此法仍與前同
 一次減不盡
 二次再減 如圖
 初次每得十文
 六人減去六十文
 下餘十二文
 再以二商之 六
 二得十二 則所
 餘之十二減盡
 所以六人分七十
 二文 每得十二
 文



前次講的 天同氣球一樣
學生聽見 說一點氣兒不透
人不悶死麼 老師說 你
不明這理 人在天地中間
就如倉裏頭一粒米 天多麼
大 多麼高 人在地球上
不過像一粒米 怎麼會悶死
呢 大約人的氣 但能透出
數尺遠 可以來回呼吸 就
不會悶死了 譬如人同天一
樣高 頭頂天 腳踏地 有
這樣的大人 必定要悶死
不然 斷斷悶不死的

氣的用項最大 譬如一氣球

那球中也純是氣做成的

若球一破 那氣便散開

不能上升了 西人每以氣球

比天 天體渾圓 大氣包旋

日月五星 地球萬物 都被

這大氣吸住 所以各行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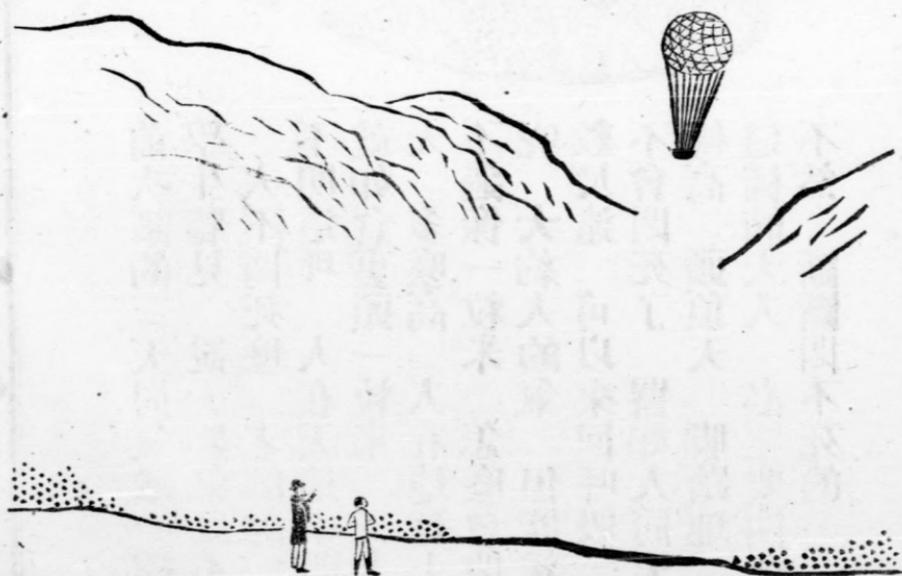
軌道 永遠落不下來 若天

球一穿 大氣漏洩 那地球

日球 月球 都落在

一處 不能行動了 有氣 然後

能生力 氣學真是要緊的





有周吳鄭三箇學生 晚上在
院子裏頭 看星象 老師問

星是什麼顏色 周生說

星是白色 吳生說 星是黃

色 鄭生想 星的顏色 也

不過黃白二色 這二色 已

被他二人說過 我再說 就

不奇了 想了半天 有意出

奇 說我看星是綠的 周吳

二生大笑 老師喝道 星是

有綠色的 不但有綠的 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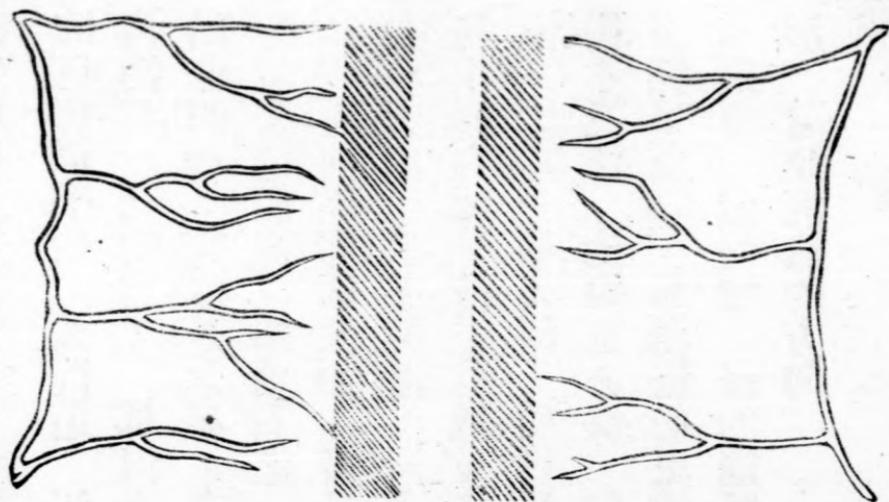
且有藍的 人目光小 不能

細辨 西人用千里鏡一打

都看出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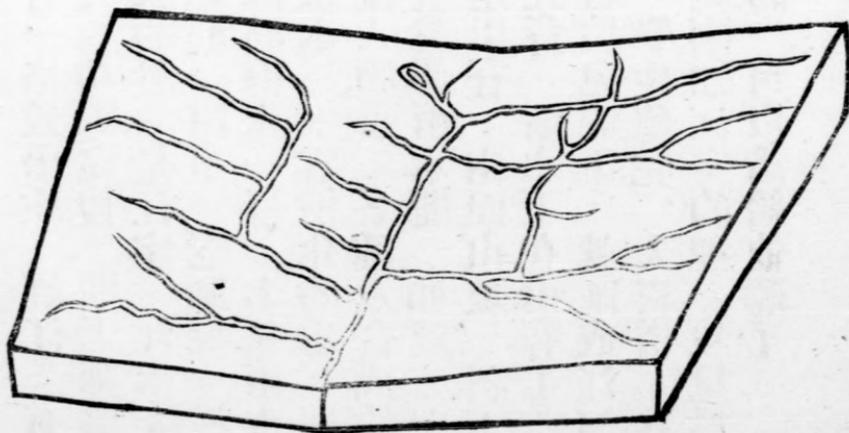
鄭生又問 昨兒瞎說一句
倒說對了 究竟星的顏色
何以有黃有白 有藍有綠
是什麼緣故呢 老師說 你
拿塊玻璃磚來 鄭生就去找
了一塊 擺在棹上 老師便
指著 那塊玻璃 問道 玻
璃是什麼顏色 答道 是白
的 老師又問 那玻璃邊上
是什麼顏色 鄭生一看
說是綠的 老師說 這就是
星光的理了 你再向玻璃邊
裏頭細看 那裏頭 青黃赤
白多全了 大致正看星光
是黃白色 斜看星光 是藍
綠色 同玻璃正是一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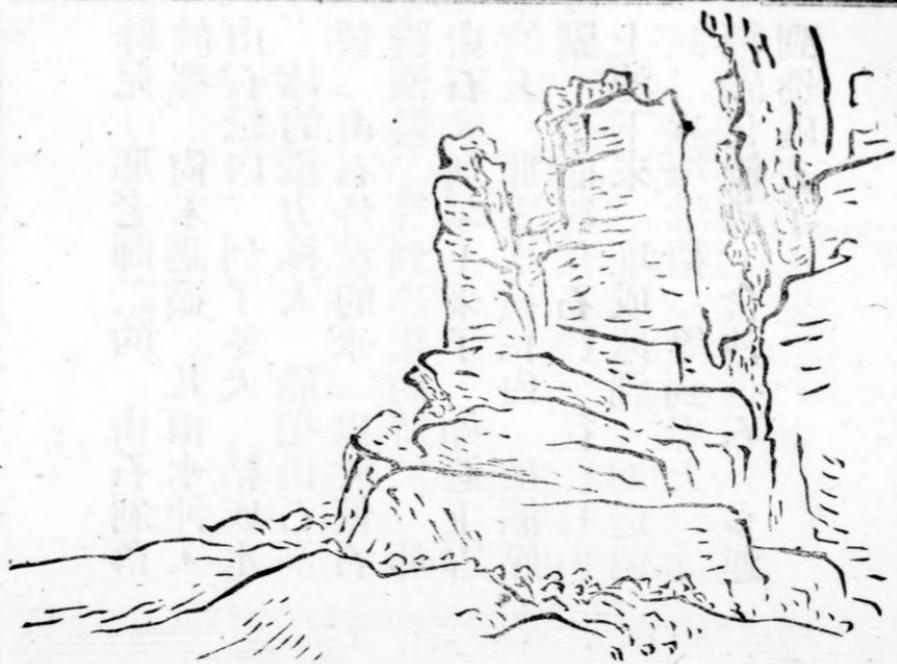


有一格致學生 姓江 有一天 功課完後 問老師道 我的姓 是江字 江水究竟 怎麼一回事 老師說 江水源同海水一樣 多是雨水 泉水 冰雪消化的水 湖泊 流入的水 各種水合成的 就說那雨水罷 如圖 中間 是山脊 兩面山坡 斜下如 瓦背 雨水下在山脊上 隨 著坡兒流下 就匯成江河了 學生聽完 大喜道 我今 兒剛知江字的理 我見姓江 的 可以講給他聽了

昨兒那個學生 又問道 江
河的理 已明白了 那河水
匯流的理 究竟是怎樣 老
師就畫這個圖 給他看道
凡一大河 那個源頭 多是
左右旁出 千支萬派 同人
身上的血脉一樣 有無數細
流 匯成一個大河 所以那
個水既深 流的也必快 如
河底是斜的 那河流必更快
這是一定的理 畫的筋脈
形 就是河流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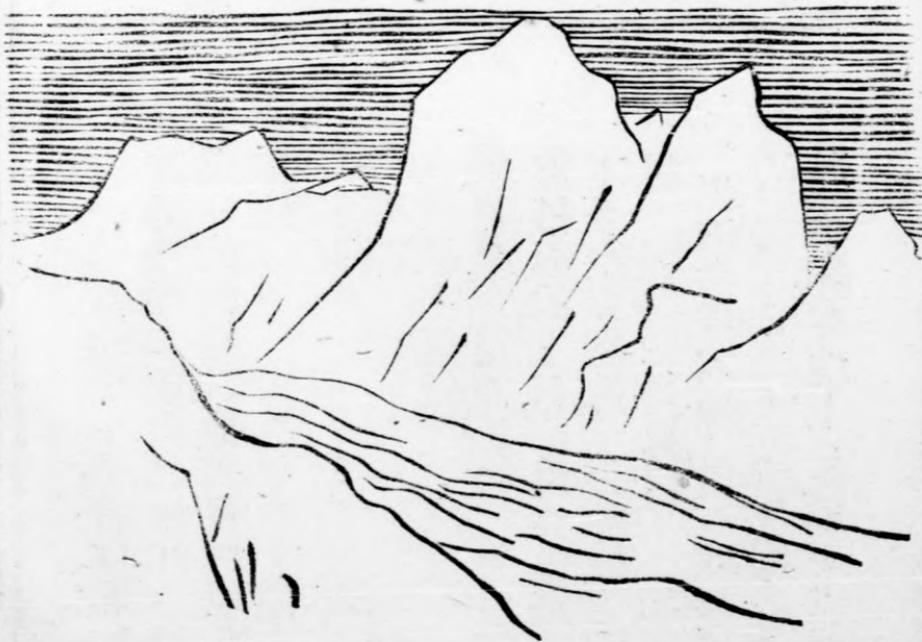


(落剝石山)



有一姓石的學生 看見那姓江的學生 因自己姓江 就問江的道理 他想我姓石 何妨問石 山石忽然裂開 不知何理 因上前問老師 老師說 山石忽然裂開的理 就是空氣侵蝕的緣故 空氣越濕 侵蝕越快 所以露在外面的土石 沒有一刻 不受空氣剝蝕 再加風力鼓盪 那剝蝕得更快了 如圖先倒碎成石塊 這石塊是鬆的年代久了 就都爛成沙泥 平鋪在地上 便成了石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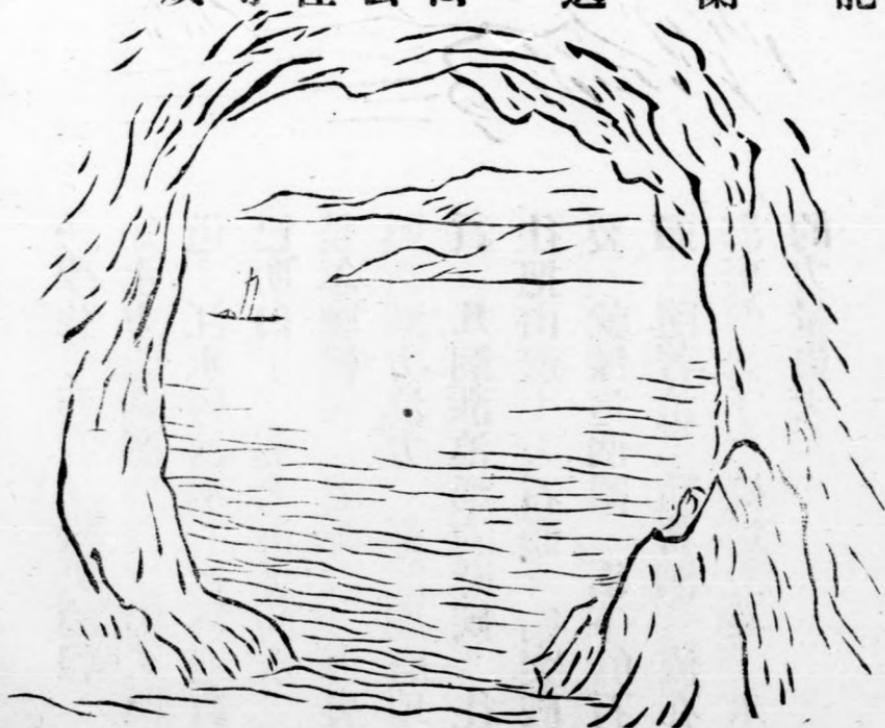
昨兒 那老師講的 山石剝落的理 尙未講盡 凡雨水沖入山石縫內 到了冬天 結成冰 冰的漲力極大 能把山石漲裂 山石外邊的冰 也能使石質漲鬆 等到冰化的時候 那山石就坍塌下來了 如遇下雪的天 那雪堆積山內 擠滿壓緊 也能凍化石質 往往打山上沖下來 堆成冰澗 如這個圖 冰塊堆積 等到春天 冰漸融化流動 含沙帶石 多運到別處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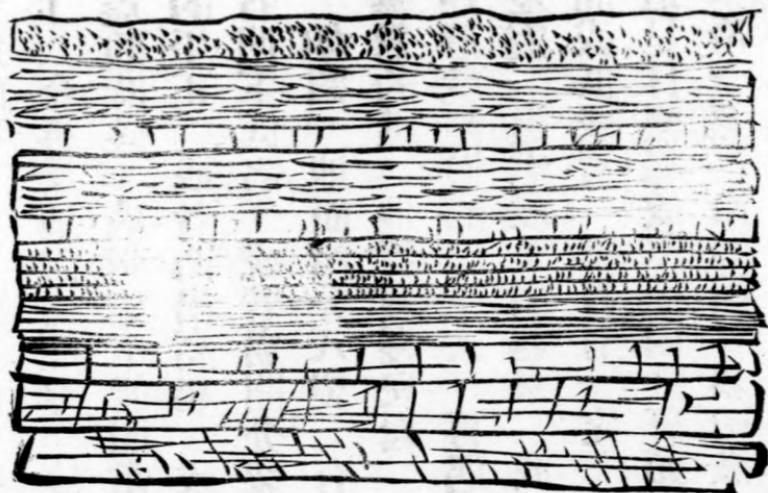


一學生 連看了幾天的報
知水力能刷磨地質 因又問
道 江水同河水 刷磨地質
已明白了 那大海裏的水
是怎麼樣呢 老師說 海裏
頭 潮力浪力 都能刷磨地
質 凡潮漲浪湧的時候 往
往把山邊上大石頭 衝突破
裂 就像這個圖 衝下的石
頭 隨著浪 隨著潮 流在
海裏頭去了 樣這看來 水
的力量真大

海中潮浪 衝急的時候 能
把山邊上大石頭 給衝成一
个大洞 如此圖 是阿爾蘭
北部的海洞 名分加拉洞
海水流入 船能出進 若遇
大潮大風 衝擊的更利害
那海邊上人 時常看見 山
邊極大的石頭 被風潮衝去
流的極遠 沿海的地上 往
往沈在海中 如淤積泥沙等
物 又往往高出海面 漸成
陸地 地勢變化 本沒有一
定形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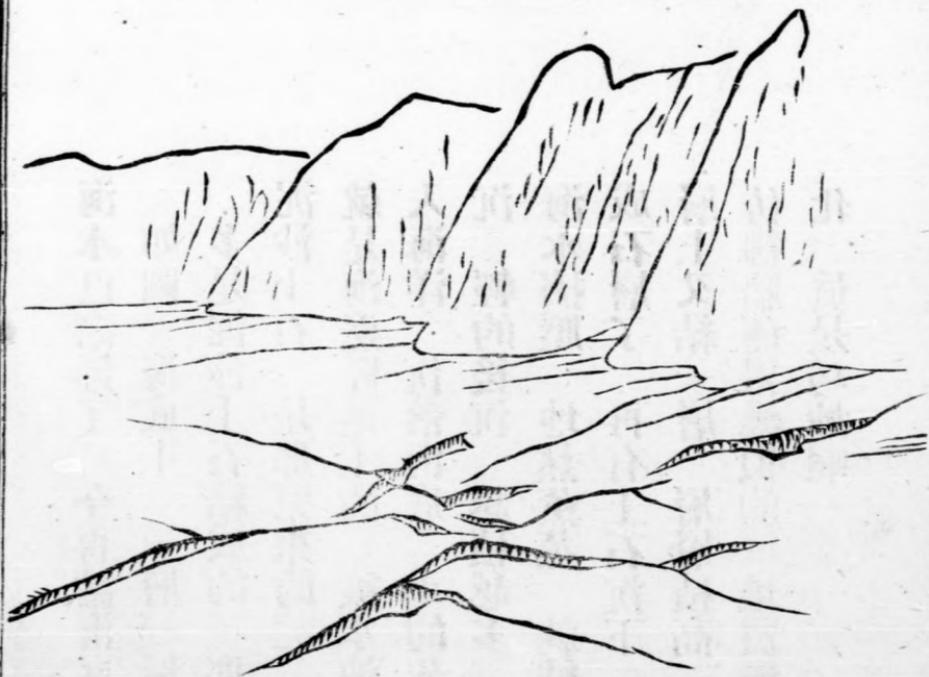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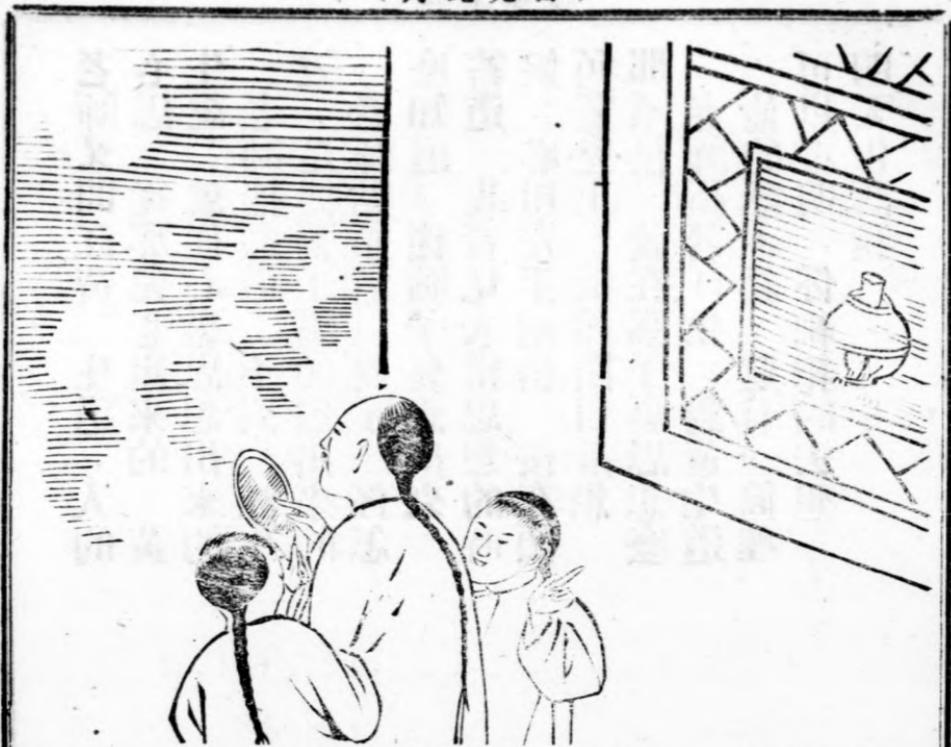
(層石底海)



海水已講過了 今再講海底
如圖 海底上 一層一層
多是泥沙土石結成的 那
泥沙土石 是那兒來的呢
就是海邊陸地上的 被水沖
入海洋 沉落海底 重的先
沉 輕的後沉 越積越多
海水擠壓 地熱薰蒸 就結
成石層了 再有土石沉下
層上又結一層 層層積高
彷彿牆磚累疊似的 地質變
化 真是巧妙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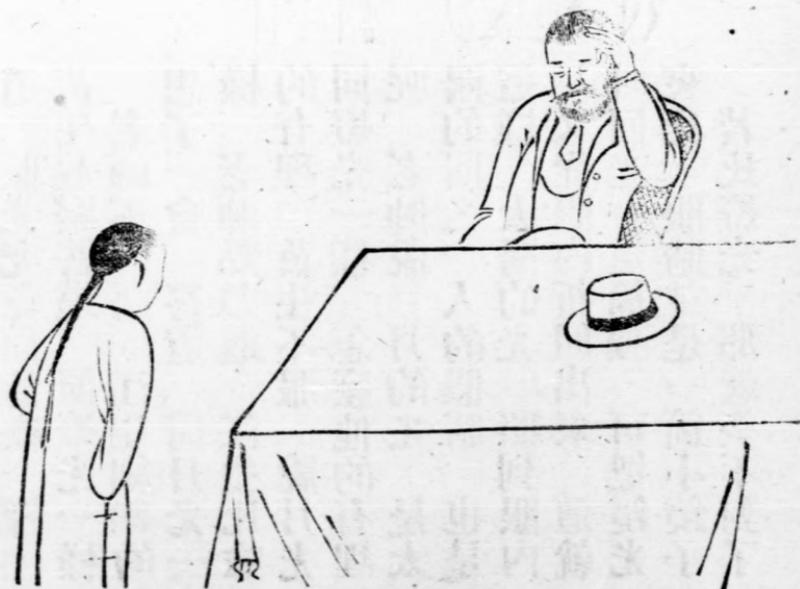
地震的理 講了也不止一次
了 今再講地震的漲力 他
震的時候 地面總不能照常
的平正 或者凸出高起 或
者凹下低陷 或者崩開分裂
如圖 地面四分八裂 有
無數的縫 地質慢慢兒鬆
地形就慢慢的塌下去 再遇
地震 這處或又高起來 或
高或低或裂 都沒有一定
這是什麼緣故呢 因地裏頭
一冷一熱 冷即縮 熱即漲
所以高低不定





江黃二生 講光學 老師問道 眼光究竟同什麼一樣 黃生趕緊答道 同燈光一樣 老師不言語 江生細細的想了一會 答道 同月光一樣 老師點頭道 江生比喻的有理 黃生不服 說月光同燈光一樣 怎麼他的有理呢 老師說 月的光是太陽的回光 人的眼睛 也是這樣 太陽的光 照到眼內 又從眼內折回出來 這就叫回光 這箇理 可把鏡光來比 眼睛就是一箇小鏡子 若比燈光 那就全不對了

老師又問江黃二生道 人的
心思 從那兒想出來的 黃
生說 就從心裏思想出來的
老師搖頭道 不對 江生
說 是從腦子裏頭想出來的
老師點頭道 對了 你怎
麼知道 從腦子裏想出來
答道 我看見人當思想的時
候 必用左手兩指 按在額
角蓋兒上 低頭閉目靜想
那不是 就在腦子裏思想麼
老師指著江生 對黃生道
他的話不錯 還有一箇理
可以證明 你細細的去想
明天告訴我





黃生聽了 老師交代的話
細細的苦想了一宵 到了天
亮 恍然大悟 就跑到書房
對老師說 想出來了 凡
人忘記了什麼事情 把眼睛
向上一想 就想起那件事情
來了 眼睛向上想 不就是
在那腦子裏思想麼 老師大
讚說 從此悟心一開 可以
四通八達了 北京話 頭叫
腦袋 又有一句俗話 叫一
股腦子 南方話 苦腦子
書上的話 主腦 外國人的
話 腦氣筋 這樣看來 腦
子真是一身的宗主

有一格致學生 凡事無不用
心 一天 走過雞窩 看見
一母雞臥著 翅膀底下 露
出一箇蛋 那學生就把那個
蛋 拿到太陽光中去一照
看他裏頭變了沒有 剛在照
的時候 聽見殼內 隱隱的
有小聲 就拿了去問老師
老師說 這裏頭雛已完全了
自能呼吸有聲 大約這箇
蛋 母雞覆著 總有十八天
了 學生拍手笑道 原來卵
生的東西 是這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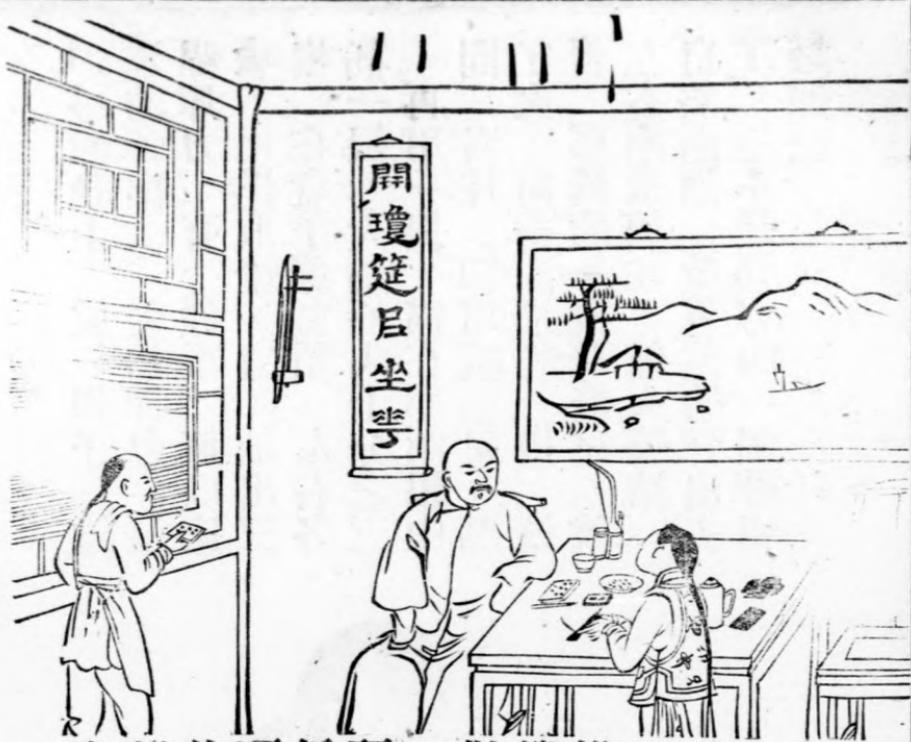




有一格致學生 看格致書
看到論漲力一卷 問老師道
書上說 凡熱的東西 多
有漲力 啓蒙畫報上 也是
這樣講 學生今想出一件事
可以駁倒這一層 就拿了
一雞子兒 放在砂鈞內 盛
滿水 放在爐子上煮 一忽
兒功夫 雞子熟了 那學生
就指問道 這雞子兒 已
經熟了 這樣的熱 何以不
漲破呢 老師點頭道 這也
是你肯用心的好處 不過功
夫還不深 不能參透 這雞
子兒內 大的一頭 必空一段
那漲力就漲在這空處了

老師又說 前講雞子的漲力
話還沒有說完 你再拿一
生雞子來 學生隨手拿到
老師就把那生雞子 放在開
壺內 剛放下去 不多一忽
兒 但聽見壺裏頭一聲響 那
雞子兒破了 學生詫異道
這個理我不明白了 老師說
大凡漲力慢的 不易漲破
漲力快的 立刻漲破 你
昨兒把雞子 放在冷水裏頭
那熱力就慢 慢慢的漲到
空處 所以不破 今日這雞
子兒 是放在開水內 漲力
猛急 所以就從橫裏頭漲破
雖是兩樣 卻是一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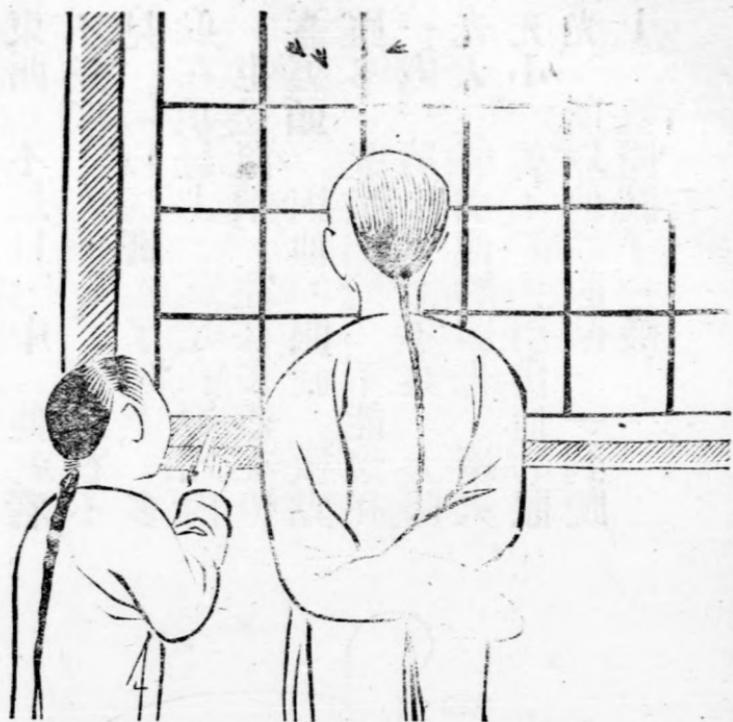
開瓊筵巨坐學

氣力的理 已經講了又講了
 今又想到 一件事情 可
 以證明 氣力相關的理 拿
 一張紙片子 捲成一個空尖
 錐 尖的一頭 越尖越好
 捲成後 用吐沫黏住 不使
 散開 即用兩手的食指中指
 按住紙捲 尖頭向裏 大
 頭向外 使勁向上一翻 那
 紙捲 就同射箭似的 射在
 頂篷上 紙尖射入頂篷內
 約有數分深 一經射中 就
 落不下來 這就是氣助力
 力助氣的妙理

彈弓的弦上 放一彈子 遠
遠的彈出去 名爲彈力 這
個彈力 有一件事 可以比
喻 用洋取燈一盒 抽出三
根 在盒子縫裏頭 左右各
插一根 大約插入十分之三
再用一根 橫在那兩根中
間 嵌住 即用紙拈兒 點
了火 向中間橫的一根 燒
著 那橫的一根取燈兒 被
左右兩根擠住 經火燒枯
自然而然 就遠遠的彈出去
了 這不是彈力的一個確切
證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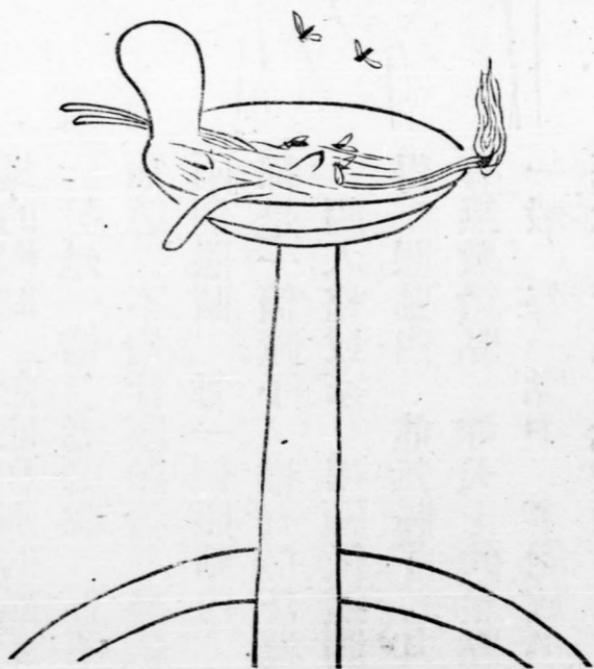


(一 眼 蠅 論)



一學生 偶在紙窗上 看見
一乾蒼蠅 因問老師道 蒼
蠅的眼睛 怎麼和別的蟲子
另是一樣 老師說 你不
知道 不拘什麼動物 都是
兩個眼睛 每一個眼睛內
都是一箇瞳子 惟有這蒼蠅
西人格致家 用顯微鏡測
得 眼睛內 並無瞳子 却
有無數微點 如天上的星點
一般 每一點中 多能放出
亮光 看見日光中的東西
這也是溼生的異種

那學生 又問道 老師說
蒼蠅的眼睛 看見日光中的
東西 不是日光中 他就看
不見麼 老師說 那是看不
見 所以蒼蠅到了晚上 多
躲在頂篷上 就是在燈光內
也是亂飛 往往多落在燈
盞裏頭 因他的眼睛 微點
雖多 是散開的 不能聚在
一處 所以光散不聚 太陽
光大 能引他的眼光 燈火
光小 就不能夠引出他的眼
光 所以他的眼睛 一到晚
上 就同瞎子一般





前講蠅子 到了晚上 就同
瞎眼一樣 你們不知道 他
在白天 也同蠅子一樣 西
人重學家 說蒼蠅都是聾的
無論什麼大小聲音 一概
聽不見 英國學堂 曾有一
學生 不信此說 拿起一面
銅鼓來 對著一堆蠅子 使
勁亂打 那蠅子轟然都飛開
了 他笑道這蠅子 不是聽
見響聲就飛開麼 教習說道
他不是聽見聲音 他在日
光中 眼光極靈 四面都能
看見 你打那銅鼓 鼓槌亂
動 他看見鼓槌的影兒 自
然害怕飛去 與鼓聲何干

西人格致家 考察蒼蠅 知
他渴性最利害 因有渴性
所以最喜歡人汗 這汗的微
粒 人目看不見 蒼蠅眼睛
裏頭 有無數微點 獨能看
出汗粒 可見造物的巧妙
有這微汗粒 就有這蠅眼微
點看得出來 用他解渴 真
是奇極





藍靛頭兒 身長五寸半 兩翅展開 有一尺多長 生在池塘邊上 青草中間 愛喫山中小果子 同那小蟲子等物 喜歡叫喚 聲音清亮 西人常說 禽鳥叫喚 就是說話 是有一定的 並非亂叫 不過禽鳥的話 也分種類 同是一類的 彼此多能明白 不是一類 也就不能明白了 這話也頗有理

錦雞 生在中國 印度國也
 有 從前有人 把這錦雞
 帶到歐羅巴洲 一年一年的
 越孳生越多 所以現在歐
 洲各國 多有這種雞 怎麼
 叫錦雞呢 因為他 腦袋上
 有金毛冠 脖子上的毛
 又同金鱗似的 遠遠的一望
 燦爛如錦 所以名錦雞
 外國人 不叫錦雞 叫金雞
 不通的 總說是因金毛的
 緣故 故名金雞 其實不然
 洋人學中國話 凡音近的
 字 總念不清 錦金二字
 分不出兩個音 故誤為金雞





黃比到勾啊 身長八寸 翅
展一尺三寸半 嘴尖似勾
生在南亞美利加洲 專喫蚊
蠅等蟲 西人說 飛鳥的性
情 各不一樣 有的喜歡喫
山果 有的喜歡喫草種 有
的喜歡喫樹葉 有的喜歡喫
菜蔬 有的喜歡喫魚蛙 有
的喜歡喫小蟲子 各愛各的
不能勉強一點兒 鳥不一
類 食物也不一類

(喜 其 鳥)

喜鵲 從嘴尖到尾巴尖上

共長十七寸 兩翅張開 共

二十三寸 脖子上色黑似絨

前面的翅膀 同肚子底下

都是白毛 他搭起窩來

總是在高樹上 什麼都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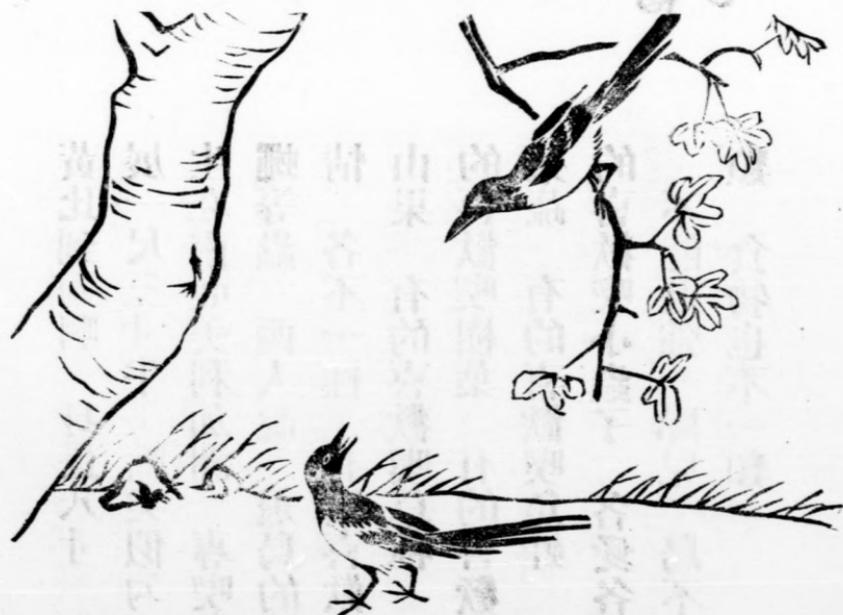
性極馴良 容易教誨 能學

人語一兩句 書上說 鸚鵡

能言 如今方曉得 喜鵲也

能學話 沒人教他 便不會

說了



(鴉 老 子 禿)



禿子老鴉 是老鴉的別種
別處都沒有 惟亞非利加洲
有這樣鳥 亞非利加 也
不是全洲都有 就在那非洲
的西界 有這禿子老鴉 爲
什麼叫禿子老鴉呢 因他的
腦袋上 同脖子上 全沒有
毛 同禿子一樣 所以叫禿
子老鴉 這種鳥 世界上少
得很 非洲的人 見過的也
少 那美洲歐洲亞洲的人
更不能看見了

歐羅巴鷓 身長八寸 翅展

十二寸 生在歐羅巴的南界

亞細亞洲也有 生的蛋

白色 這種鳥 本是八哥的

一類 在飛禽中 算是最靈

的鳥 能明白人的意思 外

國人 最喜歡這種鳥 常見

他們 育鳥會中 這類鳥最

多 美國更愛這鳥 因他的

一洲內 沒有這個鳥 多從

英國帶去 所以名貴的很





食牛鷲 身長 同歐羅巴鷲
一樣 也是八寸 生在亞非
利加洲 別處都沒有 所以
名食牛鷲的緣故 因這個鳥
喜歡喫牛身上的蟲 故名
食牛鷲 應當叫食蟲鷲 他
是喫牛身上蟲 並不是喫
牛 這種名目 都是那不通
的繙譯 硬造出來的 不知
道 牛身上的蟲 叫做蟲
所以糊裏糊塗 就把這個鳥
叫做食牛鷲了

機匠鳥 也是屬鳥類 生在
亞細亞洲 也不是亞細亞全
洲都有 東界 西界 北界
中界 全沒有 就是那南
界的一帶 有這種鳥 爲什
麼叫機匠鳥呢 因他在樹木
上搭窩 用大葉兒縫成 掛
在樹枝兒上 髣髴機匠縫衣
似的 所以名機匠鳥 西人
常說 禽鳥比人還能幹 人
雖聰明 事事多要人教 禽
鳥搭窩 他自來就會 不用
教的





錫嘴 即尋常粗嘴鳥 身長
七寸 嘴極厚極硬 却又極
尖 勁頭兒極大 能喫果子
裏頭的硬核 歐羅巴洲 及
亞美利加洲 都有這種鳥
因他嘴堅硬非常 故名錫嘴
其實嘴硬如鐵 當名鐵嘴
這種名兒 多是洋人翻譯出
來的 洋人學中國口音 錫
鐵二字 分別不清 所以就
叫成錫嘴 一錯之後 永遠
錯了

青麻了兒 公的 名紅麻了
兒 身長 六寸半 生在歐
羅巴洲地方 這鳥的性 不
一樣 有春天來 秋天去的
有老在一個地方 永遠不
去的 叫喚的聲音 清朗可
聽 性又好鬪 如同鷓鴣一
般 這種鳥 嘴都是尖的
因為他是尖嘴 所以就有鬪
心 如果他的嘴是扁的 同
鴨一樣 那就不能鬪了 有
這個形 就有這個性 這句
話 是不錯的



(子 眉 黃)



黃眉子 又名黃浪頭 身長
六寸 生在歐羅巴洲的南
界 他搭窩 多在野地草堆
裏頭 叫喚的聲音 好聽的
很 這一類的鳥 長得又好
看 叫得又好聽 身子不長
不短 形狀不瘦不肥 周身
的毛 多是黃色 落在樹枝
上 在太陽光裏頭 左右顧
盼 真是好看 天生這種鳥
令人耳目喜悅

阿藍兒 身長七寸 亞細亞
 洲 歐羅巴洲 亞非利加洲
 亞美利加洲 澳大利亞洲
 都有這種鳥 叫喚也極好
 聽 各國雖都有 獨法蘭西
 最多 他們獵戶 每到秋天
 出去打獵 總是幾千幾百
 的負載而歸 別國雖有 不
 能像法國這樣多 他脖子底
 下 一直到肚子底下 有無
 數花點 一排一排的 也頗
 好看

鳥





尖嘴的鳥 另有一種 名海
角過立 生在亞非利加洲
及印度國 這種鳥 不善飛
也不善走 就會爬 爬的
極快 常在果子樹上蹲著
一天到晚 也不喫什沒 就
喫果子 禽鳥的能耐 只有
一樣 會飛 就不會跑 會
跑 就不會飛 不會飛 又
不會跑 不就是廢物麼 他
却會爬 真是造物的奇妙
不然 必至餓死了

善爬的鳥 有一種鸚鵡類
鸚鵡類中 又有一種 名藍
金馬高 這藍金馬高 是鸚
鵡類中最大的 也是鸚鵡類
中最美的 從頭至尾 都是
藍色 從脖子到肚子底下
又都是黃色 所以名藍金馬
高 黃藍相襯 頗為好看
身尾共長四尺 叫喚的聲音
又響又粗 不很好聽 也
是鸚鵡的別種 這種鸚鵡
教他學話 頗不容易





鸚鵡類中 又有一種 名相
思鳥 也名小鸚鵡 身長五
寸 是鸚鵡中最小的 生在
亞非利加洲的南界 及大洋
海島中 南亞美利加洲 也
有這箇鳥 其色不一 各不
相同 形狀也頗好看 性也
依依戀人 還有一件奇怪的
事情 這小鸚鵡 總是一對
一對的居住 如果死了一個
那一個 也必定就死 這真
是義鳥也

尋常布穀 身長 一尺四寸
生在歐羅巴洲 愛喫小蟲
子 他有一樣最奇怪的事情
自己不搭窩 生蛋的時候
生在家雀的窩裏頭 全仗
家雀代他伏雛 他也時時來
看 你說奇不奇 自己不會
搭窩 就有家雀替他伏雛
譬如家雀不替他伏雛 也不
許他在窩内生蛋 那布穀還
能有種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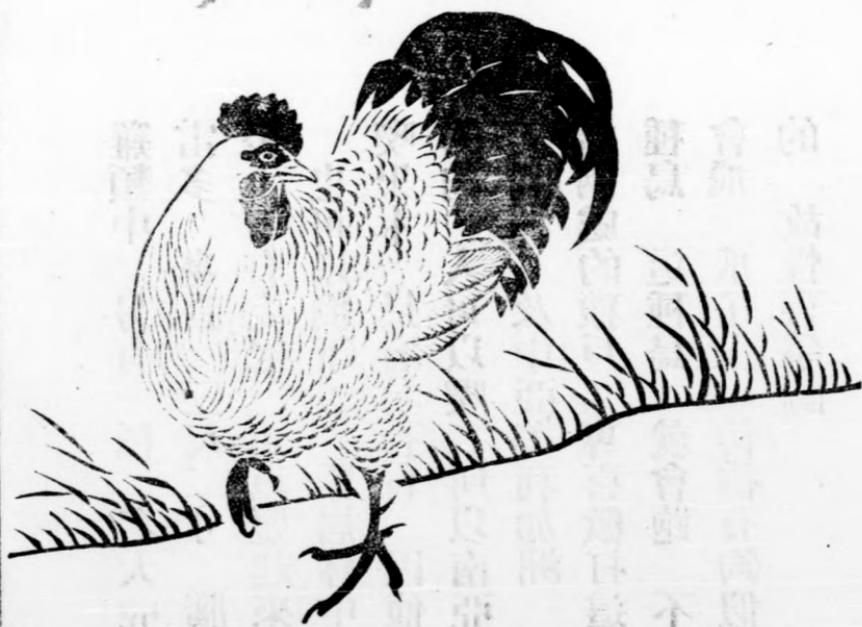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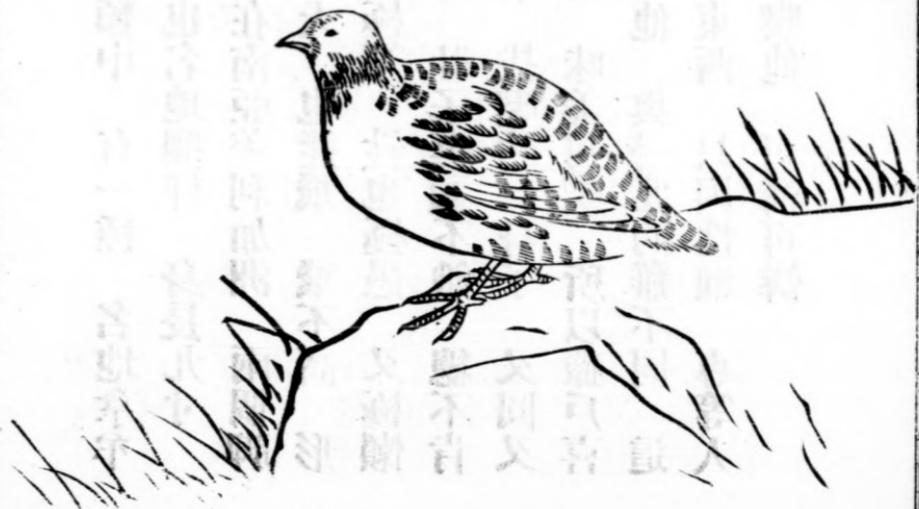
(大亞雷多)



雞類中 另有一種 名大亞
雷多 身長 三尺二寸 腦
袋上 有毛冠 可以豎起來
也可以倒下去 常居林中
喫果木 最容易養育 因他
的肉 人可以喫 所以南亞
美利洲 及中亞美利加洲
這兩處的獵戶 專喜歡打這
種鳥 這種鳥 就會跑 不
會飛 爪子上 彷彿有鉤似
的 故性喜爭鬪

板計瓦公雞 原來就生在夏
娃島 及蘇門答臘島 樹林
裏頭 現在各處都有了 人
家的家雞 就是這一類 孳
生出來的 腦袋上 有肉冠
嘴同脖子底下 有兩片肉垂
下 公的 爪子上有鈎
母的 生蛋 伏雞 不拘時
候 所以世界上 這種雞最
多 他的肉 最鮮美 就是
那魚翅 也須用雞湯煮 不
然 沒有鮮味





石鷄 身長一尺二寸 翅展
二尺 生在歐羅巴洲的 中
央地方 他搭起窩來 多在
田裏頭 喜歡羣居 每一個
窩裏頭 公的 母的 大的
小的 擠在一塊兒 就同
一家人兒似的 這種鳥 胆
子極小 心却極細 時時刻
刻 防人害他 所以捉他很
難 他的肉味極美 西人請
客 席面上 多用這石鷄湯

雞類中 有一種 名地拿拿

也名地欄杆 身長九寸

生在南亞美利加洲 兩個腳

極大 也能飛 飛不高 形

狀極笨 性也極愚 又極懶

惰 肚子裏頭不餓 總不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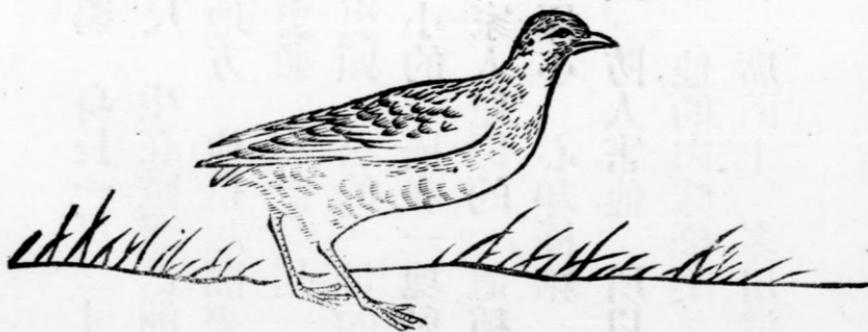
去找喫的 身子 又圓又

肥 味美可喫 所以獵戶喜

捉他 與尋常的雞不同 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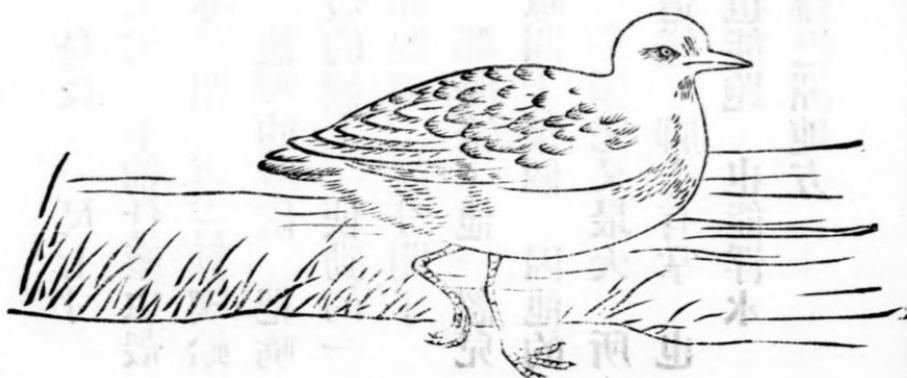
種東西 只因性懶 專等人

來喫他 可憐可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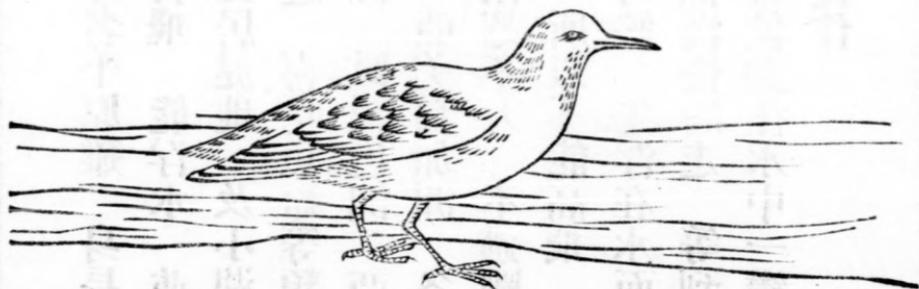


捉蠣鳥 身長 一尺七寸
嘴又長又尖 不拘什麼虫殼
他一啄就開 專喜歡喫蛤
蠣的肉 他喫的時候 把嘴
在蛤蠣殼的縫上 使勁的一
下子 那個殼 就分開了
說時慢 那時快 他一忽兒
能連啄開十幾個 因他的
嘴極硬 勁頭兒又最大 所
以能殼這樣 脚上有掌 也
能飛 也能跑 也能浮水
生在歐羅巴洲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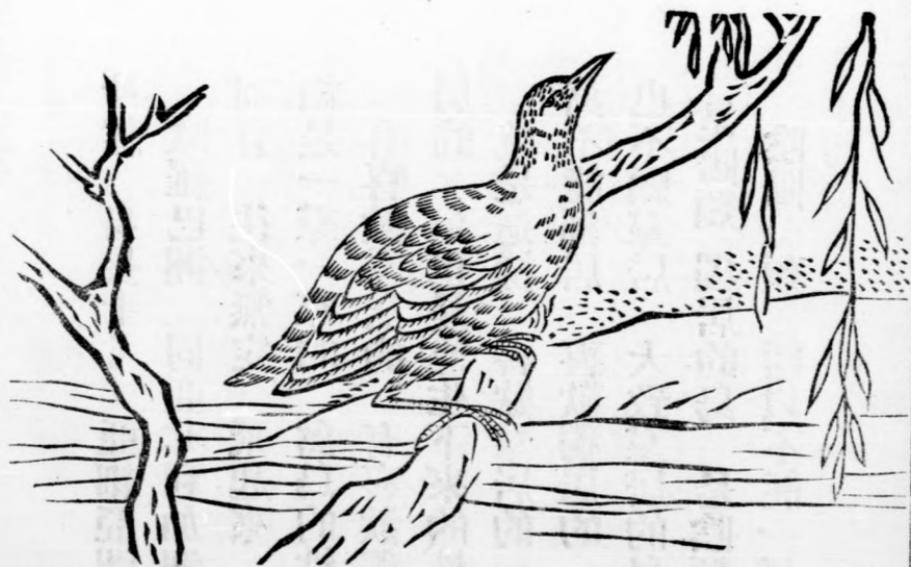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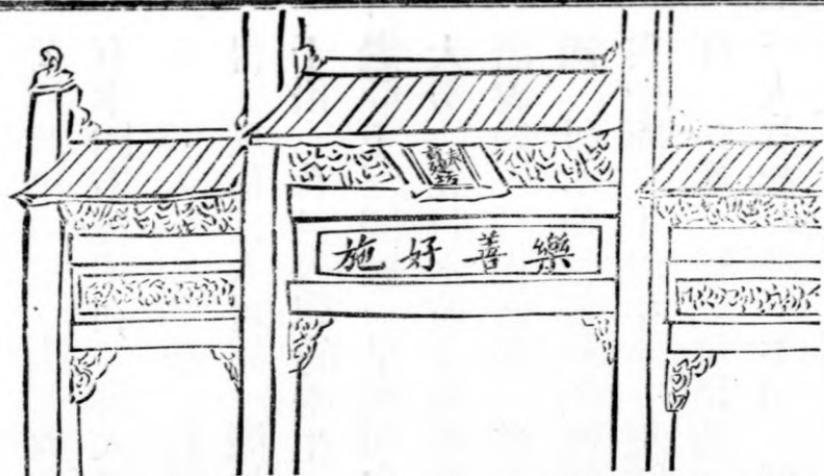
窪子 又名必危 身長約一尺四寸 兩隻腿 長而細 腦袋上頭 有硬毛豎起 極其好看 居無定處 大約總在歐洲中央地方 他的名字 爲什麼叫窪子呢 因他居住處 多是窪濕地方 那窪濕的地方 生的水蟲子 同蝸牛等類 他都愛吃 大概鳥的性情 在山上的 愛吃山上的東西 在樹上的 愛吃樹上的東西 在濕地的 愛吃濕地上的東西 各從其類 可悟生物自然之理



沙鷺 身長七寸 亞細亞洲
 歐羅巴洲 同亞非利加洲
 都有 往來無定 飛起來
 總是一羣一羣的 禽鳥的性
 有喜歡羣居的 有喜歡獨
 居的 這也是他生下來的性
 就是這樣 喜歡羣居的
 萬不能獨居 喜歡獨居的
 也不願羣居 大致羣居的鳥
 是陽類 獨居的鳥 是陰類
 陰陽分類 所以不能一樣

水雞 亦名平原雞 身長一尺 不善飛 能浮水 並能入水 愛居濕地 及小湖小河的旁邊 喜吃魚蛤等類 亞細亞洲 歐羅巴洲 亞非利加洲 亞美利加洲 各處都有 兩翅不大 不過剛蓋過身子 所以不能高飛 他捉魚的時候 先浮在水面上 跟著魚慢慢的走 等到魚略停 就使勁往水中一鑽 把魚捉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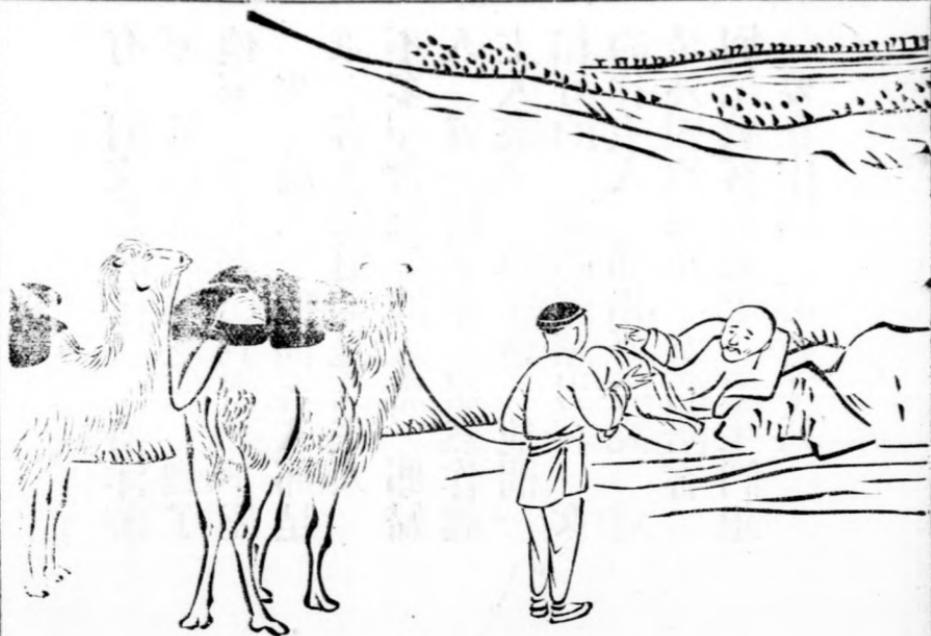




北洋官報十四册 有一段新聞 作畫報的
讀罷 不禁大快 忽又大哭 題目是捐助
學費 一位大城縣文童王星煥 因本縣學
堂經費艱難 捐銀一千兩 一位阜城縣文
生高靖遠 承祖父的命 把三十年教讀積
的束脩 置地百畝 值銀千兩 捐入學堂
變價充公 均經學台陸 制台袁會同出
奏 請○○旨建坊了 從此北方風氣日開
必有深明大義 熱心愛國的君子 聞風
興起 漸推漸廣 這樣美舉 豈不大快
爲甚麼又要哭呢 創畫報的本意 原想銷
路暢旺 就款建學 全仗開化的人提倡
萬萬不能見速效的 空存此願 不知何日
得償 若再遇些阻隔 更覺艱苦難忍了
豈不可哭 豈不可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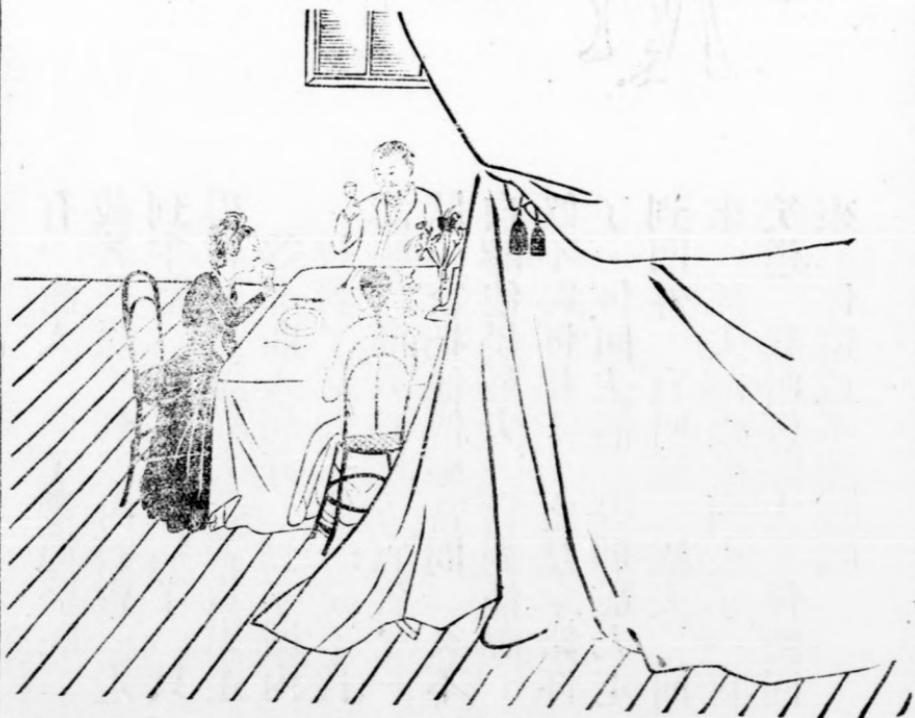
韓國政事敗壞 斷難收拾了 所
有本國南境權利 都入了俄人掌
中 韓人如醉如夢 自己並不覺
得 反信俄人可靠 深怕日本來
干預 看過畫報的學生 若再講
過亞東三國圖 早都明白這東海
大勢 在日本並非有愛於韓 古
語說的 唇亡齒寒 俄若佔了韓
國 日本便無安枕的時候了 韓
與中國 土地相連 更當怎樣好
呢 仿佛三隻鼎足是的 中日韓
三人扛起 缺一不可 韓已無望
了 中國趕緊自強方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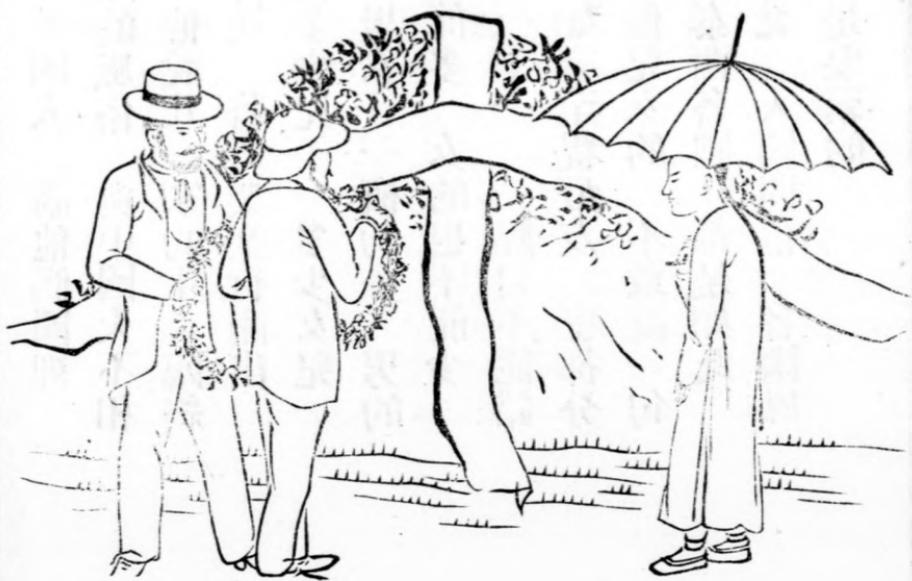




有一商人 僱了幾箇駱駝
載著些煤 到城內販賣 走
到半路 商人忽然病了 只
得暫歇 讓駝夫帶著貨先走
等那商人病好 到了城內
找著了駝夫 他一定不肯
認帳 商人到地方官告了一
狀 官把他傳來審問 又不
自認他是駝夫 官對他說
既不與你相干 定是拿錯你
了 你回去罷 等那駝夫走
到門外 官叫道 駝夫 回
來 駝夫趕緊就回來了 官
笑道 我叫你駝夫 你便回
來 你還敢不認帳嗎

有一同文館的學生 出洋游
歷 外國人請他吃飯 到了
他家 客人都已到齊 下座
坐一婦人 他問客人那是
誰 客人說這即是女主人
不多一會兒 即入席 那婦
人 就一同坐下 居然作起
主人來了 散席後 他問一
相好的 說怎麼請男客 女
的作主人 那相好的說 這
是外國的規矩 女的陪客
倒是敬客的意思 學生們想
要在中國 必行不通





天津有一姓張的 從英國回來 講一件事 也是學生們應當知道的 他有一天 看見幾個英國人 拿了多少花 因問街上行走的人 這是幹甚麼 答道 他們去上墳 那個姓張的 就趕緊跟去 到了墳地上 看見他們 各人拿手中的花 一枝一枝的 恭恭敬敬 都插在墳上 等了一會 一塊兒都回去了 學生們看這段事 外國人上墳敬祖先 同中國人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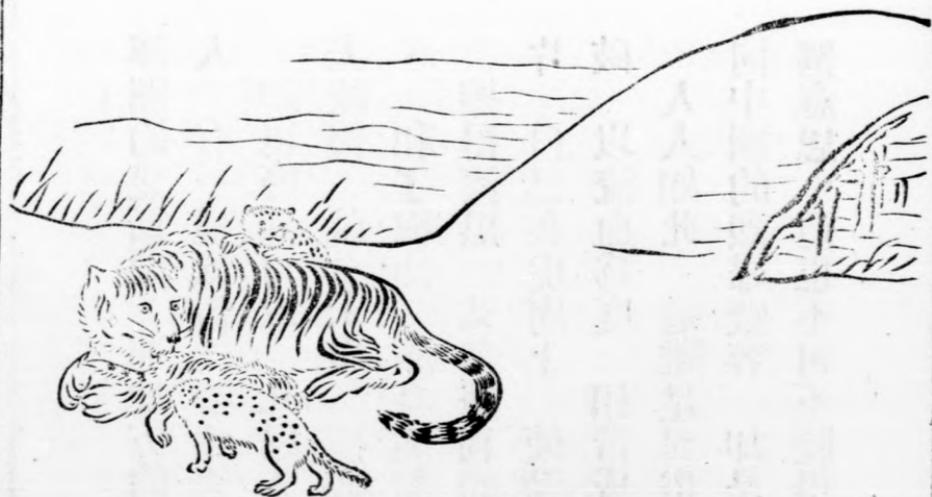
有一外國人 講他們國裡
分家的風俗 與中國大不相
同 他說凡一家的主 臨終
的時候 將產業全行開出
不拘多少兒子 多少女兒
不分男女 一概均分 男的
也不能多 女的也不能少
三三三十一 一點兒不能錯
的 如有至親好友 也都分
產 做兒女的 不敢說一句
話 泰西各國 都是如此
書上說 入國問俗 各國風
俗 是要緊的





澳洲的昆斯蘭 那地方的土人 有一種風俗 雖然兇猛 却也節烈可取 凡婦人本夫故後 就拿木炭 搗成末子 和了樹油 滿身滿臉的 擦得漆黑 又拿鋒利的石片 自己在皮膚上 使勁割破 以流血爲度 相習成風 人人如此 這雖是異俗 同中國的烈婦毀容 却是一個意思 這也不可不曉得

有一件事 頗能開發人心思 今
說給學生們聽 一隻老虎 生了
一個小虎 兩個小豹 大老虎一
走開 那小虎 就要喫小豹 大
老虎因此 一會兒也不敢離開
有一天 要過河 大老虎沒有主
意了 想要把小豹 先銜一隻過
去 恐怕那隻小豹 要被小虎喫
若把小虎先銜過去 回頭再銜
一隻豹過去 再回來銜第二隻豹
那邊的一隻豹 又恐怕要被小
虎喫 想來想去 總要被小虎喫
去一隻豹 聰明的學生 先想想
罷 有什麼妙法 請看下段的畫報





前段的虎豹問題 聰明的學生 想必已有想出來的了 如有想不出來的 請看這段 有一巧法 把小老虎 先銜過橋去 再把一小豹 銜過去 又把小老虎帶回來 再把這邊第二隻小豹 銜過去 這樣說來 河那邊是兩隻豹 河這邊是一隻小老虎 大老虎再回來 銜了小老虎 一同去 那就得了 這個巧處 就是把小老虎 銜一回 送去又帶回來 凡遇為難事 總要用心思

前所講虎豹渡河法 頗能開發學生們的心思 今再說一件事 畫圖作說 給學生們看看 有一隻大老虎 項下掛著一顆大圓珠子 今要想取下他那顆珠子 有什麼法兒 正在講的時候 有一小學堂的學生 在旁聽見 說那容易 拿起洋鎗來 一鎗打死他 那珠子就到手了 衆人大笑 說那還消說得麼 這樣說來 前兒講的大老虎銜小老虎 那大老虎只要把小老虎 一口咬死 那也就沒有事了 聰明的學生 再想想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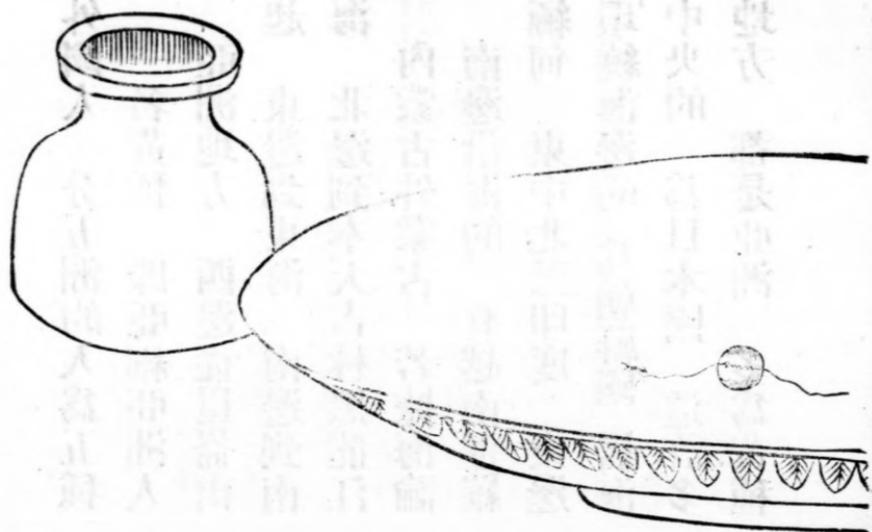




前段記的 取老虎項下挂的珠子
學生們 想出法兒來沒有 凡
事都有個理 只要把這個理參透
天下事 沒有難得倒我的了
這老虎頸下 挂的珠子 不是他
生下來 就有的 總是人挂在上
頭的 這個人 他既然能挂上
必定能解下來 這樣說來 老虎
項下的珠子 就叫那挂的人 去
取下來就得了 正說在這裏 那
箇小學生又來 因昨兒被大夥兒
笑他 所以他又來聽聽 看究竟
是怎麼一回事 他一聽這段話
又哈哈大笑道 常言說 解鈴還
是繫鈴人 我昨兒忘記這句話了

因記解珠的事 又想起一件事來 從前古時候 有一外國人 獻來一顆九曲明珠 怎麼叫九曲明珠呢 那顆珠子 中間的窟窿 不是直通 是曲曲折折的 共計九曲 真是奇怪 學生們想 這個九曲珠 如要把綫穿過去 用什麼法兒 前幾段 連講 銜虎解珠的事 想學生們 心花已開了 這九曲珠 究竟怎麼穿法呢 學生靜著心 細細的想想看





穿九曲珠的法兒 學生們想
得出麼 珠子的眼兒 小得
很 要用綫穿過去 只有一
法 找一小螞蟻 拿一根極
細的絨絲 拴在螞蟻腿上
把珠子眼兒的前頭 摩點兒
香油 引那螞蟻 在眼兒的
後頭進去 螞蟻在眼兒內
聞著香油 他自然一路曲曲
折折的 尋過去 等到尋著
鑽出來 那腿上的絲 也
出來了 就穿過來了 那珠
子是透亮的 所以螞蟻在裏
頭走 並不知是眼兒

外國人 分五洲的人爲五種
一名黃種 即亞細亞洲人
亞洲地方 西邊從崑崙山
起 東邊到東海 南邊到南
海 北邊到奉天吉林黑龍江
內蒙古外蒙古 若據海論
南邊沿海的 有越南暹羅
緬甸 東中北三印度 東邊
環繞海邊的 爲朝鮮國 居海
中央的 爲日本國 這許多
地方 都是亞洲 多爲黃種





五種人內 有一種皮膚白的
名白種 即歐羅巴洲人
又名高加索人 雖同是一
種 却又分數類 如俄羅斯
國 是斯拉夫種 英吉利
德意志 奧大利 荷蘭等國
是日耳曼種 法蘭西 義
大利 西班牙 比利時 是
羅馬種 種雖不一樣 却同
是白色 這洲人 心計最巧
機器同火器 都是這白種
人興出來的

黃種白種外 又有一種 名
櫻色種人 因這種人 皮膚
的顏色 沒有東西可比 惟
有櫻的顏色 同他一樣 所
以名櫻色種人 這是中國話
如外國人說起來 叫作馬
來人 或又叫作巫來由人
這種人 是那一個的人呢
就是印度國 印度國有五個
這是那一個印度國呢 是
西南兩印度 這櫻色種人
沒有白種的聰明 所以受白
種人壓制





五大洲中 又有一種黑人
生在亞非利加洲 形狀極其
難看 更沒有歐洲人聰明 因
亞非利加洲 本來是箇荒地
後來各國設法開闢 人丁
滋生 日多一日 西北有一
地方 名塞拉勒阿內 是英
國人開闢的 南面又有一地
方 名亦尼 是美國人開闢
的 大約北界多是回番 南
界盡是黑番 從前各國多買
來作奴 所以稱黑奴

黃種白種 櫻色種黑種 這
四種人 多在地球的東半球
那西半球 還有一種人
名紅種 即亞美利加洲人
美洲分南北二洲 如葫蘆形
前已講過 今講這二洲的
人 大概紅色的 多是土人
那從英國搬到美洲的 雖
在美洲 仍是白種 因這美
洲 本來是英人佔據 後來
到乾隆四十年 有一箇英雄
名華盛頓 不服英國管束
即據美洲 名爲合衆國
就是現在的美國了





有人從埃及國來 說曾見他
們國裏頭 有一古刻 筆劃
彎曲 字形長方 簡直的
同中國的大篆一樣 這樣說
來 外國同中國 古時候就
通了 中國的學問 中國的
教化 三代的時候 早已傳
到外國了 西漢甘英通西海
東漢蔡愔秦景 到天竺國
去 摩騰等從東方來 法顯
等到西方去 那都是後來的
事了

有一姓吳的 一向在南亞美
利加洲 作買賣 有一天
同幾個美國人 在野外溜蕩
看見一座古碑 一人指給
吳姓道 這個古碑 還是你
們中國人刻的 你們中國人
早已到我們國裡來過 姓
吳的回國 告訴他的朋友聽
他的朋友 有一個同報館
裏認得的 一天來買報 告
訴報館裏頭的人聽 作報的
聽見了 就把這件事 記在
報上 告訴學生們聽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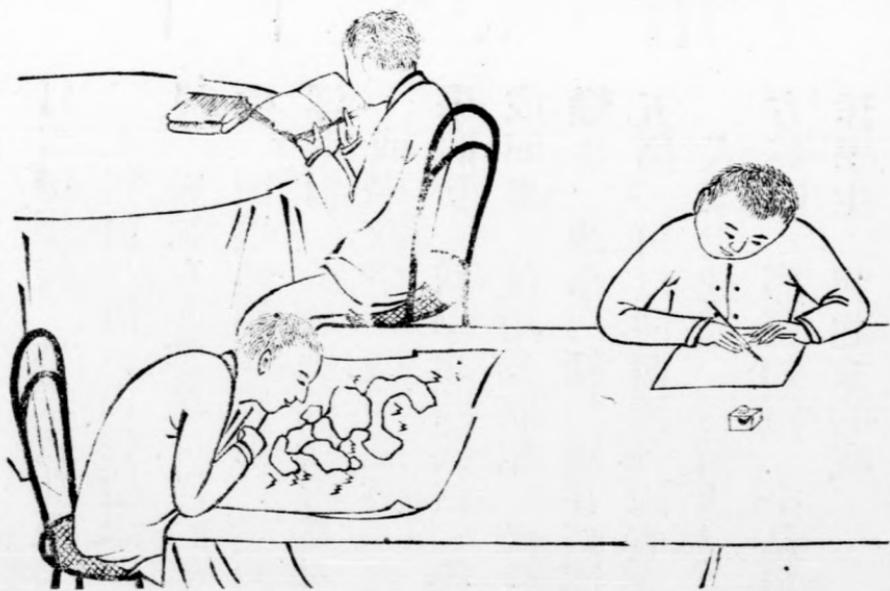




日本伊藤侯 是維新功臣

二十年前 他同山縣榎本陸
奧 幾個人 都是出洋的學
生 因恨他們的國小 被西
洋欺侮 分赴德國法國英國
或學政事 或學工藝 或
學商務 或學水陸兵法 學
成回來 就用爲將相 認真
變法 政事一新 現在憑據
五島 可以同西洋各國並立
人家說起來 竟稱他是東
方英國 那裏知道 全是出
洋學生 興起來的呢

外國學堂 都有一定的章程
每日必先念經書 是宗教
的意思 小學堂先學蠟丁文
是尊古的意思 如學地輿
必先熟本國地圖 再看全
球輿圖 是循序的意思 歐
洲的學堂 是這樣 美洲的
學堂 也是這樣 大國是這
樣 小國也是這樣 這是普
通的章程 中國人學洋文
往往丟去中文 專學洋文
洋文雖精 中文不通 所說
宗教尊古 及循序的意思
全不對了





有一美國人 到中國來 說
他們國內的議院 公舉議員
的積弊 在下的 總存私見
在上的 總是袒護 有時
因舉一議員 賄賂公行 大
約多出在富商 百姓多受他
的恩惠 所以大夥兒公舉
千口同聲 等到議的時候
上議院如有不准 他必力諍
諍到第三次 那就不能不
准了 議員有錢的居多 不
拘什麼事 都能承辦 所以
上議院 也就准他 等到事
情辦成 往往與百姓有礙
中國人但說議院好 亦不可
不知這弊

一少年人 有事出外 臨行之時
有一百塊錢 託一老年人收存
回來問那老人 老人不肯認帳
少年就同他打官司 傳到老人
官問那少年道 你二人交錢時
候 是甚麼地方 少年答道 在
一樹下 官向衙役說道 同着少
年去把樹帶來作證 少年去後
官問老人 你想他們走到樹那裏
沒有 老人答道 還沒有呢 官
喝道 你說他沒交你銀錢 如何
知道樹的遠近 那少年回來 說
樹不肯來 官笑道 老人已經招
認了



黑

奴

傳

首回
鑿黑奴
傷心論
時事
演白話
苦口勸
瘕人



黑奴傳
首回圖

第一回
解爾培設法償債
意里賽聞變驚心



第一回圖



黑奴傳演義首回

鑒黑奴傷心論時事

演白話苦口勸癡人

話說地圓如珠

分爲五洲

五大洲中

又分萬國

地廣人多

種類

不齊

有聰明的

有愚賤的

雖說是同爲人類 要是以強欺弱起來

那可就不講人理了

這個勢力 亘古如此

民強的國便強 民弱的國便弱

以強欺弱

他們反視爲當然的道理

民非生來就會強

有學問

有才具

一種精明強幹的氣象

自然能壓倒羣倫

民亦非

生來便是弱

無學問

無才具

一種軟弱無能的形狀

自然就甘居

人下了

現在中國情形

還能算不弱嗎

雖然如此 極弱的時候

正是極強的根由

但恐怕民智難開

不知感發愛國的思想

輕舉妄

動 糊塗一世

可又從那裏強起呢

作報的因發了一個志願

要想個

法子 把大清國的傻百姓

人人喚醒

想了許多主意

總覺著行不通

就此干休

心中又忍不住

有一天在火輪車上

看見棕色種的印

度人

手持木棒

敲打愚民

因歎道

從前黑人受白人的凌虐（熱

道地方

多黑種人

歐羅巴洲多白種人）

亦不過如此

印度已是無

國的民

到了中國

居然揚眉吐氣

我們轉不如他

豈不可憤

豈

不可羞 子細思量 他也可憐 自被英人滅國之後 覺著世界以上
沒有再比他苦的了 不料堂堂大國 更有這些糊塗人 弄的民貧
國弱 沒有一人發憤自強的 相形之下 印度人倒高了一等 這且
不提 再往下想 萬一我們真走到黑奴地步 遇見了白種人 更不
知要怎樣受氣呢 因此之上 就把黑奴的故事 兜上心來 照著黑
奴顛天錄 平鋪直叙 演成白話 想喚醒我們四萬萬的黃種 (亞
細亞洲東北多是黃種 中國四萬萬人極弱) 請大家驚心動魄的聽聽
不過要人人感動熱心 刻苦自立 不甘受人欺壓 可不是要你們
殺洋仇教 替國家惹禍哩 胡鬧的人 斷不是愛國良民 既怕爲奴
當先明理 要想明理 自然就得識字讀書了 識字讀書這件事
談何容易呢 只好用些淺近白話 照著原書 演說一遍 這黑奴顛
天錄 本是外洋小說 經仁和魏先生翻譯 閩縣林先生筆記 書中
敘事 極是得神 可惜文義略高 只能給那通文墨的讀讀 識字不
多 合那文理淺近的人 可就看不懂了 我們把他演成白話 附在
報後 請學生們 到處傳說 照著原文 高聲念念 連那不識字的
亦可以教他知道知道 黑奴被人欺壓 不過是不能自強 不能自

立 所以落到這步田地 我願人人聽了這書 時常把將要爲奴的念頭 放在心裏 長長志氣 想法子刻苦立業 忍上幾年的工夫 把這眼面前的字兒 總要認識幾個 好看看新書新報 多知多懂 將來各地方有了學堂 萬不可誤當教堂看待 有兒孫的 早早叫他們入學纔好 非如此不能明白 再不明白 一定是要爲奴的了 請看當過拳匪的人 糊塗到底的 早已沒了性命 就是那伶俐取巧的 躲過一時 一副無羞無恥的面孔 見了洋人 比見了父兄還恭敬 那種情形 實在難受 只算是奴中敗類 還夠不上被壓爲奴的地步哩 請大家慢慢的往下聽去 聽到難受的時候 要哭只管哭 要罵只管罵 不哭不罵 麻木不仁 那便是天生的奴料 我們黃種人都是古聖賢的子孫 誰無血性 豈有甘心被人欺壓的理 說明大意 言歸正傳 看到下回 便知黑奴的苦處了

第一回

解爾培設法償債 意里賽聞變驚心

話說美國經脫溝的地方 向來有販買黑奴的風俗 伶利的價值貴 蠢笨的價值就賤 在買奴的眼裏 看著這黑奴 就如同貨物一般 並沒拿人理相待 那黑奴的苦楚 可就一言說不盡了 我如今把這 段事演說出來 請大家聽聽 我就從有兩個人飲酒說起 這兩個人 的性情 可是不同 相貌也不一樣 一個人 生得面目醜陋 更帶 著凶惡的模樣 名叫海留 衣服穿得華美 手上戴著鑽石金戒指 身上佩著一個金表 像是財主的樣子 說出話來 可是俗鄙不堪 一個人 生得相貌文雅 家裏也似小康 名叫解爾培 這一日海留到 解爾培家裏來 兩個人相對飲酒閒談 身邊也沒有伺候的童僕 解 爾培向海留說道 我看如今天下作賣買的人 大半都是不存好心 他們要像我這樣存心 可就好了 海留道 我生平 作事存心 萬 不如你 一面說 一面斟酒 斟滿一大杯酒 拿來自飲 舉趾言談 仿佛看不起解爾培似的 原來解爾培 欠海留的錢財 如今要想個 法子 還他的錢 手中一時缺乏 又沒有法子可想 因對着海留說

道 我有一個奴 名叫湯姆 我的意思 要將此奴押給你 將來有錢必贖 但是此奴性情誠實 辦事很如人意 這樣佳奴 如今既然給你 就應當多作些價 海留道 我的意思 是向你索錢 你既無錢 拿奴抵債 亦無不可 我看天下的奴 好的甚少 你的話 恐怕有些不實 說罷 又喝了一杯酒 解爾培道 此奴事我多年 凡我的財產 無不盡心的經營 絕非尋常奴可比 海留低頭不語 歇了一晌 說道 當奴的沒有好的 你說有好的 在我意中 總不相信 解爾培百般替他分辯 海留要用別話岔開 好勒扣他的價錢 連忙說道 我從前買一貧家奴 後來轉賣出去 只賺了六百塊錢 我販奴爲業 待奴沒有刻薄的地方 今湯姆既是這樣的好 自應多給你價 但是近來生意不佳 不能多出錢 怎麼好呢 說罷不住的歎氣 在解爾培明知他要勒價 却也不能不答應 因向他說道 我心裏甚是戀此奴 你要能多捨些錢 這件事就辦成了 海留道 你能饒我一個小奴 不論男女 我便依你辦事 解爾培一聽此話 氣的了不得 咬著牙道 可恨可恨 我要不是因爲欠債 怎麼忍心的貨奴 又怎麼忍得貨一奴 再饒上一個小奴 話剛說到這裏 只聽

得一聲門響，忽然進來一個小孩子，約有四五歲的光景，垂着短髮，一笑臉上起雙渦，兩眼明亮，神氣滿足，又聰明，又秀氣，他猛然的看見海留，很有點害怕的意思。海留見這箇孩子，心下卻十分喜歡，自忖道：像這樣可愛小孩，要是弄道我手，必可發一注財了。解爾培叫這孩子跳耍了一回，身子很靈便，主客二人看的極樂。就把桌上的果餅，給他些箇。海留忽然的站起身來，拍著解爾培的肩膀說道：你肯把這箇孩子給我嗎？話沒說完，有一箇年青的婦人，闖進屋來，這箇孩子一見，就撲到那婦人懷裏去。當那婦人進來的時候，海留的兩隻眼睛，只是不住的在他身上打量，就像買賣家看得好貨一樣。解爾培問那婦人道：你到這裏有事嗎？那婦人手指小孩答道：我來看他。小孩就把剛纔所得的果餅，給這婦人看。解爾培道：你領著孩子去罷。婦領小孩，應聲而去。看官你道那婦人與孩子是誰？就是解爾培家的女奴，名叫意里賽。那孩子是他的兒子，名叫小海雷。意里賽只有這一個兒子，又是這樣的聰明伶俐。愛如掌上珍珠，那海留雖然看著眼熱，你想想意里賽，就肯把一個親生的孩子，叫他活活的算計去嗎？所以意里賽，後來因為這孩子

受了許多的罪孽。這是後話。暫且不提。且說海留看見小海雷這樣可人。真是如獲至寶。想要把他弄過來。一則怕解爾培不肯答應。再則又怕意里賽不肯撒手。左思右想。就漫漫的想出一個主意來。心裏想著。解爾培既欠我的錢。逼急了。他。不患不成。拿猛力威嚇他。若再不依。更用苦口央求。千方百計的開導。這件事還有不成的嗎。想罷。就對著解爾培說道。你有這等的美奴。要是賣在南省去。必能得些厚利。我看奴看的多了。相貌遠不如你這奴的。還不少賺錢。何況這樣好呢。解爾培道。我不指望從奴身上發財。海留道。你要把這小奴抵給我。我肯多作價。不知你意下如何。解爾培道。我決不賣給你。不但我不肯賣給你。我的妻從前也曾說過這話。他說有人把金子堆成奴那麼高。我也不肯賣奴。海留道。婦人家那裏懂得買賣場中的道理。你可對他說。要賣了此奴。就可以買金表。打首飾。婦人家眼皮最淺。聽見這話。沒有不願意的。解爾培道。任憑你多少金銀。也是不中用的。海留見他的話。總沒有活動的意思。忽然的翻了臉。大聲說道。我一定把你這小奴奪去。解爾培亦怒道。天下有這等蠻不講理。強奪人奴的嗎。海留見他的口氣。

更硬 估量著他的蠻武 也用不上 就把那蠻武收起來 用話漫漫的勸解道 我從遠方來 過了千山萬水 纔來到你家 因為我的朋友 想買一個小童 我見你這小奴很好 必能如他的意 我急著要買 所以說話猛撞 你休見怪 解爾培道 我萬不能奪人家掌上珠 從中取利 海留道 婦人的情性 向來狡詐 是我所最恨的 所以要取人家的孩子 總得把他母親 遠遠的調開 方能下手 等他知道的的時候 他的兒子 已竟去遠了 他要是想兒子傷心 可以拿些好東西來安慰他 他那想兒子的心 就可以漫漫的忘了 解爾培不語 海留又道 黑奴的心 與白種人兩樣 黑奴是凡事過去就忘 決沒有戀戀不舍的思想 人常說販奴的人沒良心 我自揣我的良心 還沒喪 因為我販奴與別人不同 人家販賣小奴 好像惡鷹抓鳥一般 不論他母親難受的怎麼樣 他但能殼得一個活產業 他就不管別的了 我嘗聽人說 有一婦人 因為賣兒子時候 他的兒子猛然放聲一哭 把他哭的心裏難受起來 他便同他兒子 一齊到買主家去 買主見他兩人 總是這樣難割難舍的 實在可恨 就把這婦人逐出 把這孩子鎖在屋裏 這孩子與他母親生離 直哭了一夜 把

腸子哭斷可就死了。買主白傷耗一千塊錢。我狠說這買主不會打算

我時常以此爲戒。決不敢用蠻刑待奴。所以常得厚利。解爾培仍

是不語。海留又道。我販奴數百回。因爲我的法子妙。所以未曾傷

耗錢。從前我同伴的人。待奴最狠。我常告訴他說。小孩子離了母

親。沒有不哭的。可以不必打他。他受了許多毒打。於你有甚麼好

處呢。就說那婦人哭兒子。那也是天性所使。你拿勢力來制伏他。

他心裏鬱悶不舒。必定性命難保。你要能寬容他些。叫他少發點愁

那臉上顏色不枯乾。也可以多賣些個錢。我這樣的勸他。他總不

聽。所以他的奴。叫他懲治死了許多。我怕傷耗本錢。不敢同他合

夥作買賣。我這樣好心。人還常說我不好。我實在不服。解爾培冷笑

道。你說這話。你自以爲好嗎。海留道。那是不錯的。凡我買人家

孩子。必不叫他母親見面。他母親不至於想兒子想死。這就是我的

功德了。解爾培道。要照你這樣說。我待奴反倒不如你了。海留道

依我想來。實是不如。你們經脫溝的人。待奴太寬。在你們家懶

慣了。賣到新主手裏。凡事都不會作。未免的就要受打。莫如趁著

沒賣的時候。先叫他吃些苦。把他調理好了。以後到了別人家再受

苦 那就習慣成自然了 你想這法子不好嗎 我自信我的天良還好
所以我勸你照我這樣辦 再沒有不是的道理 海留一嘴兩舌 翻
來覆去 他總有理 真是老奸巨滑 解爾培聽他那話 接口道 不
必不必 還是我幹我的 你幹你的罷 說到這裏 兩個人話不投機
也就沒有話了 歇了一晌 海留問道 你的意思 到底怎麼樣
我是決意要買這小奴 解爾培欠債理短 無話可爭 沒精打彩的答
道 容我慢慢的同我妻商量 你先不要聲張 我們家裏人嘴多 倘
或有點風聲 到了我妻的耳邊 那就難辦了 海留答道 我的性子
最急 不能久候 你要早些辦纔好 解爾培約他夜間再來 聽一准
信 列位請看 拿著解爾培這樣慈善人 逼到無路可走 亦只好入
了他的圈套 俗語說的 沒錢逼倒英雄漢 真是一樁大不平的事呵
兩箇人商量妥當 海留便起身去了 海留去後 解爾培越想越有
氣 自己思念著道 這箇人凶惡無禮 我恨不能踢他兩腳 纔解我
的恨 因為我欠他錢 逼著我拿奴作抵 就公然的這樣欺壓我 可
見欠人家錢 最是人生第一苦事 並且這個小海雷 是我妻最憐愛
的 要是把用奴抵債的話告訴他 一定悲傷的難受 我有甚麼法子

勸解呢 想了半天 總沒有主意 解爾培夫婦 都是忠厚人 素來待奴有恩義 給他家作奴的 果然是到了天堂一般 人人心中有 一箇永遠不會再賣的念頭 無端的來了箇奴販子 登堂上坐 你說 奇怪不奇怪呢 意里賽看見海留的時候 心中早已納罕 退出房門

隱身偷聽 這箇當口 那解爾培被海留強逼的無法 約他夜間聽

信 意里賽聽的清清楚楚 解海二人 並不知覺 這樁大禍 意里賽 賽想不到 心中七上八下 魂不附體 直是發抖 正要往下再聽

忽聞主母呼喚 急忙進去 臉上的顏色 都變成死灰一般 這位

主母名叫愛密柳 就是解爾培的妻室 愛密柳見意里賽這般光景

甚是作怪 就盤問他 爲何這等模樣 意里賽失聲大哭 哭的不能

言語 愛密柳再三盤問 意里賽道 我主父剛纔同一販子說話 愛

密柳道 他主客二人閒譚 與你何干 意里賽忍著淚說 主母那裏

知道呢 因把方纔聽的那番話 從頭至尾 一五一十的 述說了一

遍 說罷又哭 愛密柳心裏想著 這件事恐怕不真 就用話安慰意

里賽 你母子安分守己 主父斷不肯賣你們 小海雷是你最愛的兒

子 你愛他 我們也不能不愛他 你主父欠了債 沒法子搪塞 暫且

答應 定是假話 等我們一同商量 自有道理 你不必哭 先給我收拾鋪蓋去罷 意里賽那裏放心 又道 主父倘要賣小海雷 願主母極力的攔阻 愛密柳說 你放心罷 那是斷沒有的事 意里賽這纔忍住了哭 收拾鋪蓋去了 愛密柳是個大家女子 見識極高 心術又正 解爾培因妻子治家有法 也十分的恭敬他 凡家裏使喚奴僕等事 全都由他作主 解爾培心裏常想 我雖然沒甚麼德行 得一個賢內助 也是我的造化 所以遇事必同妻子商量 愛密柳料定丈夫 不忍作此事 意里賽的話雖真 丈夫心中 必有挽回的道理 因此就不甚介意 至於販子海留 那種很心 在愛密柳 可是未曾想到也 要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一回

製機器求榮受辱 作苦工忍氣吞聲（此段排錯）

話說硜脫溝的風俗 凡養奴的人家 他的奴沒有不骨瘦如柴的 惟獨解爾培家的奴 顏色光潤 身體豐滿 這都是愛密柳 寬待奴僕的緣故 意里賽是愛密柳從小買來 扶養長大 待他更覺著親厚 所以意里賽得了主母一句話 就深信不疑 決不提心吊膽的了 這話

製機器求
榮反辱
作苦工忍
氣吞聲

第二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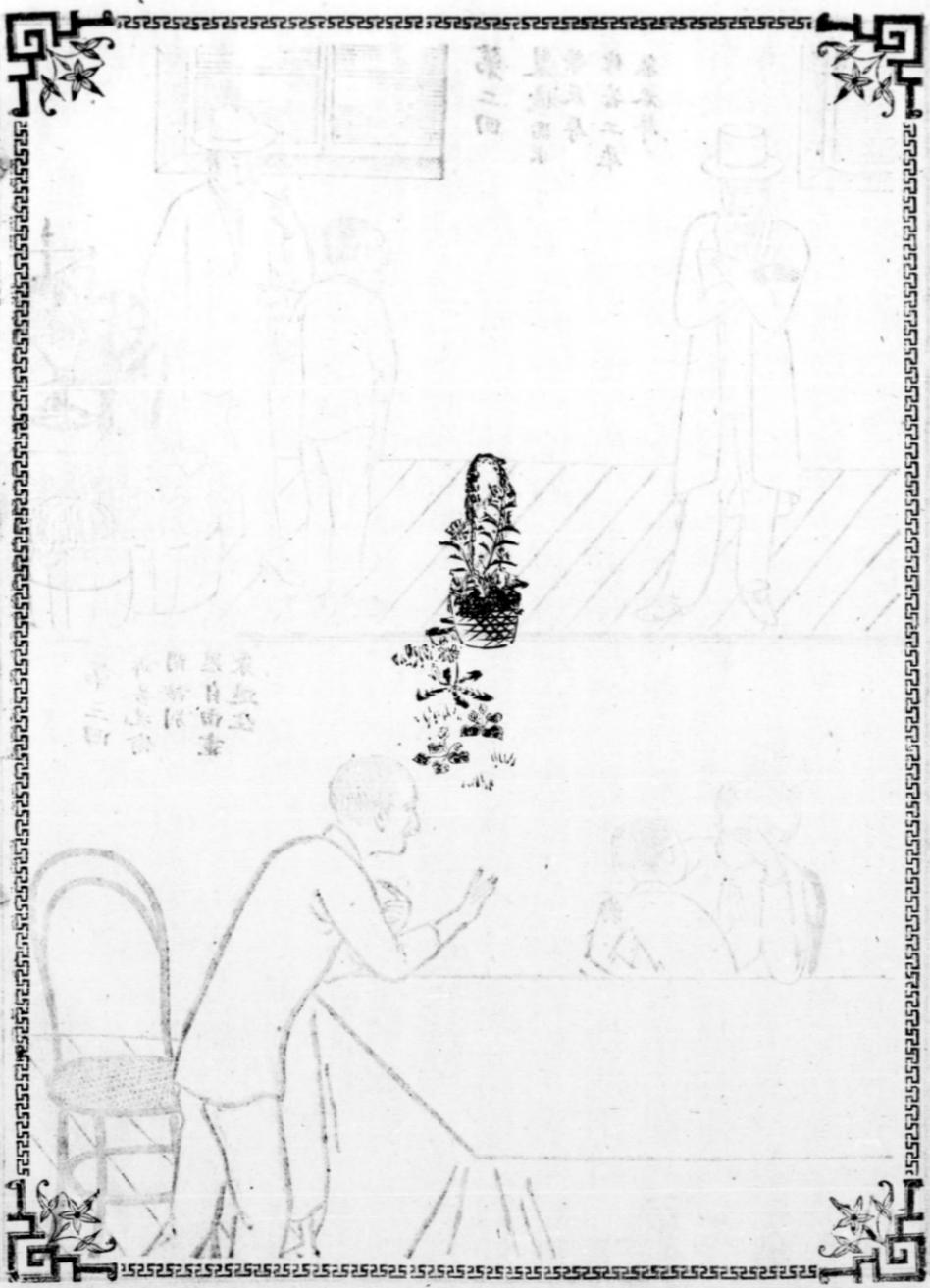
第三回
訴苦先偷
開話別
思自由畫
策逃生

第三回



卷之二
第...回

宋...
...
...



第一一回

製機器求榮受辱

作苦工忍氣吞聲

話說硃脫溝的風俗 凡養奴的人家 他的奴沒有不骨瘦如柴的 惟獨解爾培家的奴 顏色光潤 身體豐滿 這都是愛密柳 寬待奴僕的緣故 意里賽是愛密柳從小買來 扶養長大 待他更覺著親厚 所以意里賽得了主母一句話 就深信不疑 決不提心吊膽的了 這話暫且不提 先把意里賽同他丈夫的事說一說 然後接續前場 更曉得他們的痛苦了 且說意里賽雖然是奴 相貌却生得極美 要在別人家裏 早已就當好貨買了 愛密柳是決意不肯 必要給他選箇好丈夫 叫他稱心如意纔好 選來選去 選定了別家的奴 名叫哲爾治 配爲夫婦 他夫婦二人甚是恩愛 哲爾治爲人 精明強幹 主人叫他在機器廠裏作工 廠主的名字叫威立森 哲爾治心思巧妙 作事勤儉 在工人裏頭 是數一數二 威立森因此另眼看待 新作了一架漚麻的機器 別人廠裏沒有 就是哲爾治出的主意 這廠裏的人 因爲哲爾治有這樣本事 而且性情和平 生來又有人緣 人都願意親近他 並不計較他的出身 唯有一件可恨的事 是哲爾

治的本主人 待他甚是暴虐 呼喚使令 絲毫不能寬容 如同養畜類一般 近來聽說他在廠裏 能造機器 聲名狠好 更是忌恨他 有一天 他主人來到廠裏 威立森因是哲爾治的主 迎面施禮 拱手稱賀 想替哲爾治討好 哲爾治不知主人來意 把所作機器 拿在主人面前獻勤 並把如何用法 詳細細的告訴主人一番 作主人 的必然喜歡纔是 那裏想得到 只因哲爾治一番誇耀 不知不覺 臉上就帶出得意的顏色 主人見他這箇神氣 自己思念著 奴才有這麼一點本事 就改了樣兒了 將來本事再大 那還制得住他嗎 想到這裏 不由的變了臉 立刻就叫他回去 哲爾治再三哀求 請把廠工作完再去 主人怒容滿面 只是不准 這時候 威立森也替他央求 主人仍然不許 並且說道 這是我我的奴 你不可必管 威立森道 你若依我把哲爾治留在廠裏 尚可以多添工價 主人道 我不願意 你就是錢多 也不中用 別的工人 也來求情說道 你看你這奴 作機器 作的這樣靈巧 心裏一喜歡 也可以叫他留廠作工了 主人道 這奴作機器雖然好 不過省點漚麻的工夫 你看俺的奴 就是俺的機器一樣 要怎麼使 就怎麼使 哲爾治聽見這話

憤氣填胸 顏色如土 威立森見事不成 便偷著向哲爾治道 你暫且同他回去 自當想法子救你 主人見他二人 背著人說話 必是商量主意 叫哲爾治逃脫 自己心裏說 從今以後 斷不叫這個奴有生理 後來回去 主人就把那極苦的事 叫他作去了 先是哲爾治娶了意里賽之後 纔到廠裏作工 這二年在廠裏 是他生平最舒服的 日子 威立森知他有妻 也時常叫他回去 與妻相聚 愛密柳見哲兒治 這樣的要強 也很喜悅 意里賽從前生過兩個兒子 都死了 思念得很利害 後來生了小海雷 就把先死的兩個兒子 漸漸的忘了 近來聽說哲爾治 受主人的折磨 又悲痛起來了 威立森愛哲兒制的才幹 狠與哲兒制親密 常到那操作的地方看他 就便求主人 仍許他回來作事 主人道 俺自有妙法 不必替這賤種謀生路了 威立生道 此人在我處 掙些銀錢與你 較在此地不強嗎 他答道 日前走到你處 看見你們二人 交頭接耳的密語 俺狠不高興 今日權柄在俺 可是決不放鬆的 你不必絮煩 替他胡出方法了 威立生聽見這話 說的此等決斷 也就無可指望了 從此哲兒制受苦 一天比一天深 凡人世難堪的事 他都受盡了 哲

爾治都一一忍受 再說意里賽 聞聽主母的話 心裏剛鬆快些 又因丈夫受苦 更添了百倍的憂愁 一日清晨早起 梳洗完畢 靠著欄干 獨自在那裏出神 忽然間仿佛冷水澆頭 有人在他背後 拍了一掌 嚇的意里賽 心中亂跳 要知拍他的是誰 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訴苦况偷閒話別 思自由畫策逃生

話說意里賽 心內憂煎 正靠欄干出神 忽有人在背後拍了一下

回頭一看 不是別人 正是丈夫哲爾治 不由得驚喜問道 你怎

麼有工夫回來呢 今日主母不在家中 我也沒事 正可到房裏談談

二人走進屋來 意里賽問道 這些日子沒來 臉上怎麼枯乾的這

箇樣子 此時那小海雷在他母親身旁 意里賽順手抱起來 放在腿

上 隨意闖耍 哲爾治嘆了口氣 說道 不但不能養育這個兒子

連自己的活路 都沒有了 意里賽聽見這句話 心裏一酸 不由的

要落淚 哲爾治說 你別哭 可知道我的心 早已碎了嗎 不過說

不出來就是了 想你沒嫁我的時候 還有一點樂趣 如今到這步田

地 我實在不能顧你們母子了 說罷 嘴裏不住的呼老天爺 意里

賽一面哭著 一面勸他 你開口就是這樣傷心 你我二人 恩愛正長 必要說這斷人腸子的話 招人難受 是何苦呢 哲爾治就把小海雷接過來 攔在自己腿上 仔細的端相 看著看著 不覺得先落下淚來 落在小海雷臉上 回頭向他妻說 你是個明理的女子 像你這樣 很不多見 可是我的意思 但願你不見我 我不見你 這心裏纔乾淨呢 意里賽皺著眉頭言道 你說出話來 總是要駭人 哲爾治咳了一聲 說我的心比黃連還苦 我的命比畜生還賤 恨你嫁我之後 沒得一天舒心 日後還要叫你受累 所以我願意早點死 也就無可牽挂 意里賽道 近來不作廠工 主人相待的光景 我也深知 事已至此 只好安心忍耐 千萬莫暴躁 哲爾治咬著牙說 我忍到了極處了 乍從廠裏回來 主人打罵 一句話也不敢分辨 在廠裏掙的錢 全都交付了他 一個錢都沒留 還是說不好 叫我再怎麼忍呢 意里賽一味的苦勸 你的心狠好 將來總有好處 可是從今以後 莫招主人再生氣 哲爾治聞聽主人二字 面帶怒容罵道 他是甚麼東西 也配作我的主人 憑着甚麼 叫我稱呼他主人 他是人 我也是人 我自己較著 比他還強呢 我念的書 作的

機器 心思比他勝強百倍 心思是我生來自有 可不是教導出來的
他使喚我 比使馬牛還狠 仿佛夙有冤孽 特來報仇似的 這叫
我怎麼忍呢 意里竇聽他丈夫這番話 實是可怕 看他怨恨的這個
樣子 必有與主人拚命的事 果真鬧出亂子來 我母子怎樣安身
一面想 一面勸 哲爾治又道 人不是鐵打的 誰能拿著肉身子
永遠受這毒苦 每日作完事 總想偷一點工夫 念念書 寫寫字
他連這一點空兒 也不給我留 見我一閒著 就把極苦極累的事
指使去作 連嚇帶罵 若不理他 又說我包藏禍心 這不是逼人
逃走嗎 意里竇又問 這幾日的光景 哲爾治接着說 昨天他叫我
拿笨車 運大石頭 我在那裏搬石頭 他兒子忽然出來 拿鞭子打
馬 馬駭的亂跳 我告訴他馬不老實 小心踢著了 不但不聽 反
倒拿鞭子打我 又不許我遮擋 這還不算數 跑進家去 告訴他爹
說我沒規矩 老東西出來就喝呼 指着我說 你眼裏還有主兒嗎
身邊帶着繩子 把我綁在樹上 叫他兒子打 說到這裏 咬牙起
誓拍着胸道 將來不報這個仇 決不是人 意里竇又勸他 還是拿
主人禮相待 亦許感化得過來 哲爾治搖著頭道 你主人慈善 可

以用禮相待 我終日挨打受罵 實不甘心爲他的奴了 現在主意已定 決不再受欺壓 意里賽聽見這話 更覺可怕 自己思念著 夫婦相處幾年 沒見他這樣暴躁 這真是逼出來的 哲爾治又舉一件事說 我喂著一個小狗 心裏想著 他就是我的同類 那狗很聽聽 夜裏與我同睡 走到那裏 跟到那裏 仿佛有可憐我的意思 一天正在喂狗 遇見了他 便埋怨我糟蹋糧食 說你們當奴的 要是人人都喂狗 得耗費多少糧食呀 叫我拿石頭 拴在狗脖子上 扔到河裏去 意里賽又口道 你就該聽主人的話 哲爾治鼻子一哼 接著說 我可沒聽 他一賭氣子 自己動手 那狗對著我哀號 心裏實在難過 他還恨我不幫著 說我滯扭他 打了我幾百鞭子 你說叫我怎麼忍 從此以後 要叫他知道了 意里賽嚇的心裏亂跳 顫着聲說 你千萬不要作出凶橫事來 老天爺最公道 必有善報 哲爾治冷笑道 你不用說了 我再不信老天爺的了 這樣受苦 老天爺知道嗎 意里賽說 我主母講的不錯 人到了苦惱極處 只須聽天由命 哲爾治把頭搖的亂轉 說凡是享安樂的人 專會說這現成話 要叫他們處我這地步 不定何等恨天呢 我的天良 被

一肚子的怨氣 堵塞住了 受那說不出來的苦 真是黑暗地獄一般
誰也忍耐不了 意里賽還想解勸 哲爾治不容他開口 說道 還
有一件新鮮事 你不知道呢 他說我不受壓力 都是你教導的 要
我另娶一妻 若不答應 就要把我賣到南省去 不容分說 就硬把
事辦了 意里賽大驚 說你我作夫妻 有牧師的見徵 豈可更改
哲爾治咳嗽說 我們當奴的 自己那敢作主 所以我見了你母子
倒添了許多心病 這時候 意里賽心裏 仿佛有多少話 嘴裏只是
說不出 看見小海雷 又想起海留那些話 怕他丈夫愁上添愁 也
不能對他說 就坐在那裏抹淚 哲爾治見這神情 便站起身來 說
我們要永遠分別 你還有話沒有 意里賽伸手牽衣問道 你往那裏
去 哲爾治道 往坎拿大去 你放心 萬不能被牠追上 倘有不測
只是一死 就是這兩個主意 一逃 一死 再不當奴了 再不當
奴了 意里賽哭着道 事到如今 我也不能攔你 可是千萬不要死
夫婦二人 抱頭痛哭 哭了許久功夫 勉強忍淚 再想談談 對
站了半天 一句話也沒有了 這個情景 真是難寫難描 要知別後
如何 且等下月出報 便知分曉

◎京外各埠派售本報處◎

北京

廠西門有正書局
廠甸文明公社

東安門萬茹書莊

隆福寺聚珍堂

打磨廠西山堂

天華牌樓售報處

福興潤信局

北馬路官書局

鄉祠南李茂林

府署東紫氣堂

同文仁記

鋪店街文美齋

津埠各書坊

后宰門文美齋

小布政司街有容堂

又化劫堂

四隅頭福蘭堂

灤縣寶雅堂

藩署清源局

晉報館

潯文官書局

山西

山東

保定
天津

南京

明達書莊

蘇州

東來書莊

常州

中外報分館
無錫務實學堂

上海

申昌書室
務本女塾

杭州

三橋址總報處
兩浙采辦書報處

揚州

鹽公社

江西

馬王廟背派報處
百花洲廣智書莊

福州

九彩園林先生

廈門

粗糖井 徐宅

成都

桂王橋圖書局
學道街二西山房

重慶

少年學社

武昌

廣益書局
文明書室

開封

蘇店街秀文齋

徐府街正大和信局

衛輝

西大街李公館

陝西

太陽廟門高公館

廣州

象牙巷彭公館

汕頭

日報館

今學書局

奉天

大北門蘭茂厚

同慶報局

錦州

各報分館

(告廣記仁文同南宮津天)

本司專辦各色南紙箋筒帖套
 李鼎和貝松泉周虎臣毛春塘
 各種湖筆自置各種水筆輕膠
 徽墨端欽廣硯赤金描金貢箋
 對料喜壽圍屏黃綾奏摺泥
 顏料八寶印泥揭依名人字畫
 裱綾畫錦加細耿絹蘇杭雅扇
 月規羅盤刻磁茶壺茶碗等件
 各種文玩白置木板經史子集
 石印各種新譯諸書萬國政治
 史記富國強兵興商利民及
 致化學天文地理中州輿地新
 圖英法德日各文藝學各書并
 自印訓蒙捷徑史鑑節要精校
 本四書熙朝紀政代售廿四史
 股票每票三十六元者欲類微
 股票每股二十四元并各種鉛
 筆洋墨洋紙等物兼售啓蒙報
 館各書無不具備一概批發價
 目格外從廉如蒙士商賜顧者
 請到直隸天津天后宮南襪子
 胡同中間路北便是本號謹啓

光緒二十九年二月晦日發行



三等郵便

